

華文大坂每日

JUL 2 1935

半月刊

第九卷
第二期
第九十號

創刊四週年紀念大會



大坂每日新聞社 東京日日新聞社



神如効奏

世界無比 日本始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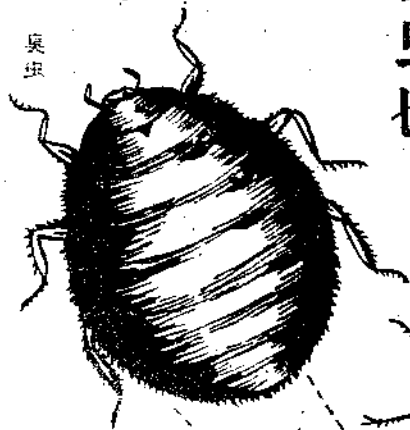
金雞臭蟲藥

臭蟲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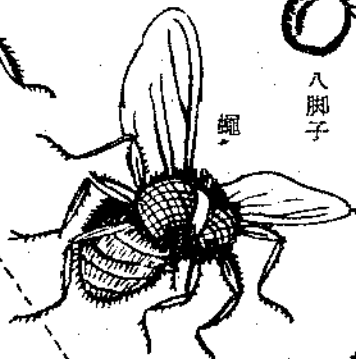
其他的害虫也

一瞬即

死斃了



臭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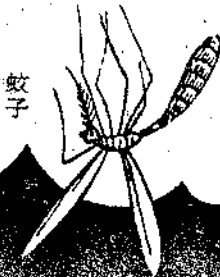
蠅



八脚子



跳蚤



蚊子



虱子



蟲

工廠大規模
効力冠日本
名聲震世界



雞冠殺蟲水
雞冠殺蟲水

大坂日本除虫菊株式會社

12
050
5021

(1)

日 報 大 文 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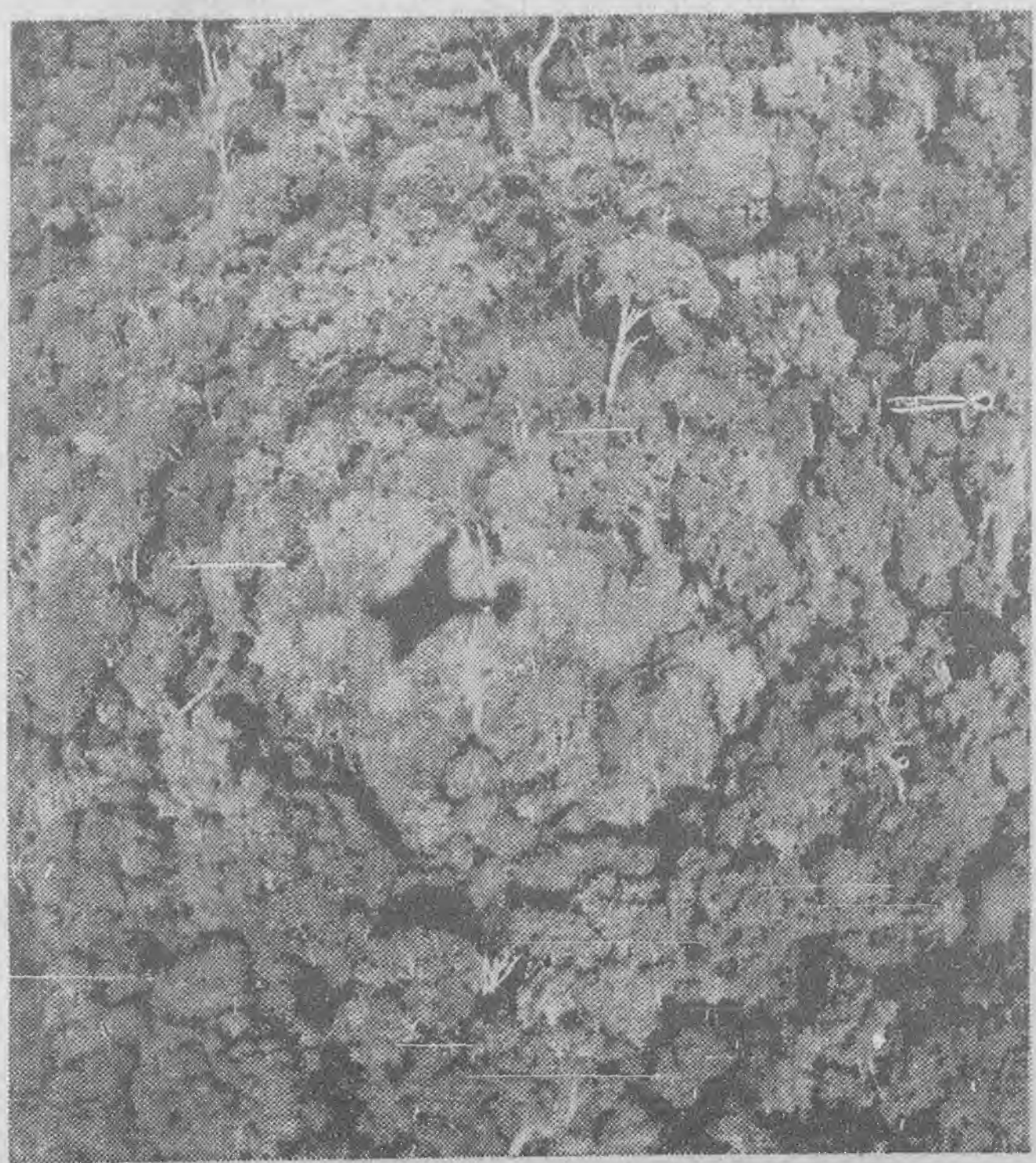
華 大 阪 每 日

第九卷第二期
第九十號

(七月十五日號)

目 錄

英美財政與戰爭能力	高木壽一	2
日海軍既已壓制東太平洋	平出英夫	5
惟神之道	白文會	8
儒家學說與中國文化(上)	吳家駁	11
中國歷史上母教的模範	美娟	14
研究西北的必要	馬念祖	14
(照片)汪主席在廣東親閱國軍	劉勤	17
大砲一聲響黃金萬兩	張江	18
銀錠橋話往國記	楊鴻烈	18
我與日本(七)	劉勤	21
本刊創刊四週年紀念大徵文啓事	劉勤	24
新中國兩年來的戲劇運動	魏建新	29
抒情漫畫	王金鍊	32
阿留西安群島 急襲上陸	陸拾	33
短篇創作	東條首相 陳公博氏 王揖唐氏 王曉 王作迎	33 33 33 33 33
年血者但	王正	33
仇殺王	王正	34
灰色的命運	王正	38
簡	王正	40
秋夜小札	左洛	34
槍後的書	黃軍	35
審閱冥寒	沙軍	38
一封回信	真沙	41
詩	真沙	43
日本美術介紹	金工(上) 馮貫一	46
中華語文講座	日本語文講座	50
編輯室	(封面)廈門之夏	51
我的供狀	陸拾	44
詩三首	盧克忠	45
無題	何行	45
木刻	孫常非作	42
王青芳作	王青芳作	44
徐振之作	徐振之作	45



這樹海上的機影，就是在守護着當地住民的幸福的。
(海軍少將許可濟第五六五號)

☆
☆
☆
☆
☆

☆
☆
☆
☆
☆



英美的財政與戰爭能力

高 木

壽 一

經濟力與戰爭能力的

結合作用

經濟力是戰爭能力的基礎，戰鬥力的源泉。然而經濟力並不是戰鬥力本身。在經濟力轉變為現實的戰鬥力的場合，或得以轉變為現實的戰鬥力的可能性，確實的場合，戰鬥力的增強便能增大戰爭能力。如果其國民雖擁有經濟力，而喪失其轉變為現實的戰鬥力的可能性，便不能增加其國民的戰爭能力。

要使國民經濟力能够或容易轉變為戰鬥力，以增加戰爭能力，必須整備所謂國防經濟力構成。把這國防經濟構成中之物的資源和人的資源，轉變為現實的戰鬥力，就是戰爭

財政的作用。要由其國民所擁有的物的資源和人的資源所供給的物資和勞務，轉變為現實戰鬥力的形態，總要經過戰爭財政需要之充足的過程。戰鬥力由這財政需要的充足而強化；而由這財政需要充足所起之經濟的作用，是決定戰時經濟生活，以及國民的全部戰爭能力。

如果戰鬥力以經濟力為基礎或源泉，則戰爭能力便增大。戰爭能力增大的結果，由於戰爭遂行中所獲得的新資源而得以增加經濟力。於是使經濟力與戰鬥力結合，再加上決定戰爭能力的消長的戰時財政需要充足的手段及其作用，究竟在英美財政上怎樣表現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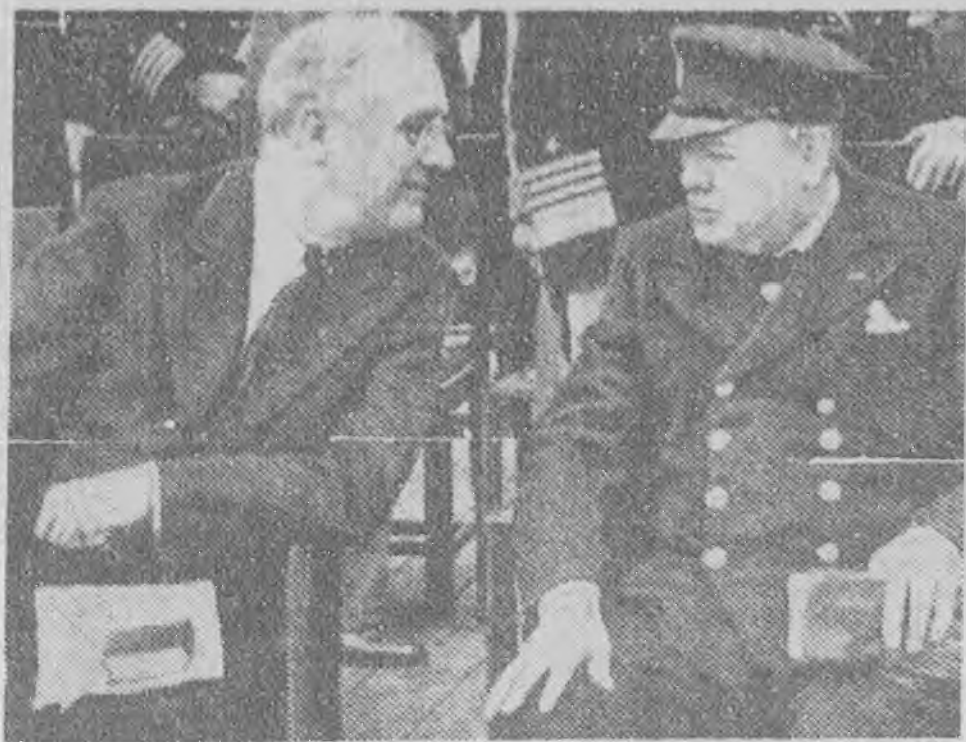
戰爭經濟力的判斷

英國在其國防經濟編成的裝備上，比德國為落後。德國在一九三九年，已經完成其國防經濟編成，而達到完全操業的狀態。反之，英國則尚未把其國內生產力引導於國防經濟的完全操業的狀態，因之在戰時得以利用的生產力，還殘留餘力。世人會有一種解釋，就是於戰時發動這餘力，而使英國的戰爭能力大於德國的戰爭能力。經濟力要變成戰爭能力，究竟現實上需要怎樣的過程呢？上述的解釋往往忘却這種條件。或者說「其他的事情若相等」的條件，已在暗默中被諒解。如果經濟力在現實上得以轉變為戰爭力的機會被斷絕，並且可能性喪失則這判

斷是不能成立的。雖是缺乏得以利用資源的國民，但其物的資源和人的資源供給的物資和勞務，如果已經轉變為現實戰鬥力的形態，則戰爭能力較之富於資源而尚未轉變為現實戰鬥力的國民，更為強大。因為其所具有的戰鬥力能够斷絕他國所具有的經濟力轉變為戰鬥力的機會，並使其可能性喪失。所以前述的「其他事情若相等」的條件，便不成立了。英國比德國雖在平時多擁有得以利用的資源，但因其戰鬥力的缺乏，已經遭受了巨大的損害。英國已經正在喪失其所具有的經濟力在現實上得以轉變為戰爭能力的機會或可能性。結果，英國國民已喪失以獨力遂行戰爭的能力。這是準備和遂行戰爭的財政需要充足的手段及其作用的問題。

英國戰爭財政的支柱

英國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已經開始喪失了戰爭遂行能力。她由於美國的武器租借法，方始支持其戰爭遂行能力。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九一七年三月英國的窘境，相類



羅斯福，邱吉爾洋上會談

似。由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上旬美國參戰後的戰爭資金供給，英國的財政破綻有被救的例證。然而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事態發展，與一九四一年四月以後的事態，却顯示着全然不同的方向。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末，戰爭最初十八個月的英國政府

支出額，約為四十六億五千萬鎊。其財源是這樣的：租稅收入約二十億鎊，在外資產的處分十億鎊；其剩餘約十六億五千萬鎊，則由動員國民儲蓄的獎勵和補助投資資金及其他於公債投資來籌措。

一九四一—二年度的政府支出，已近四十七億八千萬鎊，歲入額已達二十億鎊多。支出額中，軍事費佔三十五億鎊，但因對於美國的武器租借法及願領的債務增加的戰費的部分籌措，則不計算在內。前者推定約為十億鎊，後者約五億鎊。又在一九四一年，推定英國所喪失的黃金和海外投資額，約八億鎊，國民所有財產因戰爭而受損害約二億五千萬鎊；固定生產設備，在產品，活動資本的減價約五億鎊。這些數字是英國方面所發表的，想有過小評價之嫌，但可以作為最小限度的數字，以供我們參考。一九四二年度的歲出當初預算，總額約達五十三億鎊，其中租稅收入估計約達二十五億鎊。

一九四〇年，政府支出和國民消費的合計，約超過國民所得額五十五億八千六百萬鎊。其不足額都由國內和國外的補助投資，中止新規投資，既存投資財產的處分，來彌補。

英國國民得以利用的國內資源，常常因德

軍的攻擊而受損害。所以英國雖從事於可能的最大限度的生產活動，但仍顯示着戰爭財政需要和國民生活消費需要的不能充足。試就人的資源動員來看，在十四歲以上至五十五歲止的英國國民三千三百萬人之中，有二千二百萬以上活動於軍隊，民間防衛，軍關係生產。這些數字與勞動可能人口的比率，為三對二的比例，英國發表說這是從來未曾有的例子。

假若不能依國內資源充足戰爭需要，則除處分在外資產，或依賴外國的援助之外，再無其他方法。美國財政部估計一九四一年英國所有的美國證券殘額，約為八億鎊。據說對美債務，已超過四十億美元。

由加拿大，南非聯邦，印度等英國屬領實行以信用借款訂購物資，其差額已成爲對屬領債務的增加。於是屬領的一部便次第脫離英本國，並且援助英本國的力量，也決不多。所以支持英國戰爭能力的最大援助，便算是美國經濟力了。英國的戰爭能力將視美國經濟力能否在現實上轉變爲英國戰鬥力後，予以行使，並確保機會而決定。這怎樣的才可能的呢？

美國財政的發展傾向

美國對英援助，有特殊的條件。在美國自身不參加戰爭，並不受他國攻擊的場合，才能使美國經濟力有補助於英國的戰鬥力。及至美國自身現實上進入戰爭行動，才顯示了美國自身沒有預期得到的許多缺陷。假若美國

自負其戰爭能力的強大，那是很大的錯覺。美國的經濟力較之英國，並不更整備着戰爭經濟的編成。美國的經濟力，缺乏着現實上使用其所具有的軍需資源於戰爭遂行的準備。其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出現最豐富的國內資源即石油的輸送力不足。在美國自身不參加現實的戰爭，因之自國能避免戰爭的危險，而在時間上有餘裕利用其經濟力於英國的場合，其對英援助才能發揮其最大的效果。美國不估計自己的戰爭能力，又不知道日本的戰爭力，而要強壓日本，這是最大的失敗。美國如果現實上參加戰爭而受外部的強壓，則將暴露其意外的內部缺陷。這就是說，美國是「不知己，不知彼」，而從事戰爭的。

美國政府的經費在一九四〇年度（六月末截止），約近九十億美元，國防費爲十五億八千萬美元。然而在一九四一年度，歲出已超過一百二十七億美元，國防費已超過六十二億美元。在一九四二年六月末終了年度，歲出預算已超過二百四十五億美元，國防費已達一百八十億美元。本年一月更要求一百八十億美元的追加預算。

一九四三年度（至六月末止）預算，始於本年一月大總統咨文所示的歲出五百九十億美元，其後再三的要求追加預算，至四月末止，一九四三年度預算，達七百八十億美元。

然而這裏却有一種事實證明美國尚未準備得以充足這巨額財政需要的經濟力。一九四

二年預算已如上述，至本年三月末止，預算的已使用額，約二百億美元，據說其中國防費約為一百五十億美元。換句話說，得以充足財政需要的生產力，是和預算額相反的。

國防費的支出，本年一月已達二十億美元，在三月已達三十二億美元，在五月已達三十五億五千二百萬美元。據說過去十個月間的戰費支出額，達二百二十一億三千萬美元。

美國雖為增加經常收入而斷行大增稅，但其主要財源大部份却是公債。國債正在急增。國債現在額在一九四〇年六月末，約為四百三十億美元。但一九四一年六月末，約近四百九十億美元，而在本年六月末要超過七百五十億。

這大規模的公債政策，又缺乏圓滑的運用。自去年五月起至本年四月的一年間，美國政府的債務，約增加一百七十億美元，但只不過消化了五十三億八千九百萬美元而已。

對於物資和勞務的戰爭財政需要，急激增加，所以已超過現在的供給能力。直接軍需和間接軍需生產，顯示着物資和勞力的不足。雖因資材和勞力之不足，不能充足需要，但財政需要却急速增加，而以公債為財源，撒布了巨額的政府資金。可是靠公債來吸收政府資金，僅止於些少的程度而已。這樣，美國經濟便以財政手段為原動力，急進於通貨膨脹的方向。於是羅斯福之抑制通貨膨脹對策

的提案，便出現了。但美國財政還在未支出大規模的戰爭預算額全額的階段。我以為這是值得注意的。隨着準備於預算中的政府資金今後的現實上支出，通貨膨脹的抑制將為不可能。美國若以為以這樣巨額的財政資金，有遂行戰爭的準備，而能對外國示威，那是誤認的。因為這種事實本身，由於通貨膨脹失掉經濟的安定，而成為使美國戰爭能力發生破綻的原因。

美國的戰爭經濟力之能給英國怎樣程度的援助，對於僅憑藉美國的支持，才能保持戰爭能力的英國，是一個致命的問題。就當前的事態下，英美那一國有弱點來說，英國戰爭能力的脆弱性，總要早些出現。可是，英國如果喪失戰爭能力，美國也要喪失抗戰力。英國雖不能以獨力遂行戰爭，但美國也沒有能力離開英國，以獨力遂行對軸心國戰爭。英國依賴美國經濟力的支持；美國則依賴英國的戰鬥力。然則美國的經濟力究竟具有怎樣轉變為英國戰鬥力的機會呢？

英國戰爭能力的前提

如果要把美國經濟力轉變為英國戰鬥力的形態，而能够在現實上使用，必須把美國的經濟力交付於英國之手。要在武器和食料品的形態下，使用為英國的戰鬥力，則差不多全部可以由美國輸送於英國。這輸送力成為使美國經濟力和英國戰鬥力在現實上使用的第二特殊條件。
主張英國戰爭能力的強韌性的論者，都在

明或暗中以英國海軍之確保制海權為前提。例如反納粹的論者佛里慈·斯騰堡(Fritz Stenbock)，也說如左的話：

「英國海軍和商船隊，在英國的戰爭遂行上，是二個決定的要因。……英國海軍將在四個不同的海洋上，即在北海，大西洋，地中海，太平洋上，與敵國交戰。英國海軍對英國的潛在武力，有致命的是重要性。英國海軍不僅為戰爭的武器，並且是對英國經濟確保其必要物資供給的手段。否則英國經濟組織，將會崩潰。」

主張英國有長期戰爭能力的人，都以英國海軍的制海權為前提。其前提被否定或受威脅的場合，則非修改其結論不可。在這裡，斯騰堡，也說英國海軍有在四個海上戰爭的可能性。英國海軍喪失印度洋的制海權，全然沒有想像到。

關於英美能利用的船舶和其喪失，從來世人屢屢論述過。船舶輸送力的不足。使美國的對英輸送力全然限定於軍需品。而這裡只指示着其船舶的損失急增，遠超過造船能力而已。所以以英國制海權為前提的英國戰爭能力論，便喪失其根據了。

如果喪失印度洋的制海權，印度和澳洲對英國的援助，便成為不可能。澳洲反而向英本國和美國要求救援。又，就是由於前後克里浦斯和格羅斯德公爵(Duke of Gloucester)的派遣，努力於威壓和懷柔，印度也拒絕參戰協力。印度民衆的消極抵抗，次第擴大，事實上將成為等於積極抵抗的結果。反

英抵抗運動，已隨處發生着。英本國使用印度和澳洲的資源於增強其戰爭能力的可能性，已告喪失。

假使英帝國屬領的支援趨於弱點，則非專求美國經濟力的支持不可。關於把美國經濟力使用為英國戰鬥力的媒介手段的戰爭資金，英國自身的實力大概已用盡。英國是把美國政府的資金透過武器租借法而使用的。可是美國經濟力已經參戰，尤其盡量填補在與日本戰爭中一再慘敗的自國戰爭力。分給其經濟力一部，而提供的武器食料品，現實上使用為英國戰鬥力的機會，也因輸送力而顯著的受限制，並喪失着許多的機會。

英國已喪失着以獨力遂行戰爭的能力。英國自身也不具有把美國經濟力轉變為英國戰鬥力的財政手段。英國又正在喪失着確保與使用所租借的武器食料品為現實戰鬥力的機會，相聯結的輸送力的制海權。如果英國脫離戰線，美國便沒有以獨力遂行戰爭的能力。英美的戰爭能力，先出現於英國經濟力轉變為戰鬥力的財政力之缺乏。接着就是把英國財政力的缺乏，透過美國的財政手段，以其經濟力來填補，但現實上使用其戰鬥力於英國的戰爭遂行上的途徑或機會，也逐漸被遮斷。英國戰鬥力的衰退，是威脅美國，削弱其戰爭經濟力，而使由財政手段，向戰鬥力之現實的轉變，發生障礙。這使美國的戰爭能力，更趨脆弱化。表現於英美財政上的戰爭能力。已急進着這因果關係的發展過程。

(筆者係東京慶應大學教授)

日海軍既已壓制東太平洋

平出英夫大佐談



平出大佐



壓制了東太平洋怒濤的日本主力艦隊

(海軍省提供)

東太平洋之全海面作戰，擊滅美國

殘存艦隊。足可十分蔽遮全地球之

三分之二的雄大而豪壯之本作戰，

是對美國本土加以銳利的鐵拳。粉

碎了其空幻之在歐洲作第二線的企

圖，已將敵兵力之大半從西太平洋

驅逐，今又壓制了東太平洋全海

域，孕有無限的絕壯。心競膽寒之

美英陣營，周章狼狽，發表利吉辛頓

之喪失，就是美國沿岸到處水鳥的

羽音也驚慌怕恐的美國民之威脅，

日益增大。這雄渾壯絕的東太平洋

作戰，已從日本大本營海軍報道部

課長平出英夫大佐詳細的聽到了。

十機，日方僅不過喪失空母一隻，

大破空母一隻，巡洋艦一隻大破，

未歸還飛機三十五架，一方在阿留

西安方面，自爆小型機五機，此外

毫無損失。對此美國照例把自己之

敗戰置於腦後，一味的像得了大勝

似的欺瞞國民，但，我想若是知道

了真相，美國國民對自已本土——塔

問 這次的東太平洋作戰是出

了世界的想像之預期的，對無須

說，想當時之美國也洋現驚愕之

色。關於這次作戰？

平出 在昨年開戰之同時，日

本海軍部隊先在西太平洋與美英

軍進入戰鬥狀態，僅在半歲間，將

美英海軍從西太平洋之全海域完

全驅逐去了，於是作戰一轉，向東

太平洋全海域，而達至一大進展了。

這是現示了非徹底的擊滅敵勢力斷

斷不止的日本之盛旺的海軍魂。六

月五日，空襲敵人美國之前進根據

地的密特威島，又他一部隊將敵航

空母艦群誘出，與其演出猛烈的格

鬥，使其荷奈脫一隻大破，擊沈恩

特普拉依斯型一隻，但大破之荷奈

脫型航空母艦在次日之七日，被日

本潛水艦最後結果了生命，確實被

擊沈了，此外擊沈了甲巡舊金山型

一隻，潛水艦一隻。一方與此戰鬥

之同時四五兩日，日本海軍對阿留

西安群島之要點的塔其哈巴反復加

啊！真偉大呀！不知底量的日本

海軍之爆發的實力！在南澳，在南

非同日長驅奇襲的日本海軍，又發

揮其宏大的機動力，攻擊太平洋之

北端，一面攻略它之同時，一面在

以有勁的空襲，擊破敵飛行艇，

大型爆擊機，戰鬥機等十四架，同

時，擊沈大型輸送船一隻之外，爆

破大油槽數個及格納庫等，與以敵

航空基地壞滅的大損害了。對於這

次作戰日方的損失，對之在密特威

擊沈敵航空母艦二隻，甲巡舊金山

型一隻，潛水艦一隻，飛機約百五

其哈巴被攻擊了，一定會大吃一驚。最顯明的例子，美國太平洋總司令官發表，從最初是期待着日本的企圖，對日本之戰艦，航空母艦各一隻以損害。但刻立這其後的翌日，把這作爲二倍，對日本之戰艦，空母各二隻與以大損害，這還宣傳。於是，更第二日又說爆擊空母二隻大破了三隻，之外擊沈戰艦三隻，無限擴大戰果，努力宣傳像大勝利似的樣子。即由此可見美國是如何的狼狽。就是把這些大損害誇大了，同時對於次之會暴露之大損失，想到國民的憤激先張開了豫防線，我想可以這樣說。恐怕是一遍發表了事實會起來驚天動地的動搖，所以先漸々作了階基，大約在美國國民之間，聽說被攻擊而止，以後再說明真相的手段。實際攻到美本土，所以這次與非島什麼的被攻情形又不同。其宣傳不過是偽造的，是容易明白，即是由對於開戰頭夏威夷的大慘敗「損失輕微」這種宣傳的事實，以後到馬加薩海戰，珊瑚海海戰之宣傳也可以說相同。美國的偽宣傳，現在世界之中立國方面，也知其內容，所以對於美國自身終是不好。然而更有趣的是在敵方像以上大勝利這樣夢裡

偽宣傳之中，這次澳洲東岸之要衝悉尼，紐加洛，被日本砲擊，日本陸海軍很快的把阿留西安西部之亞圖島，基斯加島等諸要地完全占領了。又在阿非利加之東南端德爾斯港外被日本潛水艦擊沈船四隻，德爾斯港現在事實上被日本封鎖了。是呵！若那樣想來，另一方面日本潛水艦從六月廿日到廿二日突

話廣播的當中了。這第二次之砲擊技巧在華盛頓正是羅斯福大總統與邱吉爾英首相之敗談談議之當中。史汀生海軍長官批密特威海戰當爲大勝利，偽宣傳「日本海軍對美大陸之威脅根本的除却了」這樣臺語着，對之以實力與其峻嚴的無言的回答，這樣美國對於日本作戰去處不知右往左往的現狀吧。



於旗艦○○作戰室之山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海軍省提供)

然在加拿大凡庫非與美本土之俄勒岡州出現雄姿，砲擊其軍事施設，與以多大損害。攻擊美本國這是第三次，第一回是二月二十三日之加利福尼亞州薩塔巴巴拉的攻擊，然而其時正是羅斯福大總統之虛邊談

戰果這樣誇稱的事，實際是自己的

領土被佔領或被燬，所以這樣從北方之對日進攻路是完全被遮斷了，結果像美國軍事當局自身所白狀，美之現有航空母艦幾乎殘存很少，打算補救這，急造多數特設航空母艦和小型航空母艦，來補救大缺陷。但，大體上說以商船改造航空母艦的進攻，因爲速度非常遲緩，與艦隊一同作活潑的行動至難。所以不能作本來航空母艦之工作，能作游擊戰程度亦未可知。反正美之獨得退却快速的渡洋作戰，因商船之速度問題，即不可能了。直到今日全部在途中持有基地，越渡太平洋來到日本近海，途中基地是護衛着的形狀，但今後那是不行了。今後中間連繫的基地都失去。於是美之建艦計劃也自然改變了，若不把斯塔克案完全改變成非常強力的，不能採取對日本進攻作戰。直到今日爲防守自身的基地，反而使爲進攻日本方面的基地，因之敵人完全成了裸體一樣，將來他等所謂渡洋作戰也非常困難了。於是最初之建艦計劃也處於不得不改正的立場。這樣美國本土被佔領了，比論說今後之建艦計劃完成，可是，對日本進攻什麼的，奪回去貴重的進攻基地，其結果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美當局自身已經覺悟了的樣子。

問 那麼說，日本的作戰即是「割其皮，切其肉，割其肉，直入骨髓了。」

平出 這樣直接美本土阿留西安方面的重要基地塔其哈巴被空襲破壞，或被佔領者，完全是因爲在密特威方面之強襲制巧妙進行，但這是山本聯合艦隊司令官以非常

的決斷和勇氣，由於空襲敵人最痛的前進基地而強打，將敵殘存之航空母艦誘出而擊破，我想在這有非常奧深的日本流之兵術的神髓潛伏着，完全是「割其肉直入骨髓」的戰法，用日本所有的獨得的戰法。夏威夷海戰以來，以至今次海戰，敵艦多數被擊沈了，尤其是可說爲美國海軍兵力的骨幹三，四隻殘存航空母艦的被擊沈，在相當期間美國海上權之再建成爲不可能了。反之，日本方面保持着十分的優勢，所以，拿日本多數的航空母艦，一艦打倒敵方一艦，即所謂「一艦一殺主義」相刺而死也不妨，目的祇是如何的完全把敵航空母艦引誘出來，將它打倒的事了。其實，所謂戰爭者，要明白這是什麼戰爭，所以不會有自方無瑕，僅想把敵人全滅。因爲是戰爭，所以

子。

打敵人自己也生出損害，從常識上來想也是當然的事。比喻說下將棋（日本將棋）也是那樣的。因為棋也有一個勝負，就是一兩個卒子被殺了，可是這邊若能把「王」殺就好了，若是「桂馬」就取「桂馬」把它活動使用的手法也有。（日本將棋殺取對方的棋子仍能用於己方）多少受到損害，至於勝負的大局沒有什麼影響。使自方不受損傷，消極的敵在裏邊，結局是輸了。祇是輸的遲晚而已，決不能獲勝。積極的出去攻擊敵方，漸次打倒，這是日本傳統的作戰。但是那是非常難做的事情，要大的氣勇，而且，犧牲也一定必然有的。使敵方損失的多，自方有一隻或二隻損失的事，是非常的成功。把不容易捕捉的敵方貴重的殘存航空母艦擊沈，並且自方損害皆無的事，那是非常不可能。而且若總保着軍艦不傷，軍艦不痛，不久國亡而已。我以為這次的一艦一教主義的風精神，是值得佩服的。這次密特威附近的海戰，即是敵航空母艦群是正如日本所企圖，被引誘出來，在有力的密特威之航空基地的附近，爲從那裡一點也弄不出來，日方是與基地之航空兵力相戰同時與敵航空母艦群也相戰，於是使出相刺而死的戰法，出在當

面敵方之前面，擊沈了航空母艦三隻中最有力之荷奈脫型一隻，他一隻，擊沈了基地飛機與母艦飛機合計百五十機。這是今更無須再說是擔當日本軍備責任的當局，自軍縮條約破毀以來，將重點置於特色的航空軍備的結果，終於舉出今日那樣的偉大戰果。可以說日本從早把大東亞置於安如泰山了。並且在北部，東部太平洋之廣大的海域，雄渾的作戰目的愈將活潑，所以，不論美國如何熱烈的偽宣傳，結局，他們在自家國民之前暴露醜態而已。

問 實在日本海軍之作戰是有史以來大規模的哪。

平出 是，成吉斯汗馬蹄所踏的陸地也不及這麼遠。是海洋之上，加入塔其哈巴，密特威，悉尼，馬達加斯加，錫蘭，實有二億四千萬平方基羅，擁有約大西洋二倍的海域，並且攻擊塔其哈巴，是說明日本之攻擊前進基地，比之現在更前進二千五百哩，這次的凡庫非島俄州砲擊，已首現已擬定廣美本土了。這樣，向東太平洋之作戰伸張，是與從印度向馬達加斯加爾及南非之德爾班之電擊作戰同時，對於對德意構成第二戰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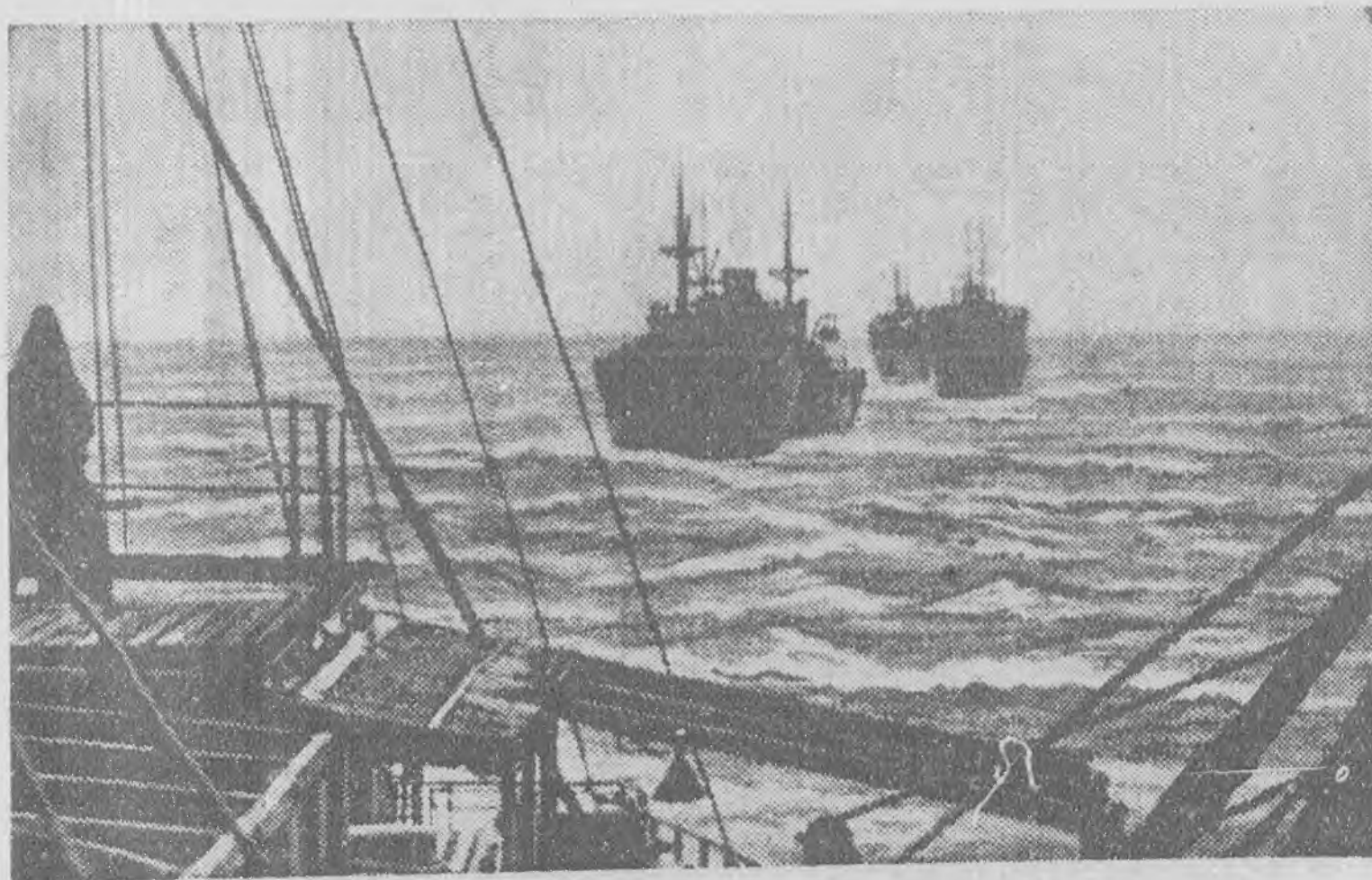
說，從根底把這牽制粉碎，明示與德意之完全共同作戰的本義，美政府當局之偽宣傳完全從底暴露，樞軸國愈發鞏固結盟，同時，在事實之前美國國民之厭倦越發的增大吧。

問 一方面潛水艦之游擊作戰會如何呢？

平出 在西南太平洋基地喪失的結果，潛水艦基地幾乎全被日本奪取，並且因爲大型潛水艦也漸少了，遠距離之潛水艦戰今後幾乎不能，這樣也非過言，因此，我想游擊戰之將來沒有特別擔心的必要。

問 最後關於反樞軸國對連環戰的美國將出怎樣態度呢？

平出 澳洲與印度在日海軍之雄渾無比的作戰進步之同時，被遮斷各各的連絡，從英國到澳洲之連絡，從美國到澳洲之連絡均被切斷。直到今日被美國攔截而起的中南美諸國的反樞軸國，也明白了總依靠美國，結局不能救助吧。總之，以日本特徵的軍備，與美英海上爭鬪，有絕對自信。從東經移動到西經，越過國際日期線，而進展東太平洋，所以，把這個擴大的防衛海域將有利的活用，應該向美英粉碎邁進，是深可期待。



活躍於東太平洋阿留西安群島之日本大輸送船團
(海軍省許可濟第五六五號)

惟神之道

白文會

第一 研究神道的必要性

我們爲了要盡服膺之誠，踐奉公之實，不可不徹底瞭解惟神之道的真義。因爲不悉惟神之道的真精神就不能發生崇敬建國元神之熱誠，不明惟神之道的真理，就難以奉體國本寔定昭著之聖意。所以目前我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應當如何普及徹底神道思想。

滿洲國和親邦日本，在精神上，經濟上，國防上，都有着「德一心一體」完全不可分離的關係，所以凡我國人，對於日本的歷史、現況以及日本精神，都應當有相當的理解，然而：

日本歷史……是整個的神道歷史

日本精神……是整個的神道精神

日本社會……是整個的神道組織

總而言之，日本帝國是一個神國，日本人的生觀完全基於神道思想，所以我們要知道日本，就必得先知道神道。況且滿洲國與日本於惟神之道，奉祀天照大神爲建國元神，我們爲了要培國本於悠久，張國綱於無疆與日本帝國分鑿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軍大實務，實現建國之偉大理想，那末洞悉惟神之道的真義，可以說是國民的義務，實在是刻不容緩的當前要務。

第二 日本的肇國

前邊已經說過，日本史就是神道史，但是神道的歷史却早於日本國史。

天照大神，昭徹六合生成化育之神德，成爲神聖事實，而顯現於地上的，最初就是神國日本，所以日本的肇國，是始於天照大神授神勅與皇孫瓊杵尊，使降臨於豐葦原之瑞穗國之時，據日本所傳承的神典所載，當時曾降神勅如下：

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宜爾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實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

這就是天壤無窮的神勅，依此昭示儼然君臣之大義，確立日本之國體，大神的御子孫，君臨此瑞穗之國，寶位的昌隆，與天壤無窮，肇國的大義，依皇孫之降臨，遂萬古不變而實現於豐葦原瑞穗之國矣。

大神更降神鏡奉齋之神勅，和齋庭之禊之神勅，以示崇敬一致的要道，和敬神愛民，爲統治的基礎，又親授入咫鏡，天鏡雲鏡（名草薙鏡），八坂瓊曲玉與皇孫，作爲永遠榮昌皇位的御靈。

此三種神器，爲皇祖大神神靈所憑之神聖寶器，所以歷代的天皇，都奉此神器以即位，作爲傳國之寶。

日本古今的學者，對於三種神器有種々の研究解釋，稱三種神器爲日本建國的三大綱領，由此可以拜察天皇政道的方針，和惟神之道的太精神。

一般的解釋如下：

鏡……(智)重輝

玉……(仁)積慶

劍……(勇)肇正

現在神器奉齋之地如下：

神鏡……皇大神宮

神靈……熱田神宮
神玉和御分身之神鏡，神靈……皇宮

第三 日本的國體

日本國是神產的國家，是神靈統治的國家，所以日本國是神國。

距今大約六百年前完成了的神皇正統記，起頭就說「大日本者，神國也，天祖始開丕基，日神長久傳統，只我國有此，異朝無之，故曰神國也」。

稱爲神產的國家，並不一定是依倫理的，物質的，或科學的而言，是說日本之爲國而存在，實在是由於皇祖天照大神而成的意思，若問證據何在，那末就是萬世一系的皇統，由今上天皇溯至神武天皇，再由神武天皇溯至神代，究其原來就是日本國的產生也就是神代之創始。

所以日本國上自天皇及於皇族，由皇族及於一般臣民，其間都是本支的關係，這就是所謂「家族的國家」。其間的關係不由於威力而由於恩愛，不由於權勢而由於情義，雄略天皇的勅語中曾有過「義乃君臣，情如父子」之句，所以日本國是倫理的國家。國民是家族而天皇就是家長。國民之服從天皇正如家族之服從家長，而天皇之愛撫國民正如父母之愛撫其子女。

蘇峰德富猪一郎先生曾說過：

「別的國的君主好像是帽子，無論何時都可以更換，可是皇國的 天皇是頭首，人身和頭若斷了一定得死。別的國有人民然後才有君主，日本是先有了君主然後才有的臣

與。別國是先有國而後生君，皇國是先有了君主而後才有國土和臣民，所以我國稱國為皇國，稱民為皇民。皇國就是天皇之國，皇民就是天皇之民。一本萬殊，萬殊一本，其末了雖成爲千萬無數，然溯本求源，則無不歸於萬世一系的皇統。

政體因時代而變化，而且也有不得不變化的，至於國體，乃是國家的生命，要想變更國體，實在就等於國家的自殺，原來日本的國體是世無倫比獨一無二的最尊貴之國體，別的國家的國體，不過和日本所說的政體相同，所以各國的國體是和時運共相推移的。而日本的國體自古以來既未曾變更，將來亘千年萬載雖海枯石爛也是絕對不能的變更，原因是國體的真髓在於萬世一系的天皇，國體的尊嚴在於天皇之天體的尊嚴，國體之維護在以皇室爲中心，國民對於皇室盡最善的忠誠。政體一時的假相，而國體是永遠不朽的真相。

第四 皇祖天照大神

在講述 皇祖天照大神之前，先略述惟神之道，所謂神之觀念：

神是超越人力，幽玄靈妙，偉大活動之本體，其尊貴最高無比。實在就是萬物生成的根源。而神更分爲天神地祇就是所謂天神國神，總稱之爲八百萬神，或八十萬群神，以表示神數之多，而根本的神觀則仰天地之大生命，無限之中心靈體，最高顯現神，就是皇室的御祖神 天照大神。

而此 天照大神的神靈，神意顯現的就是萬世一系的天皇，既稱爲現人神，也稱爲現御神，尊崇之爲有神體之神，奉仰之爲君臨地上之日本國土最高至上之中心，且君臣同祖，四海一家，成爲一大家族的日本，其臣民也就是翼贊皇祖 天照大神之神業的八百萬神等之子孫，神和人的關係，宛如祖孫父子的關係，極其親密，實在是神人一體不二的關

係。

總而言之，在惟神之道上，神之觀念的中心，是在於 天照大神，而奉揚 天照大神之大御稜威，爲社會爲國家建功立勳的，也被崇敬爲神。

天照大神爲高天原之主神，同時爲日本皇室之御祖神爲我滿洲國建國之元神爲天地之大生命，無限之中心靈體，最高顯現神，自身光輝，彼此大宇宙，無可比擬，實在是尊貴無二之大神。

古書「古語拾遺」中有曰「天照大神者，惟祖惟宗，其尊無二，自餘諸神，乃子乃臣，孰能敢抗」。

天照大神，是神的大元，諸神中之最高神，通徹天地之間

的統一神，其他諸神，莫不包容統一於大御稜威之下。

古書「日本書紀」中奉稱 天照大神靈妙之御神德曰：「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內」。

神的威德，高照天地四方無所不到，宛如太陽之照徹一切森羅萬象，所以又稱爲大日靈貴或日神。

依 天照大神的生成化育之神德，生育宇宙的萬有，因此才有神國日本的顯現，然而道也不是突然出現的，凡天地創造，修理固成，乃至於國土經營等一切過程，都不外乎是神

意天業，而奉體神意以恢弘天業的，就是爲現人神的歷代天皇的仁政，翼贊天業而遂行的，就是國民的至誠奉公之努力。

然而凡此一切，都不能不歸其淵源於 天照大神生成化育之神德八紘一字精神之顯現。

八紘一字的精神，也就是惟神之道的精神，把不愧於天地的誠心，正義的精神貫通於全世界，打開一切錯誤的舊秩序，使萬邦各得其所，四海同胞，萬民協和，舉天下如一家，於和氣霽之裡謀人類的發展以求永久的和平幸福，這種

精神，就是八紘一字的大精神。

第五 惟神之道

惟神之道即神道，就是神的道也就是神所開的道，神之本質所表現的道。

神道又稱爲神皇之道或皇道是日本固有的大道，也就是神祖 天照大神的御道，是日本民族精神生活的基礎，是萬人所共仰而且能實行的道。

惟神道句話，以使用於日本書紀爲最初，就是該書孝德天皇大化三年四月的詔書裡有曰：

「惟神我子，應治故密，是以與天地之初，君臨之國也」云云。而詔文的分註裡有曰：

「惟神者，謂隨神道亦自有神道也」。

這裡所說的神道，就是指 天照大神的神德所顯現之道而言，若是能够遵守這個神道，而躬踐實行，那末自然隨處有神道。

神道沒有經典，因爲神道自體是基於深厚信念的實踐道，所以先哲說：「神道以天地爲書籍，以日月爲證明」。

惟神之道的根本理念，就是敬神崇祖的信念。基於這種信念，而實踐明淨正直的生活。在這裡面現存着：人生全體和國家全體的規範。

那末這種敬神崇祖之觀念的根柢是什麼哩，簡單的說，就是清明心，在日本神典裡，作清明心，可是念的時候，讀作アカキ、キヨキコク、這個清明心，是日本民族固有的道

德心，也就是日本民族的真心，或稱爲大和心，就是神心原樣的表現，神性之如實的發露，也就是清明心。

眞能實踐惟神之道的人，是時常拿這清明心，祇除污穢，自覺惟神的生命，日新月異，努力發揚，而毫不懈怠的。原來身心的污穢，是引起疾病禍害的根源，一切罪惡的原因，爲了除去它，而實行修禱。並且要改悔於不知不覺之間所犯

的罪惡，而對神祈禱實行赦除，由罪惡裡救出自己，努力成為清淨無垢的人，尤其是在祭神的時候，必定要實行禱戒，然後以清淨的身心，仕神。

惟神之道，是以通天地神明的清明誠心為根柢，以敬神崇祖的觀念為基調而展開的，上自日本皇室，依據道惟神的信念，以皇祖 天照大神的御心為心，崇敬神祇，厚撫國民統治全國，並祭祀祖宗的神靈，奉獻神禮，恢弘天業，成為政教一致之道而顯現。而惟神之心，敬神崇祖之念，下則浸入於全日本國民的生活之中，滲透於血液之內，成為敬神尊皇的奉仕，以啓迪敬神愛國之活動而展開。

此種依據敬神愛民之統治而行的天業恢弘，和依據敬神尊皇之奉仕為的皇謀翼贊，實際上成了惟神之道的真髓。而君民一致，上下相和，以建設優秀的國家，使其進展於無窮之不斷的努力。和一貫歷史的忠君愛國，忠孝一本的精神等，都是深々的置其基礎於敬神崇祖之根本信念裡的。

惟神之道，更立脚於神人一體之原理，和神人不二的信念上，所以一翻日本的神典，就可以知道神代和人代是相連的，現在的人代，是神代的延長，神道和人道是相貫通的，重可體得人是神的子孫，生來就受有神性，所以無論如何必須體得並發揮神性，而進入於神道，可是要想進入神道，最重要的，就是祭祀。

神國日本祭祀神祇的要道，是基於 皇祖天照大神之神鏡奉齋的神勅，和國體的精華，結成密切的關係，而成為國家要領上，極其重要的基礎。

神武天皇完成了東遷，於橿原宮舉行即位大典後，曾宣示曰：

「祭祀天神，用申大率者也。」

明治天皇有諭曰：

「崇神祇，重祭祀，乃皇國之大典，政教之基本也。」

從這一點也可以拜察其宣示政治，道德，和民情，都是本

於神代以來之祭祀的所以然。

惟神之道，實是在是基於敬神信念的祭政一致之道，而且是一貫祭政教的實踐之道，所以神道不僅是觀念的理念，而是經過數千年來的歷史之試練和育成的而實現化的大道。

第六 神 宮

神宮是皇大神宮和豐受大神宮的總稱，皇大神宮也稱為五十鈴之宮或內宮，豐受大神宮也稱為度會之宮或外宮。

俗稱為伊勢神宮，但是正當的稱號是單稱為神宮。神宮是日本皇室，國家之唯一絕對的宗祀，是全國國民信仰的根源，尊崇之最高峰。

皇大神宮是奉齋日本皇室及國民的大御祖 天照大神的神宮，鎮座於宇治之五十鈴川上。

豐受大神宮是奉齋主幸衣，食，住之根源的豐受大神的神宮，鎮座於山田之地。

兩宮都有很多的攝社，末社和所管社，攝社是記載於「延喜神名式」的社，末社是記載於「延曆之儀式帳」的社之稱呼。

神宮的祭典依據神宮祭祀令有大祭，中祭，小祭和其他諸祭。

神宮的職制分為神宮司廳和神宮神部署，前者掌管神宮一切事務，後者掌管神宮大祓和曆書奉製頒布以及國民一般之奉齋事。

參拜神宮是一切日本人一生最大的念望，所以每年參拜的人不下四五百萬之多。

第七 神 社

神社是日本鎮祭國家之神祇的場所，是國民精神的源泉，他的構成，有社殿，境內，氏子及崇敬者，假有神職執行國

家的公式祭祀，並供一般公眾的參拜，此項神社和日本的國體同樣是世界無比的最光彩最尊貴的制度。

神社之起源，發於「神籬磐境之神勅」，就是當天孫降臨的時候，高皇產靈尊曾對皇孫的重臣天兒屋根命和大玉命二神降詔曰：

「吾則，起樹天津神籬，及天津磐境，當為皇孫奉齋矣，汝天兒屋根命，大玉命，宜持天津神籬，降於葦原中國，亦為皇孫奉齋焉。」

神社的種類，除居於最高地位神宮外，大別可分為官幣社，國幣社兩社都分為大，中，小三等級，另外有別格官幣社，共為七階級。和府縣村社。關於詳細的區別因篇幅的關係，故省略之。

據最近的調查，日本內地官國幣社和別格官幣社，總計是二百〇七社，此外府縣，鄉，村各社，無格社，國幣神社等總計是十一萬〇三百五十九社，神職數大約有一萬六千多名。

在海外也有很多的神社，我們滿洲國，大約有二百社，由在滿教務部管理。而內中撫順的新屯神社，是有史以來日本入以外的人所奉建的唯一的神社。

昭和十五年度，關於神社經費全國豫算的總額，是四百八十多萬圓。

神社行政，和宗教行政完全不同，宗教是歸文部省管轄，而神社行政則由內務省的外局神祇院掌管。

第八 滿洲國和惟神之道

康德七年七月十五日，欽承創建建國神廟，煥發了國本寬定詔書。依這這基於 皇帝陛下之御宸慮的嚴肅的崇奉，日滿一德一心的建國精神，於是更加深々的植其根柢於大地。因此滿洲國的王道政治，更注入了新靈光和不滅的生命，

決定了確乎不拔的信念，而國家所應前進的理想，國民所應簡斷的根本大道，也完全因此而確立了。

原來我們滿洲帝國的建國，雖多仰賴於日滿先覺者的奮起，和皇軍的仗義援助所致，然而究其根源，實可見其發祥於開創日本帝國的 天照大神大御稜威的照徹，而成功於日本立脚於道義之八紘一宇的皇謨之光被。因爲這個，所以應崇之爲我國建國的元神，而仰之爲國祖者，唯有日本天神之

天照大神。所以國本奠定詔書中有「我國自建國以來邦基益固，邦運益興，蒸蒸日上，日躋隆治，仰厥淵淵，念斯不續，莫不皆賴 天照大神之神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而應算爲國本的，也就

是以照徹六合之神德，能使萬物生々不息，各得其所的天地之公道——惟神之道。所以 皇帝陛下奉 天照大神爲建國之元神而率齊於建國神廟，以盡報本返始的誠悃，反省建國的精神，自覺之，體得之，顯現之，以祈國運的隆昌，和國民的

福祉，聖意之不外乎此，是可拜察而知的。這樣，君民一致，充分體得此種精神，而實踐之，把天地之公道即惟神之道，具體的實現於日常生活上，那末滿洲國之可以永遠發

展，滿洲國民可以永享太平，是可以確信不疑的了。

關於惟神之道和王道的關係，略述如下：原來「道」是人

生全體的規範，由這種角度看來，可知惟神之道和王道，是有普遍的共通性的，我們要知道真正的王道，是和皇道一致的。

尤其是滿洲國的國本既奠於惟神之道，所以滿洲國的政

治，是 天照大神神威所光被的王道政治，換一句話說，王道就是皇道的延長。

惟神之道和滿洲國的關係，有更深更古的，在距今大約一

千以前契丹族遼國太宗耶律德光的左次相耶律羽之，編有神類敘傳，內容和日本的古事記多相吻合，關於他的詳細，打算最近在另一個機會說明。

第九結 言

謹按滿洲國的組織法第九條規定，

皇帝行國之祭祀。

又同法第十五條規定，

是什麼？就是「東方道義精神」。我們東亞一片乾淨土，近

百年來，受了西方「功利思想」的洗禮，弄得人心陷溺，風

俗澆漓。現在應該趕快把東方道義精神，恢復起來！這種道

義精神，發源於中國的儒家（照按人們往往稱儒教，實則孔

子決不是宗教家，孔門弟子及師承一脈也沒有宗教家，所以

應稱儒家），所以作者便做這一篇「儒家學說與中國文化」，也算是對大東亞的一些貢獻！

文化是立國的要素，一個國家沒有文化，等於野蠻民族的

部落，便失去了國格。但是這要素不容易產生的，因爲文化

的推進，完全根據於人民的思想，假使人民的思想不健全，

那末國家事業，無從發展，便談不到文化；更談不到立國

的要素了。所以文化好像一個需要母親提攜的小孩子，同時又

是一個需要許多人幫助的青年，思想便是他的母親，是他的

許多幫助的人；他和宗教，倫理，哲學，文學，藝術以及科

學的結合而長成的。所以作者說「思想是文化的原動力」。

思想既然是文化的原動力，那末，除了思想外，文化是再

無從發展的。

思想是文化的原動力，那末，除了思想外，文化是再

儒家學說與中國文化(上)

吳 家 煦

導 言

大東亞解放後的東亞教育，應該有一個中心思想，像「素

星拱北」般的有一個核心，纔可以成爲大東亞共榮圈內的思

想嚮導；而東亞集團便鉄一般的堅固起來了！那末中心思想

是什麼？就是「東方道義精神」。我們東亞一片乾淨土，近

百年來，受了西方「功利思想」的洗禮，弄得人心陷溺，風

俗澆漓。現在應該趕快把東方道義精神，恢復起來！這種道

沒有別的原動力了。不錯，祇有這一個原動力，宗教，倫理……等實在並不是原動力，牠們不過是一種結合和長成的媒介。思想是電流，這電流蓄積在發電機中，由發電機發出，傳達於機器，機器一受電流的力量，便發生作用了。思想和文化的關係也是這樣的。所以我又說「思想是文化的唯一原動力」。

我們祇要翻開中國的歷史來看，尤其是文化史，無處不見到中國是「文明古國」，「禮義之邦」；夫所謂文明，所謂禮義，就是代表著文化而言。自古以來，執中國文化的威權者，就是萬世師表的大聖人孔子。他支配著數千年來中國的國民性——就是普遍的思想——祇要你讀得一部論語，你就可以站在民衆的前面，你就成爲特殊階級的人物，你也可以安邦定國，也會得到人民的崇拜。那末讀一部論語可以作官，可以得到人民的崇拜，何以論語的力量這樣偉大呢？因爲論語是一部倫理哲學，而文化就是從這倫理哲學產生人民的理想，用以表現的結果。最後，我們得到一個結論：要證明中國的文化，應該研究儒家的學說！

一、儒家的政治思想

(甲) 孔子的政治學說

孔子是春秋時代唯一的思想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又是周公的繼承者；所以他必「言堯之言，行堯之行。」想做一個統治階級的人，而且嘆曰「吾不復夢見周公。」這嘆氣也許是因爲那時沒有像周公這樣的人統治國家吧？所以孔子是極想在政治上有所活動的。他雖然有一次棄官去魯，周遊列國，而去魯的原因，是爲着「大道不行」，故曰「乘桴浮於海」。或者別國的國君，能够重用他而行其道，但是終於失望了！在外十三年，竟一無所遇；所得到的祇是幾個「孺子可教」的弟子三千，就中優等的，也不過七十二

人。他想大道雖然不行於當時，說不定會行於後世的；有這一個安慰，在燃燒他已經退冷的心。所以遷到魯國之後，便開始他的名山事業——著作——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而他的政治思想，多見於他和門弟子問答的一部論語中。

這政治思想的構成，也和老子無爲而治的思想，是同樣發生於一種情形之下，當時社會的黑暗，簡直使人感到痛苦，所以孔子力謀政治的改良，而發表他的政治主張：

- 1, 「正名」 2, 「禮治」

能正名，則上下不爭；能禮治，則天下安寧。從這二點看去，孔子對於階級思想是很濃厚的。因爲要使得上下不爭，必得先正名，然後可以正人，再從正人以正制度，階級既分，更難之以禮，天下未有不治者。所謂正名，是把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的關係，分得清清楚楚，然後可以正人；那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都能充分地表現他們底個性。人既正，則制度亦正；這制度便是別尊尊貴賤的。從天尊地卑，演化而爲君尊臣卑，夫尊婦卑，官尊民卑……；於是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官臣與，與臣僕，僕臣臺，天下便能大治了。可知孔子的禮治，原是根據正名而來的，從此階級制度的觀念，深入人心，而禮治之局，亦益見穩固哩。

(乙) 孟子和荀子的政治學說

儒家的政治思想，本來是一貫的，到了孟子和荀卿，却有些分化了；「性善」與「性惡」的主張，就是他們思想最顯著的地方。孟子在政治思想上，最排斥功利主義，所以他對答梁惠王的話：

「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宋繆將以利不利之說游說秦楚罷兵，孟子謂其不可！便說：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聽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這種非功利主義的主張，在中國的政治史上，可算是偉大的發見。不過二千年來的政治上，能實踐這樣主義的，實在不多見呢！

戰爭是功利主義的結果，所以孟子很贊成「非戰」，假若必不得已而戰，那末「義戰」是可以的；「以仁伐不仁」是可以的。孟子且擊當時一般持政論的思想家，都勸其君以「武力與邦」之術，他是反對的。所以說：

「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又說：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爭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從這些言論，可以知孟子用心的所在了。

孟子所認定的政治範圍很狹隘。據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他因爲要使治國者重視民事，所以他的政治觀念，極注重國民生計和國民教育。孟子在政治上又有一個給予我們滿意的主張，便是「尊民」。他們：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凡施政有違反人民利益的，便毫不客氣的責備。他說：

「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既有肥馬，民有饑

色，野有餽孳，此奉獻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奉獻而食人，惡在其爲民之父母也！」

這話說得很痛快，幾乎疑心到不是儒家的口吻。在專制政治的中國，孟子敢大膽地倡德讓克己主義，實是一件可怪的事。所以我說：孔子是一個傾向於專制政治的國家主義者，而孟子竟是一個德讓克己西的國家主義者。

荀子政治學說的根本原理，是積極的主張「人爲主義」，所以他說人性本惡，聖人纔用禮義來把他改善，政治的作用也是一樣的。

據荀子的政治主張，好像是一個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他的階級思想比孔子還利害，他承認社會是不平等的，他是注重階級的爭，而不顧及階級和階級的爭。他說：

「身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一，……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論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盡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階級的產生，原是因於物欲之不同，這是荀子的意思；所以欲使人間不爭，必先消階級之分，滿足每一階級的欲。這樣，孔子的「仁」之主張失掉了。孔子的禮治，是仁的禮治；而荀子的禮治，是法的禮治。他所謂禮，是立其度量分界，其對於禮之定義：

「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變者也。」

道「損有餘益不足」的話，並不是指階級與階級的，是站在一國階級中說話的。他又說：

「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贖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樂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智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較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聽賦多少厚薄之稱。……故

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故曰：斬而齊，狂而順，不同而一。」

荀子所謂的度量分界，以爲人類的身分，境遇，年齡，材質，萬有不齊，各應於其不齊者以爲物質上面的差等，就是「各得其宜」，也就是義。將此義演爲公認共循的制度，是謂禮。推荀子的意思，自然是說「以智愚能不能」作貴賤貧富之標準，這是根本不通的，難道在社會上應該專誠給智者與能者佔便宜的吗？

孔子雖然主張階級的必然性，但不像荀子這般利害，所以荀子是一個特殊階級的人，他的言論不能與孟子並稱，也就是這個緣故。

丙 董仲舒的政治學說

董仲舒是一個漢儒，同時他是一個政論家。他的哲學是以天爲根本。所以在政治上，亦以天爲法。天生人，又愛人，一切的變動，又可以爲人所取法；所以要平治天下，使人民各得其所，相安無事，以符上天生人愛人之旨。由是必有一統治者在乎天與人之間，這就是天子。所以天子有兩個最大的任務：一，上承天旨；二，下治人民。董氏的意思，也是儒家所倡的自修之旨，不過附以天意。與純粹著重自修，以期正己而正人之說，稍有不同。

董氏在倫理方面，雖然有「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話；但在政治上則注重功效。這與孟子的非功利主義，也有些衝突。

至於董氏的階級思想，和荀子同；不過荀子所根據的是天賦的不均，而仲舒則因爲天的緣故，他以天做道之本源，天子是天和人中間的交涉者，所以必須嚴分階級，推重一尊，這思想永爲後來儒者所承襲的。在仲舒前，儒家的思想還不能完全支配中國社會。到了漢

代，儒家學說纔統一中國全民的思想。而當時的文化，自然是儒家的文化；當時的政治，也是儒家的政治了。

二、儒家學說支配下的中國社會

(甲) 宗法社會的成立

要觀察中國的社會，必須先明白中國特有的社會現象。過去的中國社會，因爲是在儒家學說支配之下，所以我們竟可說：「中國特有的社會現象，都是發現在儒家的文化時代」中。宗法社會就是這個時代的社會上一種特有現象，所謂宗法制度，是指禮記上所述的「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的制度。這種制度的作用：第一是尊祖，第二是敬宗，第三是睦族；而其特質是父系，父權，父治。其系統在直的方面，是嫡長子繼承；在橫的方面，是以弟事兄，以兄率弟。至其精神，在「尊尊親親，男女有別。」崔東壁遺書云：「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姓父之姓而不姓母之姓，由父遞推之，百世皆吾祖也；由母之母遞推之，三世之外，有不知誰何者矣？」這是中國親屬制度取父系制度的緣故。

什麼是父權？由子繼承父的財產之制度叫做父權。原來中國的繼承法：純依宗法以定繼承人，而繼承家庭的，一定是死者的男孩子。公羊傳所謂：「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什麼是父治？一家的事務和子女的身體，都是由父統治的制度，叫做父治，禮內則云：「子婦無私養，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足見得家庭的一切都是由父主持的，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因爲有這種父系，父權，父治的宗法制度，中國的社會，就度過二千多年的專制和壓迫的生活。



中國歷史上母教的模範

美 娟

孟子說：「古者易子而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蓋中國自古遺傳的禮教，兒女稱父為嚴父，稱母為慈母；父主嚴，過嚴則易傷天性，故以慈母調劑之。且兒女在襁褓的時期，起居飲食，凡事不離母懷。做父親的對於兒女，雖然負了教養的責任，究因職務和生計問題，不能時刻在家，因此，做母親的所負兒女教養的責任，就比父親來得重大，而對於兒女所發生的關係，也更為密切。所以兒女在幼年時期，要使他養成健全的身體，純潔的品性，良好的習慣，須得有母教。

說起母教的需要，無論古今中外，都是很注重的。我國堪稱為人母之儀則的，叫「母儀」；堪為師表的，叫「母師」；俗稱

現在且把我國歷史上的著名母教，依時代的先後，列舉如左：

文王之母 文王之母，任姓，叫太任，是商朝擊國的仲女，王季的妃。她的本性端一誠莊，實踐德行。及至有娠，她使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當時一般人，都稱道她是個胎教的模範。

季孫歐之母 春秋魯大夫季孫靖（公文穆伯）之妻，名敬姜，生子名歐，即公文文伯。季孫氏是魯國的大族，文伯已繼承父業為大夫，但他的母親却畢生操勞，傳為家教。國語有敬姜論勞逸一篇，茲節錄其大意如下：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歐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母歎曰：『魯其亡乎？……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木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義，勞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

看上面一段文章，「方績」二個字，便看出她的勤勞；「爾又在下位」一語，便見得教文伯更當習勞。這樣良好的母親，確是不可多得，所以孔子得到這個消息，便稱贊她道：「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會子之母 會參是春秋魯人，和父親點，都是孔子的學生。事親至孝，有一次會參在費的時候，費人有和他同姓名叫會參的，殺人，別人告訴會子之母說道：「會參殺人。」

研究西北的必要

馬念祖

中國的西北，她的領域是很廣袤。從前政府 and 民間都不大注意，認為是化外荒服之地，這種思想本來是不對的。但在最近十多年來，國中一般知識之士，纔知道注意這塊榛荆未闢的荒原。這塊榛荆未闢的荒原，她的範圍究竟是指那一塊地方呢？在吳德展說：外蒙古，新疆，熱河，察哈爾，綏遠，黑龍江，遼寧，陝西，甘肅是西北。劉鎮華說：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五省是西北。戴季陶說：甘肅，寧夏，青海，陝西，新疆，蒙古是西北。又據馬鶴天說，蒙古，新疆，青海，甘肅，寧夏，綏遠是西北。他們這種說法，大抵全都注重在政治方面，不是如何改良地方行政組織，便是如何開發利源；再不然，便是保全領土，嚴防外人的侵略；又或講些統治此等地區之民族以固邊圉。一時風起雲湧，組織什麼考察團，什麼探險隊，或者發行刊物，用來介紹西北地區的狀況，以便喚起國人們的注意。

風氣既開，國人一時對於西北也漸有了相當的認識，所以在民國二十六年以前，關於西北方面之地理，風俗，政治，經濟，交通諸項之研究機關，已有二十餘處，單就刊

母答道：「我子不殺人。」繼自若。不久，又有人告訴她，她仍繼自若。最後，一人又來告訴，她很害怕，便投符籙而去。

像曾子那麼的賢，因了三人接連的傳說，便使她的母親起了懷疑。但是這件事情終是誤傳的，曾子的天性純孝，決不會殺人，其母實在可以自信而自慰的了。

范氏之母 即春秋晉范獻子(欽)之妻，料事如神，因其子於春，知不免滅族之患。據國語：

「三子游於鵲，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奈何？』少子曰：『可以三德使民。』獻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愕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此子也。』其後晉伯果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為智。」

孟子之母 戰國時魯國的鄰人，姓仇氏。孟軻幼時，好嬉戲，其家近墓，常做墓間之事。他的母親說道：「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就遷居到市旁。孟子又嬉做買街賣之事。他的母親說道：「此又非吾所以處子也。」又遷居到學宮之旁。孟子乃嬉做說粗豆糞糞進退之事，他的母親說道：「此可以處吾子矣。」於是便定居了。後來孟子既學而歸，他的母親剛在紡織，問他「學何至矣？」孟子答道：「自若也。」孟母便用刀斷了織機，說道：「子之廢學，若吾斷此機也。」孟子受了這種刺激，於是就終日埋頭書案，不敢再有稍涉於怠惰的行為，據韓詩外傳

說：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

後來孟子娶妻成室，有一次見妻在室粗糲，乃斃然不入，向孟母請求去其妻。孟母就召孟子而責他道：「夫禮，將入門，問孰存？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妻。

照上面的事實看來，孟母的三遷和斷機，其用意是教孟子勤學，必先有良好的環境，纔能養成良好的習慣。買肉給孟子吃，並不足為口味，乃教之重信；因孟子不滿其妻之粗糲而責他，是教之以禮；後來孟子竟成大儒，這完全是受母教的結果。

趙括之母 趙括是戰國人趙奢子，少習兵法，嘗與父談兵，父不能難他，但也不稱贊他；並說道：「破趙軍者，必括也。」及秦趙構兵，趙王使括代廉頗為將。括母上書說括不可為將，王不聽。括母請勿隨坐，王許諾。及與秦戰，被秦將白起所破，竟射死，趙降卒被坑者四十五萬人。趙王以括母有先見之明，竟免誅戮。

王陵之母 王陵沛人，漢高祖徵他時，以兄禮事之。及高祖從沛起事，陵聚眾數千相助，陵母為項羽所獲，置軍中，乃使人對陵說道：「漢王長者，善事之，無以吾為念！」

因對使者自刎，以固陵志，及天下既定，陵封安國侯，為右丞相。所謂「有志者事竟成」，陵之志實其母有以成之。如陵母者，可說是有知人之明了。

吳漢之母 當王莽篡漢的時候，吳漢的父親，被莽所殺，而漢不知，後莽愛漢英俊，將女嫁他以結其心。莽女敬夫孝姑，頗稱賢淑，會劉秀起義討莽，漢母向漢說明父冤，並給漢一劍，叫他殺妻助秀。漢不得已，奔往經堂，見妻剛在念經為姑祝福，不忍下手，乃對妻說明情形，妻即自殺。母為妻使漢一心助秀，也就自縊。漢遂投秀為中興名將之一。這樣看來，漢之妻莽歸秀，由其母促成，和王陵之母，希望兒子擇主效忠，可稱後先輝映了。

范滂之母 范滂後漢征羌人，少時以清節自勵，為州里所服。後舉孝廉，以清詔使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後以事為宦官所怨，誣言鉤黨，下獄，事釋得歸。建寧(漢靈帝年號)中，大誅黨人，詔急捕滂，滂自投獄，臨行時，與母訣別說道：「滂聞黃泉，惟大人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他的母親答道：「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效，可兼得乎？」滂跪受教，旁人聽到這番話，不覺為之流淚！

陶侃之母 姓湛氏，晉時江西新淦人，陶侃的父親丹聘為妻，生侃。侃做潯陽縣吏時，嘗監漁梁(梁是隨水的堰石，空其中，

物一項而言，也有數十餘種之多。

凡此種之刊物與其各種團體之組織，對於政治注意也好，對於經濟着眼也好，再不然考西北之古跡及西北之民族宗教等之情形態也好，但其所表現之成果，仍不能壓吾人積極求知之願望，因此乃有中央亞細亞協會之組織(在北京)。由該會之編輯部，體前人未竟之功，乃有定期刊物「中央亞細亞」問世的計劃。

吾人今後對於西北，不特亟須為科學上與學術上之研究與調查，而普及此方面之正確知識，且望將來所得到的成績，要在前人之上，這是我們苦心經營的一個自由，一個遠期的奢望，我們希望將來把我們的計劃和願望逐步實現；但是叢林不是一樹所成的，大海也不是一泉之水所聚的，一定還需要社會上的同情和援助；使我們在研究上，編輯上，得到精神的慰藉和種之便利，這是我們創辦關於西北刊物的基本原則。所以從數月以來就進行連絡，向各方呼籲，如今已然在社會上得到真摯的同情和愛護，像現在政治上的要人：王揖唐，褚民誼，張心沛，許修直，朱霖，余晉麟，張水淇，殷同，鄒泉蘇，蔣名流；在學術界如馮承鈞，鍾稻孫，周作人，黃賓虹，李長蘆，梁修仁，王謨，裴文中，張春霖，凌撫元，張星煊，蔣丙然，周肇祥，饒季玉，曾翼賢，孫作雲，傅雲子，王石之，姚鑾，武兆發，吳豐培，王金敏，

可便魚往來)以坤作道母，母封詐及書實他。鄱陽人范達嘗過倪家，適值大霧，倪母方到所臥之草廬以飼馬，又密截髮換饋款待范。達得之，歎道：「非此母不生此子。」後來歸倪於廬江太守江慶，召為樞密令，旋拜大將軍。在軍四十一年，明悟有決斷，以致力中原自勵，故嘗朝夕運籌操勞。及做荊州刺史，又對人說道：「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吾人，當惜分陰。」有人說倪的聲名，由范達造成，可是倪的習勤儉美德，完全是受了母教的結果。

劉琨之母 晉劉琨自少有雋朗之目，感帝時，做並州刺史，母對他說道：「汝宜宏濟經略，驅駕豪傑，而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及？」琨忠於晉室，嘗與祖逖同寢，聞雞起舞，誓清中原。建武初(晉元帝年號)，與段匹磾共討石勒，勒時遣書請叛晉，書被匹磾所得，琨遂被害。足見琨之未能宏濟經略，驅駕豪傑了。

柳仲郢之母 唐韓皋之女，善教子。仲郢自幼好學，母嘗用苦參，黃連和龍膽做成藥丸，使他在夜中吞服以助勤。後來仲郢成進士，遷諫議大夫，為天平節度使，性尚義氣，以孝事親，這也是母教有以致之。

李景讓之母 李景讓是唐朝李愬之孫，事母至孝，雖老猶受責；景在下第，其母責景讓而弟學更進；牙將杖斃，其母責景讓而軍心始安。宣宗時，景讓官至太子少保，好獎拔士子，簡素寡欲，門無雜賓，時人都歸功

於母教。

歐陽修之母 歐陽修幼時，母鄭氏，守節教育他，因家境貧困，嘗用蘆荻畫地習字。後來修舉進士甲科，慶曆初(宗仁宗年號)召知諫院，因上疏極諫，貶到夷陵，其母言笑自若，說道：「吾家故貧賤，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據修所撰的補闕軒表說：

「修不幸，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縣吏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遺，一壠之植，以此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

照上面所節錄的表文，修母一生教子的善衷和事略，已可概見了。

岳飛之母 岳飛家甚貧，少時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和孫吳兵法。其母嘗以「精忠報國」四字刺其背，勉勵他。宣和(宋徽宗年號)時，金人入寇，屢破金兵，授武安軍承宣使，河南北招討使，高宗親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賜他。飛性孝，母留河北，飛遣

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必親進藥餌；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古人嘗說：「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飛之忠孝，原出於天性，可是從幼受母教的激勵，也不容湮沒的。

陳祐之母 元朝寧晉人陳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他閱讀。及長，博通經史，鄉黨都尊他為師，稱茂行先生，為官清慎，累遷至浙東道宣慰使。孝經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足見古人對頭髮是限寶貴的。祐母希望兒子勤學，不惜剪了寶貴的頭髮去換書，俗語說得好，「要好兒孫必讀書」，祐母的識見真高明啊！

李光地之母 李光地清安溪人，康熙進士，以待讀學士告假還鄉，遇耿精忠作亂，孤守一村，勢甚危急，其母吳氏說道：「死等耳，吾不懼，汝惟義之為，勿吾顧也！」光地便密請主兵者進兵，終不為精忠所屈。**蔣士銓之母** 據蔣士銓所做的鳴機夜課圖記：

「母姓鍾氏，名令嘉，字守箴，出南昌名族。……歷困苦窮乏人所不能堪者，吾母怡然無愁蹙狀。……銓四齡，母日授四子書數句，苦兒幼時不能執筆，乃纏竹枝為絲斷之，詰屈作波磔斷畫，合而成字，抱銓坐膝上，教之。既識即折去，日訓十字，明日令銓持竹絲合所識字，無誤乃已。至六齡始執筆學書。……母手任操作，口授句讀，啣唔之聲，與軋々相聞。兒意則少加夏楚旋

王鍾麟，壽理初，王靜如，余天休，方宗鑑諸學者，均欣然贊助，使我們精神上獲得了無限的愉快，工作上獲得了正確的指針。我們要後來居上，突過前人辦成一個關於研究西北問題純學術的刊物，這種希望雖然不敢十分自信，可是期望成一美滿的學術上的貢獻，是已有努力的決心和遠大的基礎了。這已是固定不變的方針，一意向前邁進，仍然是需要社會上對我們同情和扶助的。

我們對於西北的界劃，同前邊吳劉戴馬諸位先生的見解也不大相同，我們的界劃的範圍是比他們幾位還要擴大一點，所包含的地帶在中國方面是新疆，甘肅，青海，寧夏，西藏，西康，內外蒙古，還有蘇聯的中央亞細亞一些地方，說起來像這遼闊宏遠的疆土，無論在天然方面，或人事方面，自然處處都需要認識和研究，尤其我們一向是對蘇聯所屬的地方，每多疏忽而不過問的，因此我們把範圍擴大到中央亞細亞，自然研究的領域也就擴大的多了。這是矯正以前故步自封的毛病，和傳統不問他人事的狹見，這樣研究西北是比較完備的。

而且西北之當注意，在歷史上已有很悠久的原因，在從前周穆王得八駿馬便遠涉遼荒，據說到了現在的伊朗，漢朝和匈奴構兵，西域又是舉足輕重的地方，所以漢朝派了張騫班超等一流人物出使西域，經略西域；唐代和吐番在天山南路，也發生過很大的交涉，近世清聖祖開拓進部，關地數千里，西方諸國，咸識其威，左宗棠收復天山南北路，

汪主席在廣東親閱國軍

式列分之軍國說情(下) 姿英之時兵閱席主(上)



復持兒泣曰：「見及此不學，我何以見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於床，擁被覆兒足，解衣以胸溫兒背，共發朗誦之；讀罷，

母嘆曰：「汝而母搖益曰：『可以醒矣！』益張目視母面，淚方縱橫，益亦泣；少間，復令讀，鶴鳴，臥焉。……母弱多病，益嘗問曰：『母有疾乎？』曰：『然。』『然則何以解憂？』曰：『兒能背誦所讀書，斯解也。』益為慶然，爭藥服之，母微笑曰：『病少差無。』……益放不能荒於

賭，而母教亦益是以嚴也。」

至乾隆二十二年，益中進士，官翰林編修，激揚風義，頗負盛名，像將母教兒如此辛勤，讀了上面所摘錄的圖記，確是值得表彰的啊！

照上面所述我國歷代母教的方法，不外乎忠孝勤儉，教品勵學。結果，都能使兒子立業成名，為後人所敬仰。可是飲水思源，自當歸功於母教。現在一般人的心理，因醉心時髦，置本國數千年來固有之文化於不顧，

尤其是一股進過學校的婦女，傾向歐化，倡談自由，生活窮極奢侈，認治家育兒為儲婚保聘的工作，甘做男人的附屬，這種觀念豈不大錯誤嗎？我們須知道要使國家強盛，當先治理家庭；要使國家有良好的國民，當先教育兒女。這樣看來，治理家庭，教育兒女，大部分的責任是在婦女們的肩頭上。奉勸全國的婦女們，應該擔負上面這些賢母的教

職，來教育自己的兒女，完成現代婦女應有的責任，才不致讓古人專美於前。

力排異地之議，幸使關外安謐，杜絕俄軍侵之謀，像這許多歷史上的陣勝，是多麼可以啟發吾人的心志呢？

西北在海道未通的時候，是東西交通的要道，現在東亞已成佛教的領域，佛教的傳播就是從印度經過西北而來到中國的，可是佛教在印度已然式微了，領水思源，這條含有宗教性的地域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至於其他西方諸教大抵也都從此傳入了中國內地，並且現在西北遍佈着回教的信徒，這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我們東亞民族在百年以來，是受西方無色人種所壓迫，所侵略的，可是我們東方民族在五百年前，蒙古帝國的時代，也曾征服過他們，並且建設了一個很大的國家，這也是可使我們興奮的，起了一種再建國威的雄心，在今日大東亞戰爭的時候，更可珍與我們一個暗示呢。

現在我們醉心歐化，景慕着歐美的文明，追求着歐美的思潮，可是自從蒙古西征，繼把印刷術，指南針，火藥等傳到西方去，所以西方文明的進步是受了蒙古帝國西征的厚賜，所以西北是東西文化的樞紐，是不可忽視的。

我們再檢一個當前重要的問題來說，就是我們西北這塊廣袤的領土是和現在蘇聯壤地相接，蘇聯的赤化，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西北稍一疏忽，便要讓蘇聯來利用，作爲侵略中原的前驅，在這種環境之下，更是須要研究的——極重要的關鍵了。

完的一樁重要的關鍵了。

完的一樁重要的關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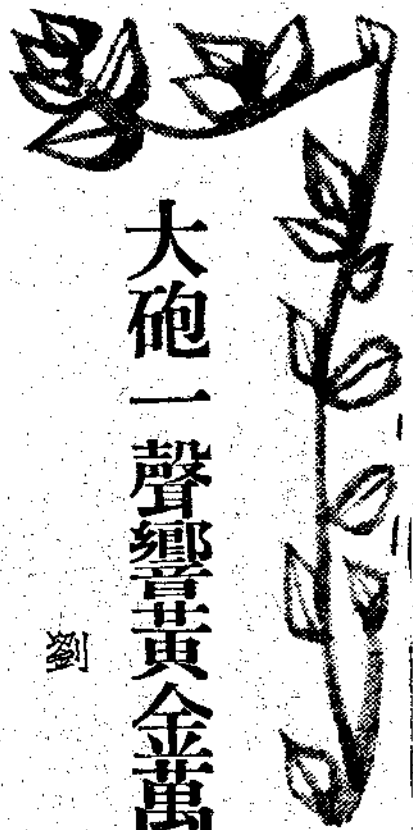
完的一樁重要的關鍵了。

完的一樁重要的關鍵了。

完的一樁重要的關鍵了。

完的一樁重要的關鍵了。

完的一樁重要的關鍵了。



大砲一聲響黃金萬兩

劉 勤

說起來真有些好笑，爲什麼大砲一聲響，便會黃金萬兩呢？這當然「此話大有奧妙，非局外人所能洞悉萬一」了！事關洩露「軍機」？吾一直不敢說，到了現在，不妨來揭穿它，給讀者們多一些茶餘飯後的談笑資料！

民國二十六年的時候，正在全國高唱「抗戰」聲中，吾當時執筆於上海大公報一方面爲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方面更爲了「軍人是捍衛國家」的先鋒，便毅然將活躍於社交方面的記者生活丟了，進當時的某某第×砲兵團，然而自己終究會不外乎是個文人？更何況砲兵人才是製從砲科畢業的，所以僅僅是當了一名上尉書記，據說即就是書記也與團長有深切的關係才「資歷符合」的，吾也算是「飛來鴻運」承以前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中將參謀長部××的提拔，居然「忝居斯職」在滬戰發生前數日，攜帶行李，由上海出發，到南翔附近某村落中，向團部報到。

團長是湖北人，軍校五期生，個子不怎麼高，體力還不差，聽說曾在外國××學校留過學，也同吾一樣交進了鴻運，由中校團附的資歷，不到二月，居然一躍而爲「砲兵上校團長」，到差接印，調整人事，恰巧缺一個書記，於是吾便填了這個缺，化二十元做

了一身軍服，十二元買了一雙有馬刺的皮鞋，八塊錢一條三角皮帶，六角五分鐘一雙白色手套，費了二十分鐘的時間，把陸軍禮節看了兩遍，儼然當起「官」來了！在團部裡約有十天，對團部裡的一班輪廓，也有了一些粗理了，原來中國的砲兵有兩大派，一派是東北派，屬於現任「渝方砲兵總司令鄒作華」的，一派是「中央派」，屬於現任「渝方砲兵學校教育長史文桂」的，團長是由於「政治部部長陳誠」的介紹進入「東北派」的一份子，然而這一個砲兵團確係屬於第二派的「史文桂」集團的，當時史文桂是「中央砲兵第二旅旅長」在鄂一帶指揮作戰，上海方面的砲兵是歸當時的所謂「前敵總司令部砲兵總司令鄒作華」指揮的，所以吾們的團長能够很便利的踏進了

銀錠橋話往圖記

張 江 裁

舊京地安門外。夙多潭沼。荷菱菰蒲。不掩淪漪之色。銀錠橋尤爲第一絕勝處。橋東西皆水。在三座橋北。以形得名。兩眺宮殿。北望梵刹。西山千巖峯。遠望畢現。宋牧仲詩所謂不盡滄波連太液。依然晴翠送蒼山者是也。宣統初元。汪精衛先生與瑜紀雲黃復生潛入京師。思於首善根本之地。爲震奮天下人心之計。庚戌二月二十三夜。躬懷藥彈於橋西。掘土預埋導火線。惕息竟夕。布置粗帖。天未厭亂。遽陷圍圍。於是東都黨錮之英。西臺慟哭之彥。咸豁然和之。相與悲歌慷慨。唏噓震盪。聞風慕義。千里一室。而銀錠橋之名。亦因是藉藉人口焉。烏呼可謂壯已。夫破竹之勢。迎刃在所必解。而蓋世之氣。先聲尤貴奪人。會未

××砲兵團。可是在不久的幾天中，史旅長便得到了這個消息，當時因爲鄒作華率蔣之命，指揮砲兵有撤換團長以下各官長之權，鄒先行電准「蔣先生」，一時是沒有辦法挽回的，然而心中終放不下這一塊石頭，一方面處處在有形或無形中和團長留難，一方面更派了另一團的嫡系中校團附谷某與本團中校團附對調服務，無形中來監視團長，以致造成了砲××團一筆算不清的混賬！

竊到砲兵的經費的確在一般陸軍中要比較多些，所以造成一輩軍官角逐的原因，也在乎此。大砲一聲響黃金萬兩的出典，和這個也不無關係，可是除了經費多的一層正面文章外，還有一層暗的經費的反面文章，有一次吾到軍需處去核對新餉冊，發現附屬冊裡第一頁第三項第一目上寫着。

「全國洗髮費，五三〇〇元」。當時因爲吾僅僅當了半個月的「官」，根本不懂什麼叫做「洗髮費」於是便向一位由特務長升起的軍需主任王先生請教了！「全國洗髮費，是做什麼用的」王先生朝吾笑笑，更從一百三十度的老花眼鏡中突出了一雙奇異的目光回答吾說：

「洗髮費嗎？老劉：你不懂了，當砲兵的所有以痛快者耶；也就是這點，洗髮費就是給官長們洗浴擦背用的……哈哈」

尾聲更含蓄一些當吾阿木林的樣子，吾當時也不敢肯定，洗髮費是給官長洗浴擦背的，不久便在另一個同事口中，知道洗髮費是指洗拭槍械通信器材，觀測器材測量器材

用的，擦是指擦砲的，可是事實上這一筆費領了下來，各單位的主管官，往往留了一半自己用的，爲了惠及大眾，於是便來上一次或兩次的請客洗浴，把這一筆洗滌費，無形中便成了官長們的洗浴擦背費了，飽經砲兵世故的王主任，告訴我的話倒也未必是完全笑話吧？

砲兵部隊除了經常費臨時費辦公費外，比步兵部隊所多的計有戰務費，全團約有一萬幾千元，規定是作戰所用的，但在事實上往往這筆費領了下來是給團營連長大家分肥的，還有馬乾，冊子上是稱之(乾糧費)一匹馬乾在那個時候，規定十二元二角，就是十二元乾，(馬乾的食料)二角錢糧(包刮醫藥編束蹄鐵)後來聽說乾糧劃分開來具領了，因爲醫藥費應歸獸醫主任領的，其中無非也有些油水，蹄鐵編束是蹄鐵鐵裝理所領的，全團依照編制規定有馬八百匹，然而實際上往往不滿六百匹，這一筆「馬乾」數目可真不小，萬一上面要派員來點驗的話，那末：方法真多，隨時「拉馬」「牽騾」向其他部隊去借來，好得「馬騾」畢竟是畜類，不會像士兵點名發餉錢的叫一聲姓名，答一個「有」還要向前走上三步的，同時各部隊多是一樣的彼此心照不宣的，至於點驗委員吧？那也是個中老手，三致出身，明知有弊，也裝做不見不聞，只要在形式上得過就行啦，何況一桌豐盛的筵席，再加上什麼送些土產哩，特產哩等，一類東西也可以樂得賣個人情，究歸空架子的委員敵不過握實權

二年。中原舉義。傳檄皆下。河山昭蘇。非上智何以洞燭。非神勇何以倡衆。厥功無耦。來者難誣。其後共和既建。先生來止上京。偶經是橋。俯瞰流波。澄碧如昨。感嘆靈之易逝。慨陳迹之弗留。臨風賦詩。歸示賓客。其辭吾不得記。其意則周伯仁新亭涕淚之餘也。今距庚戌才三十年。災難浩至。生民丘墟。先生不憚癡語。與海內仁人志士。共挽垂亡之局。其事誠艱。其心彌苦。人苟良心未死者。莫不授齒於社會。而自爲之牛馬。此先生昔日與人書中語也。勉誌斯言。足闡衆中。江裁兩世相親。於先生志慮事功。窺之獨深。記之特備。(拙輯有汪先生文譜。學案。年譜。庚戌變難實錄。乙亥遇險記。復國行實錄等書。)意者營遠之志。有相應之聲。然明之心。有握手之歡。是以託於小知。未敢多讓云爾。湘潭齊丈白石平李丈雨林。雅懷丹青。爰乞繪銀鏡橋話往圖。徧徵題詠。爲北燕革命史留一故實。覽斯圖者。其亦頌壯猷珍藝述也乎。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東莞張江裁記於秣陵行館。

的團長的，是否再來帶些其他東西，那就不敢說說了，再有汽油，因爲一個砲兵團在戰時還有兵站派出所的編制，有卡車八輛，小車四輛，每輛每月可領汽油六十加侖，這種車輛的設置，原爲運動迅速增加戰鬥力而設的，結果，往往是一半充任了官長們的代步，能够節省一點的主管官，不客氣還把省下來的汽油轉售他人，於是又多一筆進賬，這也是極普遍的事，還有一筆砲仗費，數目也不少，砲仗作戰全靠運動，在公路上及大道上，它的運動果然可以依靠汽車拖的，後來轉到了崎嶇的山道上作戰，那末，汽車是開不上去的，同時，砲兵又要時常變換陣地，於是增加了一批砲仗，砲仗的來源是各縣的壯丁，壯丁的待遇由「軍政部」規定每名十二元，吃公家的軍米，每一門砲需砲仗六十

觀了，後來營團長看了眼紅，便改換方法，砲仗由團營長去領，分派出發作戰之部隊應用，砲仗發餉由團營部派員點名，因此發生了上下不和的事情，後來又改變成立砲仗中隊，由一個戰區的兵站總監部主持其事，結果，無形中一輩砲仗中隊長又發起財來了，如此換湯不換藥的延長下去，還不是苦了一輩小百姓以及連當兵資格都不夠的砲仗。

上海的戰事終於發生了，最初各砲兵團可以說全十分努力，後來爲了指揮聯絡，協同上的等等不妥協，和步兵方面實打了不少公說公好，婆說婆好的官司，後來節節「轉進」，其中發生了多少值得我人痛哭的事，我也不忍得再寫下去了。

吾們的砲兵××團，好像記得是在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月初，由上海撤退，經過白鶴江大橋時適逢轟炸，犧牲官兵馬騾器材不少，到了崑山又遇轟炸，從蘇州，無錫，轉宜興，溧陽，句容，湯山而南京，變成官兵失散，各走各路，有的走旱道，有的跑水路，有的也不知去向，一直到了江西南昌，才慢慢的集中起來，又開到江西弋陽去作戰，在弋陽一個多月，又開到杭州去作戰，旁的沒有戰，只有一頂全國人民汗血造成的錢塘江大鐵橋是吾們砲××團和工兵團唯一的豐功偉績，給我們的火藥彈一個四肢不全。

從杭州開到富陽留了一營，又開到浙江的關嶺，在關嶺那可舒服，有名聞全球的金華火腿吃(金華火腿關嶺出)這是浙東人所共知

的，有關的船娘可玩，關裕的船娘是出名的海陸軍，白天在船上，晚上在岸上，細皮白肉，遠非蘇州姑娘的妖形怪狀可比，就是言語不十分懂，但，也有不少機會說杭州話的，有美味的聚豐園，有設備極講究的浴室，有漂亮姑娘招待的茶園可以消遣，聽清唱，一羣為國言勞的丘八們，到了這個時候，那實在太舒適了，自從上海作戰到關裕，沿路不知吃了多少苦，這種舒適，的確也是需要的一個調劑，否則許許多多的鈔票又往那裡送去呢？

在關裕整訓時間，旅長史文柱特別抽空從山東來觀察，帶來的委員有十餘人之多，原因當然爲了吾們的團長不是他的嫡系，這一次的觀察多少含些副作用的，吾們的團長心裡也疑明白，於是忙壞了各處，趕緊把各種冊籍造起來，那時候關裕除了一個團部之外，祇有一個通信連，及第三營的第八九兩連，其餘的部隊，第一營配屬四川部隊「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遠在皖南的青陽，第二營配屬在浙江義烏「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第三營的第七連則配屬在江蘇，宜興，溧陽一帶，歸野戰軍總指揮「江北二亭冷欣」指揮。（三戰區有兩個江北亭，一個就是顧祝同，一個冷欣）一時之間要等各部除把冊籍送來，事實上決來不及的，於是團部一手包辦，在史旅長到達之前一天，已全部裝訂完畢，裝訂得十分齊整，外表也極美觀。那裡知道砸了史旅長一個大大的釘子，真是有點意想不到。

史旅長到連後，團部副官特在關裕最有名的柳花花園設立旅長的行宮，佈置也相當的美觀，可是史旅長不要，一到關裕連一頓飯也不吃馬上跑到八九兩連去訓話，把個團長氣得一佛升天，在訓話的時候，偏偏冊籍上的公差勤務出差官兵太多了一點，有的聽說旅長很兇，臨時到的人，而冊籍上沒有，就此拿到錯處，借題發揮，把團部的人事副官書記等等大發脾氣，罵了一個痛快，晚上團長設宴歡迎旅長，旅長又托故不到，派參謀長代表，團長自然又不高興，到了翌日清早五時，旅長突然下了手諭，立刻集中全團官兵（實際只好說駐在關裕的部隊）在火車站附近當了不少的老百姓，老實不客氣的把團長罵得不亦樂乎？又說人員不符，一定想吃空贖，騾馬不符想吃馬乾，怎長怎短的足足訓了三個小時，弄得團長難以下臺，團長也老實不客氣的等旅長下了演講的地位，自己也上去大大的發一次牢騷，非但不承認自己的過失，同時更痛詆中國砲兵界的派別關係，在又硬又軟之下，也使旅長弄得痛不癢，說不出的難過。

到了明天，旅長要往各處去視察，團長也毫不客氣的託病請假，派中校團附代表，好得中校團附是旅長的親信人，於是旅長對團長的不滿，更加深了不少，一路上團附又加上些小言，旅長對團長的印象更壞，一方面去視察，一方面挑撥，史旅長也沒有把全部官兵視察完畢，也沒有折回關裕，便還到廣西全州旅部去了，到了旅部更發表了一篇嚴

察經過，把砲××團，批評得連一個小錢都不值，更有許多話，便是平常團長時常在團附面前發的牢騷話，只有團附個人知道，現在連旅長也知道，這顯然是團附爲了討好旅長而搬的口舌，這樣一來，那還了得，團長自然更火冒了，於是在某一天的晚上突然把中校團附監禁起來，攔了十條罪狀，向各處高級機關呈報，預備把團附槍決，這一個禍可鬧得不小，鬧得上面東也派員調查，西也調查，結果，團長畢竟敵不過旅長，突然先由「軍政部長何應欽」的電令恢復谷團附的自由，控告的各點已由該管旅長秉公查辦，不到三天，旅長突然又帶了特務連率了「聖旨」下來，把團長撤差，繼任者，就是剛剛恢復自由的谷團附，這不是一件極明顯的派別鬭爭嗎？

可是這一位團長也很聰明，曉得「何部長」的電令不准，便有變化，馬上帶些現款，也不等撤差「聖旨」到達，便不客氣的先走了，等到旅長到了也無從辦理移交，只好馬馬虎虎的接事，訓話，開會，了結此案。吾繼續交運，新團長非但不以爲吾是團長的私人對吾如何，實際上吾的確也沒有做誰的私人的資格，但，吾很灰心，便請長假，那裡知道未蒙照准，同時更慰留吾繼續服務，吾自從經過這一次做戲兼看戲的角兒以後，對中國的「官場」十分的懷疑，更謹慎吾們年青人的處世，爲了僅僅維持生活而參加這種集團，實在有些心寒，現在想起來，自己也有些好笑，照這種樣子的「長期抗戰」下去，中國除了滅亡——自己來滅亡自己——之外還有什麼路好走呢？只有一條——和平反共建國。

本刊第八卷精裝合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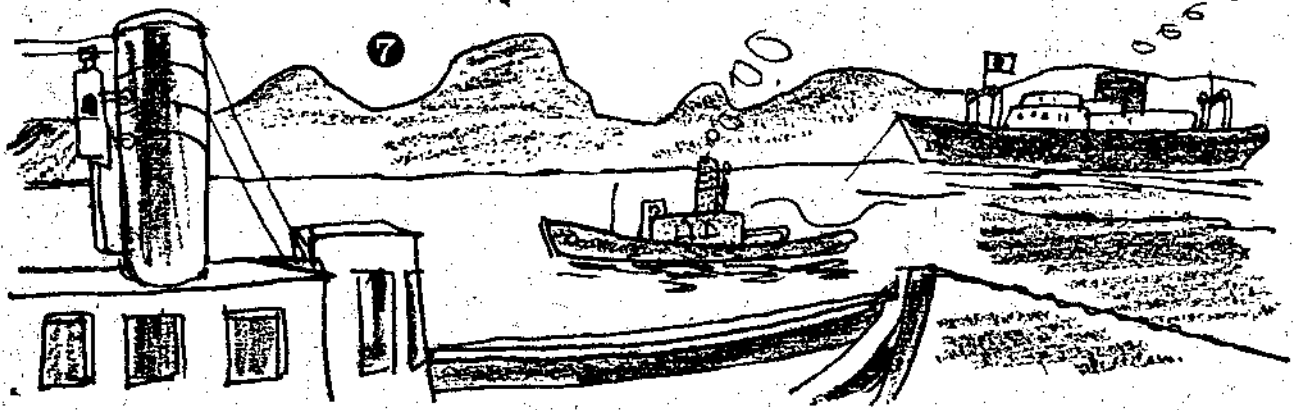
本刊第八卷合訂本，現裝訂中不日即可出版，部數無多，限於分配直接回大阪本社訂購者。又，本刊第七卷尚存無多，希早訂購。

定價一圓四十錢

郵費在外——中國，滿洲，朝鮮，南洋各地六十錢，日本內地，台灣二十錢。

我與日本

楊鴻烈



七·穿衣服成了問題

我們到東京後住房子的困難與麻煩，在前面已經說過算是解除的了，但別的事情的問題還是很多，衣和食不過是比較的重要急切一些，所以應該先提出來說。記得在明朝初年日本的使臣嚙哩哈爾見中國皇帝曾吟詩一首道：「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這樣看起來，日本人還穿戴着唐朝式樣的衣冠，那麼我們中國人去了豈不太方便嗎？事實却大大的不然，假若你到了日本還照舊穿袍子和馬褂，或則你是個女性的話，穿上旗袍，困處斗室，還不得事，一出大門，便有許多男女小孩追隨左右，寸步不離的信口亂罵着：「馬鹿的（即愚蠢的）支那人！」「支那搶各種（譯音Chango）據說是日本在甲午戰爭時才創製出以詬罵中國人的名詞，所以大有仇敵的意味。」即平常彬彬有禮的人民祇要看見你這樣的裝束打扮，他們臉上當時也就流露出一副鄙棄的神情，就是一向非常自尊而儀表也極莊重的海陸軍人，只要在街市或車站等公眾場所，有你這一個穿着華服的人出現，他的炯炯的兩眼，就對你表示一些厭惡之意——尤其是身穿旗袍，脚登高跟鞋的時髦姑娘們，更感覺種種的不便利，原來日本從明治四年（同治十年）政府頒行過「散髮脫刀」的命令，朝野上下都以改穿西裝為原則，所以「衣冠唐制度」的國家已搖身一變，成為東亞的「洋人」了，怎麼還看起你這個老腐敗的中國？記得周作人氏追憶清朝末年他去日本留學時候的光景說：「我那時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義必含有復古思想在裏邊，我們反對清朝，覺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況更早的東西？爲了這個理由，我們覺得和服（即日本服）也很可以穿，若袍子馬褂在民國以前都作胡服看待，在東京穿這種衣服即是奴隸的表示，弘文書院照片裏（裏邊也有黃軫胡衍鴻）前排靠邊有楊哲子的袍子馬褂在焉，這在當時大家是很爲駭然的，我們不喜歡被稱爲清國留學生，寄信時必寫支那因爲認定摩訶脂那，至那以至支那皆是印度對中國的美稱，又佛爾雅入釋本第十二云：「桃曰至那那，漢時來也」。覺得很有意思，因此對於支那的名稱一點都沒有反感，至於現時那可憐的三上老頭子要替中國正名曰「支那」這是着了法西斯的悶香，神識昏迷了，是另外一件笑話。」按世界上過度蔑視所謂「馬褂」「長衫」「旗袍」的不只日本人爲然，歐美又何嘗不是如此？那位在咸豐同治年間號稱離奇好遊的王鶴氏在

最初到了英國因穿着支那服就被人誤猜爲是中國的「小姐」「太太」，他所作的漫遊隨錄有如下的一段記載：

「西人率短襦窄袖，余獨以博帶寬袍行於市，英國北境寓所未睹華人者，輒指目之曰：「此戴尼禮地也」或曰：「否！詹五威乎耳」呼中國曰「戴尼」，其曰「禮地」者華言「婦人」也；其曰「威乎」者，華言「妻」也，時詹五（按爲安儼人，身絕長，爲英倫俠去，供人觀覽）未去，故有是說。噫嘻！余本一雄奇男子，今託足異邦，甘爲雌服，聽此童言，詎非終身之讖語哉？」

這種可笑的，弄得「陰陽顛倒」「撲朔迷離」的錯誤，幸虧在僅隔「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的鄰邦日本，還不會發現過，惟我們不能佩服在光緒初年清廷所派遣駐劄歐美日本各國的那些出使大臣和參贊隨員們竟不怕西人的侮辱，穿着西人所謂爲「女性的衣服」出洋，他們在表面上是享受着國際公法上的「治外法權」，在事實上却是「一肚子兩肋巴」的污氣，試看劉錫鴻的英報日記有說：「隨員張斯柏之跟役入市採買，路遇木士醉人以路戲擊其頭頓落帽」。崔國因出使美日記也有說：「紐約華人竟不能徒步出門，出門即必有環而噪者，甚至拋擲，故紐約領事署人員皆深居簡出」。說也奇怪，直到近年，在交通利器已逐漸改良，且時時有新發明的進步極爲神速的期間，那號稱「世界樂園」「實至如歸」的瑞士國還有一樁令人不可思議的事件，如宋春勳氏所不勝憤懣的敘述他在目內瓦的遭遇說：「瑞士的狗，本來不多，所以村犬亂吠，倒也能了，可是接濟便來了四五個小孩子，那群小孩，越聚越多，起初遠遠地站着，指手畫腳，有時扮一個鬼臉，口裏不住的喊道：「你們快來看中國人！」一頭喊一頭便跟在後邊走，唱道：「請！請！請！中國人到東京……」（據說是法兵在安南唱的行軍歌）。最近第十五期論語載有倫敦竹枝詞：

「一隊兒童拍手嬉，高呼「請請萊尼斯」，童語自古皆天意，要「請」天兵靖島夷！」（原註：英人呼中國人曰「萊尼斯」凡中國人上街，遇一群小兒，必皆拍掌高唱曰：「請請萊尼斯」不知其何謂也。）

倫敦竹枝詞是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出版的，作者亦有同樣的經驗和感慨，可以證明我道不孤了。……我當時穿的是西裝，回想中國人拖着辮子時候，當然更容易惹人注目，更爲難堪，可是辮子去了，中國人却依舊是中國人，在歐洲各國，外國人見了我們，總當作動物院中的猩猩獅獅和

南非洲馬一般的看待，這究竟是什麼緣故？有的說，中國人穿了西裝，沐猴而冠，太不自然了，所以……有的以為，中國人向日本人一樣，身材矮小，臉色蒼黃，滿臉的病容，所以容易使人注意。我却以為最大的原因，是中國人和西洋人面部五官的位置，太相懸殊了。記得我有一位姑母，那老太太向來不大出門，有一天，我忽然問她對於西洋婦人的容貌，有何批評？她說：「外國人麼？他們的面孔，沒有一個不像一只叭兒狗。西洋人陰謀平顯，黃鸞碧眼，中國人呢？顴角平削，鼻子是又低又塌，兩頰突出，唇高於鼻，現在美國姑置不論，我們中國人的五官位置，和歐洲人平日所習見的，相差太遠，有時竟背道而馳，如何不惹人注目呢？況且中國人創歐洲式的，比較到美觀去的少，少見多怪，事理之常，尤其是小孩，好奇心更重，他們斷不肯輕易放過我們，在日本就弄有很少數的人羞與華人為伍，既否認和華人同屬一族，甚且更進一步主張日本民族與蒙古種亦無關係，但這些都不過是在某一時期為某種國際政治上的方便纔出此，「運心之論」事實上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是一樣的是顴角平削，鼻子又低又塌，身材矮小，臉色蒼黃的，中國旅日的人，不論是男是女，只要穿上「西服」或「和服」便可冒充一下東洋人，隨便到了什麼地方，絕對不會有人注意，但要強迫中國人易服，實在有許多最容易感覺不方便的處——尤其是在女性方面，伍廷芳博士曾痛論「西服」的種種缺點，與所謂「支那服」的不可一筆抹殺的優點，他說：

「……人類之有衣服也果何居乎？以余思之，避寒禦寒為第一義，求安適為第二義，合儀式為第三義，形式美觀為第四義，今歐美人之服式，其果合於以上諸義耶？第一，以氣候言，美國女子之服，為能避寒氣嗎？受寒而致疾者，日不知其凡幾？因亦有致疑其衣服之不良者。全身所披，厚薄不均，時俗所尚，上部恆若裸體，即有所服，其薄已甚，微風乍起，或天氣驟更，苟非體質健全，足抵禦外界之危險者，鮮有不足以缺乏衣服之故，而感冒寒疾，是非特不保護，且重足傷害其身體焉。下所引倫敦太晤士報之刊載，實足為女界之警鐘：「勃蘭特特之暴風，其結果乃致一女郎暴死，女郎名馬利倍雷為某電機師之女，年十六歲，肄業於漢派中學，當暴風起時，適在校外場上，狂飈捲地吹衣作傘形，因驟入空際，離地約二十尺，始行下墜，受傷甚重，半小時後，即行斃命云。設此不幸女子，而服中國衣者，可決其免此危險而不致虛糜其生命於無益也。」

也。由第二義言之，服時行之衣者，又未見其能安適也，普通婦女所御不合理之服，姑不置論，即以束腰之腰圍言之，束縛腰肢，氣逼不舒，寧特去安適之義甚遠，且至不便，簡言之，實不殊為永久之桎梏，而戕害身體之健康，大減，故荷腰圍及束縛腰肢之具除，則美國婦女死亡之率，必可世之醫學家，當不以斯言為河漢斯言，且余嘗聞跳舞室中，有因束腰過緊而致孕婦於死亡者，是則尤其束腰直接之害矣，以言第三義，歐美之時服又未能雅合乎儀式也。「此言美國實已含歐洲各國，蓋歐美固同式也。」此或係於教育之故，若自東方人觀之，則女子衣服，以寬為上，庶幾形狀不致高聳可異。……以言第四義，衣服為美觀要以無害為主，不獨求服之者，已身之無害，必亦求無害於他人，然由下引日報之文觀之，則歐美之服式又未必然也，五月初七倫敦日報云：昨日浙歐埃省某股票商之女，因帽針穿入鼻管，傳染血毒而亡。……夫戴項圈，佩寶石，珠飾滿頭，綢帶絡髮，此誠足為適觀之美飾若長裙曳地，則美於何有？然歐美婦女，別有見解，其美觀之觀念，恆若以裙之長短為比者，跳舞宴會之時，欲不觸及婦女之長裙，蓋大屬難事，若衣禮服時，尤須以二侍者夾持衣裙，此誠為東方人所大惑不解者也。……吾國留美女學生某，當其在美國時，亦易美服，迨一回國，即衣本國之衣，其評論西方之文明曰：「吾人服中國之衣，並非謬守陳見，以中國衣服與歐西各國較，於理自有較勝之點，譬如吾國女子所服之襖，開其一邊，肢體骨可自由行動，毫無束縛之病，較之巴黎時行之裙，其安適便利，自不可同日語，故設歐西服式而有便於吾人者，吾人亦不難舍己之短，以從人之長也。……女子之服，固如此矣，而男子之服，亦不能較高於婦女，式樣狹小，緊縛身體，使服之者受過分之熱氣，暑熱之症，大率因之而起。……由余之經驗言之，當余初至英學法律時，亦因英國友人之敦促乘車服而易西裝，然未幾即覺其不便，冬日過薄而不暖，夏日過緊而太熱，所穿革履，困余尤甚，足指駢而跣生，迨至回國，易余故服，跣指盡去，寒疾亦不作，余非謂中國服制完全無缺，特以余之見，較之美國時行之式，不獨安適，且更美觀，即於世界各國衣服中，亦當首屈一指，若有疑余言者，苟一試服，當信余言之非謬也。……」

又說：「文明之人，無不有衣服者，故言文化，不可不及衣服，然

余於前章已專論之，故此僅引英人尼古拉斯夫人之說以實之，尼古拉斯夫人評男子之服為不美觀，而其精神之所在，則專注於女子之衣。……然西方男子之服，其弊病又不距於女子之衣也，領高且硬，衣狹而小，終年束縛，不問寒暑，其不安適為何如？四季之衣，幾為一律，寒溫帶所行之式，在東方酷熱之暑時，亦不知變，斯誠大可異也，暑時所服薄衣，余實未見其有大變易處，寒暑表溫度在八十至九十度間時，余見其所服之衣為縐衫一，背心一，外單一，外單之厚，雖不如冬季所服，然仍為羊絨等不合宜之物質，無論熱度如何，市衢行人，鮮有不衣外單者？此所以中暑猝亡等事，時有所聞，而在中國則幾乎並無病名而不知也。……中國工人操作烈日下因中暑熱者雖聞有之，然亦甚少。中國衣服隨天時而變，自重裘以至單葛，嚴冬之際，有重裘棉衣，入春則易輕裝薄棉，至夏季則有絳葛絲羅之屬，以時之寒暖，而迭相更易，式制亦因時而變。……歐美各國每年因衣服不適而致疾病以至死亡者為數必甚巨，醫生於病狀上，斷不敢謂死者之病，乃造因於衣服之不宜也。二十世紀為強權之世界，強權即公理，世人亦已盡知之，即於服制上，其現狀亦如此也，以公正不偏之眼觀之，男子之衣詭譎，而女子之衣拙陋，然以歐美各國同此衣，強權展其勢力，東方人民因有舍其國服而習歐美之陋習者，設歐美之制，即不能較勝而可同於吾之古制，則其改之也，猶曰為一軌故，今利害相反，彰彰若此，而猶盲從，此何故嗎？抑世界何故必取此卑下之制為共同之式嗎？吾國人又何所取而必自消其優美之國服嗎？在留學生之返自歐美者，一履國土，即易本服蓋荷仍西服，國人且習為半夷鬼也，自一千九百十一年共和肇建以來，此風頓變，陋觀之西裝，不以為可鄙，而以為時尚，不獨通商大埠，外人居留之所，奉為時行，即內地邑，始終未見異服者，亦靡然有從風之勢。……」

自多年以來即被外人輕視侮蔑的「支那服」，經伍氏一加闡揚，其真正的價值，當為一般人所承認。我們非常痛恨在歐美日本各國現在還有很多以穿服青布長衫，大呢馬褂的照像，圖畫，模型等等方法來侮辱中國的人，所以我們在本國尚未恢復「平等地位」以前出洋遊歷或留學，不論到所謂西洋的歐美或東洋的日本，暫時都以穿著「西裝」比較適宜一點，即伍氏的主張也並非趨於極端的守舊者，如說：

「……余意外人員出使異國，及遊歷外國之人，為免惹外人注目及歸於一律故，可易西裝；內國人民其有願為此鄙陋之變更者，亦任其自由，惟不能強迫不願於冬季受寒夏季中暑之人，使遵之為國服。……中國衣服之較勝於泰西文明各國也，為舉世所皆知，其晚近服制之改革，亦為多數久居中國之西方人所深惜，下文所列，為旅華某西人所著，載諸上海日報者，實足表示一般西人對於此問題之公意：「中國近時時大改革中，服制亦為其一，毅然棄其寬博之國服，而採用西式，實足引起全世界之歡呼，街談巷議，愈云中國真文明矣，各國人民亦莫不佩服少年中國之毅力，謂以欲列文明世界故，不惜採用吾不安適不美觀不衛生之服制……中國服制將來當與高加索人同式，然余則甚為中國人惜，服寬博之古制，何等安適美觀，堂堂合度，而忍遽令絕跡，且以余觀之，中國之所重於改革者，要不在服制一端也。」……」

這些話說的都很對，所以我們中國人當敬告全世界各國家——尤其是日本——所謂「支那服」並非即是腐敗，文弱，貧窮，污穢的家徵代表物，其自身的優點，實有非「西裝」與「和服」所能趕得上的。在此事未得歐美日本普遍承認以前，我們出洋遊歷或留學，自以穿著「西裝」較為方便，說起在日本穿西裝，根本就沒有什麼困難，隨便在什麼城市鄉村都看得見「洋服店」或其他家定做洋服的商標廣告，尤其是規模較大一點的百貨公司，已經做好各色各樣的西服，真是「堆積如山」，而「高帽長套」的大禮服與「白衫燕尾」的交際服在中流以上的人家都應有盡有，甚至極普通的小商人們在舉行結婚儀式的時節也略備一二套，所以每逢新春拜年的期間，滿街往來的那些穿禮服的人，不能不令人感想到日本人做西洋的普通禮服。據多數人的意見，日本做洋服的裁縫的技術，尚不及中國人，所以東京最繁華的銀座與及橫濱的山下町等處都聚集不少的專以洋服謀生的華僑，他們不惟包辦本國人的生意，且已取得東亞大戰爭發生以前歐美人信用，他們做的衣服不惟在樣式方面要比日本技師做的好看，其材料的採用又以道地的英國輸入的呢絨為主，這樣在實施「保護關稅政策」的日本，其代價自然非常昂貴，我們這般自費遊歷或留學的人，時時在打算盤，節儉得一文是一文，這樣就只有去百貨公司買已經做好的西裝來穿，但日本人的體格與中國的南方人還有些相似，若北方大塊頭要買一套現成的合身的西服，便有「踏破鐵鞋

無覓處」的苦悶了，至於女性們的洋服，問題更多，且不講究什麼「晨服」「晚服」「面會服」和那些什麼「乘馬」「登山」「遊海」「行獵」的「運動服」即花幾十圓買了一套普通的洋服穿上，而帽子的顏色樣式樣樣成問題手套高跟鞋也都得「備辦齊全」以肢體比較瘦削，兩足又有纏裹的痕跡的中國女子穿著普通一般都是壯健粗肥的日本女子的洋服，當然不免有難離難棄的毛病，何況戴帽脫帽另有種種的麻煩，因此之故，中國旅日的女同胞們，雖萬不得已而穿上一些「不倫不類」，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究竟是歸入那一種的西服，但大多數都不喜歡戴一頂「翻新出奇」「飄洒出塵」的帽子，所以在日本的公共場所，若看見有穿洋服而不戴帽子的太太小姐，十有八九一定是我們本國的諸姊妹，這與日本要學「時髦」的大姑娘們，雖穿上西裝而與高跟鞋壓根兒就沒有緣法，只見見她們在公園裏的大路上走得很苦悶的時候，就脫下高跟鞋在路旁站着休息一樣的令人好笑，任廷芳氏曾說：「中國婦女亦如日本然，無傾向新服之意，此足表其普通知識，有優越男子之處，願余亦嘗見有三三愚蠢無知之少女，改作西方婦人服裝者。」但旅日的中國人，若不改穿西裝，則一出大門就「遭人白眼」，少數的頑童們又在大聲的喊着「馬鹿的支那人」「支那搶各羅」，若穿上洋服，麻煩固不用說，而因「經濟」及「知識」與「習慣」的關係，常常弄得「不東不西」，「非龍非馬」，真是件討厭的事啊！「西裝」既不很便當，「和服」又怎麼樣呢？所謂「和服」大抵是根據中國而逐漸有所變革成為今日中國人都知道的那種「圍領大袴」與和尚的衣服有些相像的衣服；女子的服裝也和男子們同一式樣，不過腰裏夾着一條尺來寬的長帶，在背上打成一個大結。惟在事實上「和服」並不如如此的簡單，張伯倫氏 Basil Hall Chamberlain 就說過要對日本種種的服制一一都加以精細的敘述，那就得要有精巧的圖畫來幫助，這樣就可以成為老然的一大鉅冊，日本某作家也曾很傲然自誇的說，英國人民平均只有四五套衣服，美國人民稍為多一點，也僅有五六十套，惟日本人民却有十多套，可算是世界上最講究穿戴的民族。不錯！日本人「愛美成性」衣服

的綺麗漂亮，是非文字語言所能形容的，尤其如新娘子（日語謂之為花嫁娘）與未嫁的大姑娘們每當大地回春，櫻花遍野的時候，看見她們穿紅眉綠絲結遊行，簡直是些蝴蝶小

鳥，令人目眩神搖。但「和服」雖好，實用上却有種種的缺點，冬季禦寒的力量，且不及西裝，更不能和支那式的「重裝棉衣」相比擬，夏季酷暑的時候，「和服」自比「西裝」來得輕鬆，但無論何時都得要束上那根很長的腰帶，就不免「熱不可耐」使人想起此時若在國內披上一件絨毛絲綢的衣服，真是舒服自在像「羲皇上人」一樣此外如日本人兩足所穿的「足袋」，即是一種其深纏止於腳踝的「短統襪子」，不過因「大腳指頭」須插入「木屐」的絲繩帶子的關係，所以和其餘四個腳指頭分開，據日本某「足袋收藏專家」所說，日本人的兩隻大腳的自然發展，在世界上可穩坐頭一把交椅，我們旅日幾年，試穿的結果，在冷天時却很溫暖，惟當體溫因「烤火」或「飲食」的關係而增加得很快，足趾間就發生汗液，一兩天不加洗滌，即有臭氣，若向來就需得有很頑固的濕疹癬行，因四個腳指頭緊壓磨擦的緣故，就一發而不可收拾，幾乎獲得要命！雖有如「阿墨羅」「妙特靈」等等那樣的皮膚聖藥，也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至於那和「足袋」不能相離的木屐，即南史虞玩之傳所說「履着三十年，要斷以芒接之」的「屐」，也即是和古樂府「黃桑屐展滿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完全是一樣的東西，惟現在的日本人都叫做「下駄」，拖清走了起來，不免有些聲響，所以日本的公共機關如衙門學校等雖然都是西式的建築，但也強迫穿著「下駄」的人在大門口即須換穿拖鞋，以免吵得別人「耳根不靈」又在「下駄」頭上的那根絲繩帶子不論拴繫得多麼結實，但日子一多，就不免在中途有脫斷的麻煩，那時真是「進退失據」，「寸步難移」大有「行不得也哥哥」的苦況，總而言之，穿慣了「支那服」的中國人對於「和服」所感覺的不方便遠在為任廷芳氏所攻擊的「西裝」之上，尤其是女性方面，如果打算購置一套像個樣子的「和服」，最少也得要四五十圓，何況還有那些以鐵甲珊瑚製成的簪飾等也非買不可，這樣一來，一個華婦要從頭到腳弄得活像一個「假東洋婆」，其代價至少要在二百圓以上，花了這麼多的錢，走起路來，衣裾還是包圍得很緊，使步行不能自由痛快，完全缺乏翩翩的佳趣（男性的和服也是如此），這豈不是「自尋苦吃」？所以這個問題我想總得耐到中日兩國真是澈底的瞭解觀察纔能解決。

野的時候，看見她們穿紅眉綠絲結遊行，簡直是些蝴蝶小

本刊創刊四週年紀念大徵文

一、十年後的大東亞

二、和平文化的指標

論文

字數：兩題均各限一萬字左右。

入選：各題入選一篇。

酬金：各篇二百圓（日金）。

小說

內容：須在大東亞戰爭下新時代現實生活中取題材。

字數：一萬五千字左右。

入選：共三篇。酬金：各篇二百圓（日金）。

連續漫畫

內容：題材不限，惟須有時局性者。

樣式：四方連續，或六方連續皆可，共六大幅。

酬金：入選者各八十圓（日金）。

附：優秀作者本刊當另聘為長期特約

在大東亞戰爭下，本刊於十一月一日又要迎到四週年紀念了。本刊從創刊以來，不少次的盡力，亦曾推動過大陸上的文化界。這次，為紀念本刊的四週年，我們又加重了力量，來對大陸文化界來個衝動，想來推進，振發我們文化戰士同志們的精神，來共同努力建設，開拓。這次徵文，希望東亞各地的文化人們都大膽地，抱着新時代的意識來寫作。我們亦提出了極大額的酬金，來期待於寫作難，發表難，稿費難這些呼聲中的新進作家們。

應徵規則

- 一、文稿須繕寫清楚，並需加標點符號。
- 一、文稿用紙，限方格原稿紙。
- 一、稿後須註明真實姓名，年齡，性別，職業，及詳細通訊處。發表時，欲用筆名者聽便。
- 一、應徵之稿，概不退還。
- 一、截止日：九月五日（以郵戳為準）。
- 一、發表：十一月一日本刊四週年紀念號上，發表之。
- 一、稿寄日本大阪市大阪每日新聞社華文「大阪每日」編輯處
- 函外請註明「應徵稿件」四字。

注意：本次大徵文論文及小說創作，均聘請社外評選委員評選之。其評選委員，目下正交涉聘請中。決定後即發表。

華文
大阪每日
編輯處

從水雲陡崖的下日軍(熱田島・亞圖亞島)陸軍省提供



實縱熱田島大雲原的陸軍部隊(陸軍省提供)

(供提省軍陸)(島國亞亞、島因然)飯的中食飯的了凍已吃在們士兵



(供提省軍陸)險部軍練日的練上



(供提省軍陸)護雪的槍關機的行滑原雪島因然在



(號五六五第濟可許省軍海)兵備守敵的路領之使獲捕





複雜的百種胃病

簡易的一種治療法

請看溯本追源療法妙諦

除草要除根，治病要治源，纔能徹底收到效果。治療諸種胃病也是這樣，絕對不能僅按其症狀而下藥，希圖敷衍於一時，須知胃腸本身若是強壯，絕對不會發生任何病狀，所以欲治胃腸百病，請先調警胃腸。

若素是胃腸營養良品，它能在乎生理自然療法，鞏固胃腸系統組織，活潑其機能，使病弱轉為強健，掃除一切促起胃腸病的病機，使能正常運轉其消化和吸收，使各種胃腸病都能全癒，又因若素內所含有的諸種養分綜合的結果，能賦活體內一切諸衰弱細胞，更使全身營養機能興奮而強化，患胃腸病諸君請服用吧！

包裝
每瓶一千一百粒
每瓶五百粒
每瓶二百五十粒
每瓶一百二十五粒

胃腸營養

若素

適應症

胃腸病	營養不良
未老先衰	體虛貧血
產前產後	肺結核
小兒虛弱	神經衰弱

總發售處

中國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日本 東京芝公園 株式會社若素本舖
 滿洲 奉天信濃町十七號 若素製藥株式會社



魏建新

新中國兩年來的戲劇運動

新舊

一般人都指當前的話劇，歌劇等為「新劇」，指京劇及各省的地方劇為「舊劇」，如山西省與陝西省的「秦腔」，又名「梆子戲」，河北省中部的「京梆子」，東部的「評劇」，又名「蹦蹦戲」，湖北省的「漢調」，湖南省的「湘劇」，四川省的川劇，廣東省的「粵劇」，安徽省的「徽班」，福建省的「閩劇」，浙江省的「越劇」，又名「紹興戲」，寧波的「灘簧」，江蘇省崑山的「崑曲」，蘇州的「蘇灘」，揚州的「揚州戲」，上海的「申灘」，又名「申曲」等。

「新劇」是偏重寫實的，「舊劇」是偏重象徵的，「寫實」與「象徵」的長短，在演出的效果上，大致是差不多的，因此筆者把這個長短的論爭，暫歸於「半斤」，與「八兩」的對比，來個相互抵消，繼續要說的，不是新劇與舊劇的演出技巧，而是新劇與舊劇的「內容」與「形式」。

「新劇」的長處，是在它既有好的「內容」，又有美的「形式」，「舊劇」的短處，是在只有美的「形式」，而無好的「內容」，現在筆者寫出幾件長短顯明的事實，就其是筆者寫「新中國兩年來的戲劇運動」，沒有把「舊劇」放在裡面的一個理由，如果能得到愛好「舊劇」的同志們（因為我也會唱幾種舊劇故做此稱）提出來一些不同的意見來，這不但使筆者所寫分歡迎的，相信這也是好多愛好戲劇者所歡迎的。

舉一個

「雷雨」，這個劇本是曹禺先生成功作品之一，數年來它的風行力量，幾乎成了全中國婦孺皆知的事實，為甚麼它會這樣呢？筆者認為這個原因很簡單，就是「雷雨」故事的「內容」與「形式」，都是現實的，它經過了編導演的臺上配合，已經與臺下的看者，結成了四合一的共鳴，我們分析一下劇作者筆下的幾個人物吧：裡邊有代表活力階的青年礦工魯大海，有代表正義階的少年周冲，有代表行屍層的少爺周萍，有代表走肉層不知廉恥的魯貴，有代表保守層老而不死的周僕園，在女的方面，有代表宿命論者層的老婦魯侍萍，有代表有氣無力層的人周繁漪，有代表羔羊層的少女魯四鳳，由這八個不同個性的五男三女，交織而組成的「雷雨」故事，它雖然不能代表中國現社會的全面，但至少劇作者已經抓住一部份中心。

在「形式」方面，去年可用去年的服裝與背景（道具除外）今年可用今年的服裝與背景，自然明年也是一樣，在中國社會沒有完全改造以前，它的現實性是永久繼續存在的，至於它給予每個觀衆的反映，雖然臺下人的現實環境，同臺上的劇中人不能完全一樣，但是每個入隨時隨地所看到的，所感到的，這在每個人腦心的深處，必然會激起人類的同情心與不平氣，這個鐵般的事實，凡是看過「雷雨」的，大概誰也不能否認的吧？

再來一個

中國戲劇先進者歐陽予倩先生，他感到中國舊劇內容的不合時代，如是他想把這已經落伍的東西京劇，從新的改良一下，即所謂「舊瓶裝新酒」的主張，如是他老先生一方面改編劇本與改變臺上地位，一方面又物色適合改良條件的演員，經過一再的努力，終於達到了「有志者事必成」的目的。

經過歐陽先生改編過的京劇本，據筆者所知，一共計有二個，一個是以老生為中心人物的「打漁殺家」，又名「鬚項珠」，經改名為「漁夫恨」，一個是以花旦為中心人物的「正堂春」，經改名為「新玉堂春」。

「漁夫恨」的故事內容是這樣的，一個以打魚為生的老頭兒蕭恩，爲了受不了丁府的無情壓榨，最後這位蕭老英雄，就來一個「殺了他的全家大小，方消我這心頭的恨」，（這是演劇里面的兩句說白）的實驗，就算是這個「漁夫恨」的結局。

「新玉堂春」的故事內容，那就更不對了，筆者認為這簡直是個鼓勵青年人去「嫖」的色情劇，不論從甚麼地方說起，似乎總也找不出來它應該存在的價值，並值得改良的理由，歐陽先生硬要不惜時間來改良它的原因，大概是爲了自己是唱過花旦的藝員吧！

殺他全家

有一位愛好戲劇的朋友，向筆者說：「漁夫恨」里面到底有沒有「反對封建」的現象？

敘

談論青年人去嫖的色情劇「新玉堂春」，經過改良後，「內容」是大致依舊，而「形式」却成了外面紅而裏面白的大紅葡萄了！最近筆者在南京親眼看見，金素琴小姐主演改良過的「新玉堂春」，在大小道具及演員改變部位上，的確比以前沒有改良的好看得多，但在演員的大小動作上，便隨處都露出來絕對不調和的現象。

「反對封建不是光掉一個人去暗殺，革命更不是一個單身漢去暴動，以不合理的手段，來對付不合理的行爲，結果是只有不合理的循環存在，真的反對封建的革命行動，是應當以合理的手段，來克服不合理的現象，老蕭恩的「殺他全家」，說他是個人復仇是可以的，說他是具有革命性的反對，是不對的，而劇里邊迷信味道未除，那是更不對的。

舉個例吧，「漁夫恨」劇里的太段唱詞里，有這樣幾句話：「清晨起開柴扉鳥鳴叫過，飛過來叫過去却是爲何？這雖然比較，鳥鳴當頭叫，必定到來到」，這是京劇中小丑常說的詞，又甚麼「鳥鳴當頭叫，禍福在今朝」，還有甚麼「鳥鳴叫過叫凶事全然不曉」等鳥鳴叫過的迷信程度，在表面上看，好像比較着少輕一點，但從後半句的「却是爲何」里面，已經很明顯的露出來，他到底是「却是爲何」了！

把發瘋的擁抱，拉手，改成寫實的擁抱與拉手，在改良的觀點上，這當然是可以的，但是沒有經過改良的地方，如開門，關門的手勢，上樓下樓及進門出門的腳勢等，這樣一個劇里的動作，既有象徵，又有寫實，這種不調和的毛病，筆者認為，還不如根本不加改良的好些。

在唱方面，更弄出來出人意料之毛病，從故事演進上看，經過改良的「新玉堂春」，是把關王廟神案底下敘之舊情的一幕，改爲仍在妓院裏重溫舊好，這在劇情上，本來是很無情理的，但是金素琴到底是在唱京戲的金素琴，在她的一會審一大段唱詞里，却把歐陽先生的改良苦心，給完全推倒了。

「那一日金哥來報信，關王兩里去會一會情人，不顧航懷中抱，在神案底下敘之舊情……」以上是金素琴老板，在已經改過良「新玉堂春」的唱詞，我們從這個經過先進劇人的編導，前進劇人的演出，其結果的成績是如此，其他那些未經改良的，與硬要改良的，如甚麼三十本的封神榜，五十本濟公傳，還有甚麼機關佈景，空中飛人，真個上臺，裸女跳舞等的光怪陸離的奇態，如果有人認爲這些都是舊劇應當存在的理由，那末筆者也只有，從此閉嘴了！

二點困難

寫了半天，還沒有寫到「新中國兩年來的戲劇運動」的正題，現在似乎，應該歸正傳了，下面的二點，便是推動劇運的困難開頭：

一，有人而無物

記得在不久以前，南京將校訓練團的訓練委員梁秀才先生，他問筆者說：「你爲甚麼不寫幾本有關和運的劇本呢？現在以新國民運動爲題材，一定可以寫出來好多種有意義的劇本，說也奇怪，在國府沒有遷都以前，在上海亭子間里的作家們，他們與她們都拼命在寫沒有人要的劇本，這種「供過於求」的現象，現在却變成「求過於供」的大開劇本荒了，以上幾句話，雖是梁先生個人的意見，但筆者深信，這也是當前愛好戲劇者的共同意見，現在寫在下面，算是對已經問過我的梁先生，及準備總問的讀者們，來一個綜合答覆吧！

俗語說「士可殺而不可辱」，筆者說「士可友而不可奴」，在過去前者的說法是對的，在現在似乎後者的說法是對的，致力戲劇運動的人們，大都是文化人中間頂富於感情，與最喜歡自由的人們，如果你想同這群人們真正的精誠團結的話，那第一個條件，必須也得會幹戲劇，至少你也得懂戲劇，第二個條件，結合的方式必須是橫的朋友的，而不是縱的支配的，能如此則發展無窮，不如此則一定失敗，這是決無例外的事實。

有些無孔不入的野心家，他們與她們也想要在戲劇團里活動活動，以爲尚未展開的戲劇處女地，或可能弄到一些新的油水。他們忘記了戲劇是大家的東西，它是必須給人家看的東西，並且還是必須給多

數人看的東西，就算他們與她們，拿出來全部的「吹拍」本領，把「只會包而不會辦，光會說而不會行」的祖傳秘方，原封不動的搬到戲劇運動里來，造成最大的不幸，也不過是「能幹者暫時息影，不能者白曬一陣」而已。

最近筆者看到周佛海先生寫的一篇「苦學記」，爲了減少文字上的責任，現在抄錄一段，這算是在當前戲劇運動，推動困難的又一原因吧！周先生原文是這樣的：

「僕之屢次要我爲古今寫東西，提起作文和演講，我現在比甚麼都怕，因爲這都二三年以來，以前所期冀所談過的事，大部份沒有辦到，全面和平，遙之無期，國府強化，尙待努力，所以我決心就自己的本位，就自己的責任，一筆不帶的，一點一滴的切實工作，非萬不得已，一不作文章，二不廣播，三不發表談話，四不公開演講，因爲以前所說的話，也太多了，既然大部份沒有實現，還有甚麼意思再向大家說話，這便是我年來的心境。」

剪綵

這大概是象徵「新中國兩年來的戲劇運動」的不景氣吧？以不會說話的「啞妻」爲新中國戲劇運動的剪綵者，弄到現在連我這本來會說話的縣太爺（即啞妻劇里的丈夫）也快要變成「啞夫」了，這個戲的演出經過是這樣的：

教育部次長戴英夫先生，要我們幾個愛好戲劇的，爲中國教育建設協會，演一次話劇，劇本是由陳大

悲兒改編的「啞妻」，演員方面，計筆者扮演縣長，蔡瑾小姐扮演啞妻，李六×兄扮演律師，陳大悲兄扮演醫生，邵麟兄扮演用人，排戲地點是教育部，演出地點一次是南京的中國文化協會，一次是南京的國民大會堂，演出成績，大致還好，此爲「新中國兩年來的戲劇運動」的第一砲。

這是新中國戲劇運動的第二次公演，是宣傳部中央宣傳團第一次公演，先後演出，共有二次，一次也是在南京的國民大會堂，一次是在蘇州的大光明戲院，編劇是由筆者擔任的，導演是由雷逸民兄負責的，職員與演員方面，則完全由中央宣傳團男女團員們，分別擔任的，劇本的內容是這樣的。

流寇隊長

漫天烽火，在長江流域的下游，一個所謂「游擊區」的里面，藍衣社徒徐慶如，爲了幻想着升官發財，於是他就自吹自擂的唱起來所謂「游擊隊」的醜劇，清白的女學生呂晴，和善良的農民吳老趕，他們竟由於義憤而盲目的參加了！

土匪袁占魁，爲了想達到借混水摸大魚的目的，於是他也領着他一群打家劫舍的匪兄弟們，來參加這個既不抗又不戰的「游擊隊」里面，因爲他們有槍的緣故，居然就做了這個所謂「游擊隊」的隊長，這時候善於投機的共產黨，遇到了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當然是不能放過的，於是也派遣他們的外圍統二嫂，和劉大連，乘機混了進

來。三個不成勢力的「風馬牛」勢力，開始了相互搗鬼的鬭爭，這時候劫後餘生的老百姓，又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的地步了！

算盤人人會打，各有巧妙不同，在藍衣社徒徐慶如的腦子裏，他的自我算盤是「老蔣做太上，我即小霸王」，只要拉到活人，不愁沒有官做，什麼民族國家這在他根本就沒有想過。



「流寇隊長」之一幕
(左第一人即筆者)

在流寇隊長袁占魁的腦子裏，他的自我算盤是「私匪變官匪，偷摸變明軍」，只要自己吃飽，別人餓死活該，什麼民族，國家，這些在他就根本的沒有知道。

在共產黨外圍姚二嫂的腦子裏，她的自我算盤是「有孔都可入，無須與匪鬥」，只要達到破壞，此外管他媽的，什麼民族國家，這在她早已完全忘掉了。

一個三人三個心的集體，結局是「必定失敗」，這已經是決無例外的事情，他們在「同歸於盡」的一天，共產黨外圍便衣隊，槍傷了曹日抗戰的女學生呂晴；藍衣社徒徐慶如，槍殺了共產黨外圍劉大運，復又派人追殺姚二嫂；流寇隊長袁占魁，槍殺了莫名其妙的農民吳老趕，隨後又槍殺了徐慶如；身受重傷的呂晴，最後又槍殺了袁占魁，這是「流寇隊長」故事內容的大概。

演員方面，計筆者扮演流寇隊長，雷逸民兄扮演村長，吳琦兄扮演農民，劉志淳兄扮演徐慶如，顏深小姐扮演姚二嫂，沈茵小姐扮演呂晴，鮑志超兄扮演劉大運，謝祖遂兄扮演了效忠，穆東山與李志強二兄扮演沈不頭，餘下的兵士，農民，土匪等角色，及舞臺上的裝置，美術，燈光，化裝，效果，提示，服裝，道具，以及前臺的職員等工作，均由中央宣傳團男女團員們，分別的擔任起來。

接着「流寇隊長」第一次公演以後，計有政治訓練部主辦的建國劇團，在國民大會堂，公演二個短劇，一個是「父歸」，一個是「未

登記的同志」，宣傳部接收大民會的「遠東劇團」（現改名為新國民劇團），在國民大會堂，也演出一大話劇，劇名是「花燭之後」，是夏衍先生原著的「一年間」改編的。

「建國劇團」是爲了學生受訓期滿，舉行一次畢業試驗公演，「遠東劇團」，原以歌舞爲中心的，這次公演話劇，一半也是試驗性質，一半是客串性質，但是二個演出，都收到很好的成績，最不幸的是「建國劇團」從這一次公演後，便宣告停止，「遠東劇團」也從此沒有能够正式的再來一個。

雷雨

所謂「雷雨」空前的好，筆者這個

「空前」是指演到票價的數目，雖然這里邊多含有各方面人士，對青年學子有些鼓勵的成份，但是中大同學的自身努力，這的確是值得敬佩的，其演出情形是這樣的：

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的男女同學們，爲了要救濟學校附近的貧苦同胞，他們與她們，便利用假期，舉行一次爲貧民募捐的話劇公演，選定的劇本是曹禺的雷雨，在中大禮堂，共演二個夜場，計收票價共有一萬數千元之多，其職員及演員的陣容是這樣的：

導演由筆者擔任的，舞臺裝置，包括佈景，燈光，服裝，道具，效果，化裝，及前臺的賣票，收票，招待，義賣，以及總務，劇務，宣傳，聯絡等工作，均由中大男女同學分別擔任的，演員方面，計曹家

先同學扮演周潤園，徐景光同學扮演周萍，趙忠剛同學扮演周冲，沈汝麟同學扮演魯大海，杜士俊同學扮演魯貴，女的方面，計王翰仙同學扮演魯侍萍，王繼同學扮演魯四鳳，宋黎霞同學扮演周繁漪。

青年人是國家的棟樑，是社會的中堅，是人類真理與正義的推動者，筆者從這次中大同學舉行的濟貧公演上，可以看出來青年人力量的偉大，分擔職員工作者，他們與她們，都廢睡忘食的負責任，分擔演員工作者，更是加倍的吃辛苦，因爲他們白天擔任職員，夜里不睡排戲，他們這種有機體的合作精神，把筆者感動的忘了自己，記得有一天排戲到深夜二點多鐘的時候，筆者返家，在路上真的遇到雷雨了，從朝天宮中大校舍，到寧海路的家里，受了將近一小時的淋浴，已經變成「落湯之鷄」，自己却不覺得，這樣痛快的一天，確是筆者到南京來的第一次，想到「士爲知己者死」，真是「至理名言」。

南京劇藝社是最近由中央黨部策策先

莫利

擔任實驗戲劇的中

心幹部是編導委員，與演出委員，編導委員共有七個人，計有高大樓兄，徐公美兄，李六交兄，丁丁兄，徐卜夫兄，沈仁兄，及筆者等，第一次公演的劇本是莫利哀的「偽君子」，演員陣容，計李六交兄扮演偽君子，沈茵小姐扮演使女，張亭小姐扮演母親，張銘小姐扮演女兒，沈仁兄扮演舅舅，揚國華兄扮演父親，陳跡兄扮演兒子，沙葛小

姐扮演太太等，演出地點是南京中日文化協會，演出成績的確很好。

在同一時期內，宣傳部特別宣傳委員會，與中央宣傳團，在南京國民大會堂，也有個莫利哀劇本「守財奴」的演出，由周雨人兄擔任改編劇本，由筆者擔任導演與舞臺監督，演員陣容，計吳琦兄扮演守財奴，顏深小姐扮演媳婦，關熾堯兄扮演兒子，劉雲小姐扮演女兒，謝祖遂兄扮演賬房，鮑志超兄扮演用人，王斐小姐扮演新娘子，湯堃，彭志和諸兄，分別扮演老少朋友等，演出成績也還不錯。

第三個莫利哀劇本的公演，仍是南京劇藝社第一次決定的「理想夫人」，演出地點，仍是中日文化協會，演出成績，馬虎，其演員陣容是這樣，計筆者扮演老頭子，張銘小姐扮演理想夫人，陳跡兄扮演小伙子，子餘兄扮演老朋友，陳蘅，梁羽二位小姐扮演用人，呂烈兄扮演律師，祖榮，羽軍，彭文三兄，分別扮演父親與用人等。

各地

個地方的劇運是不

對的，下邊的一些，是筆者自己知道的，也只好割愛不寫，這點要請各地推動劇運的同志們原諒，現在筆者就先從上海寫起吧！

家都是朋友的「上海劇藝社」，一個是有老闊，伙計之分的「中國旅行劇團」，前者是以數十名作家，教授，學生爲中心，以平等，互惠（暫借外交上的名詞一用）爲原則，而組成的半職業的戲劇團體，後者是以唐槐秋與唐若青父女爲中心，組成備用演員與職員的純職業劇團。

長年演出的成績，在技巧上有時候是旗鼓相等，有時候「上藝」較高於「中旅」，如「上藝」公演的「明末遺恨」，連演四十餘日，又公演巴金的「家」，連演一百餘場，而「中旅」則從來沒有這樣成績，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據筆者個人的意見，這並不是「中旅」演員的演技比「上藝」的負責低，相反的，如果「中旅」與「上藝」的演員，各個的對比起來，也許「上藝」要比「中旅」低些，但是爲了「橫的友情」與「縱的支配」的組織不同，結果是先進的「中旅」，敵不過後進的「上藝」，至於「上藝」選擇劇本是偏重內容，而「中旅」選擇劇本則偏重在生意眼，這又是「老」不如「少」的另一原因。

英美勢力退出租界後，由於攝製影片的原料缺乏，大批電影演員，爲了目前生活，紛紛的回到舞臺上來，最近在上海，在蘇州，在青島，在天津，都有不斷的演出，這在展開劇運上，不能不說這是個好現象，不過這種劇運，不是正常的，因爲只知道求利的劇運商人，想借所謂電影明星，來賣一次野人頭，而被拍賣的電影明星，也極度借此機會弄點現實生活上的油水，

一般觀察的心理，大都是在看活的明星照片，而不是在看什麼戲劇，這標二方面，都想在錢上撈一手，一方面等於出錢看海怪，如此各有千秋的戲劇運動，這的確是當前推動劇運的同志們，應當重視的地方。

華北方面二年來在北京，計有「華北劇社」公演過「群鴉」，「四一劇社」公演過「雷雨」與「原野」及「北京人」，「北京劇社」，公演過「日出」，原野，梅羅香，幹嗎」等劇，「燕京劇社」公演過「楊貴妃，狂歡之夜」等劇，在天津計有傅威廉兒領導的劇人們公演過「大雷雨」與「清宮怨」等劇，此外在濟南，青島，武漢，蘇州，杭州，廣東，香港等地，二年來先後亦均有不斷的演出，至於演出成績怎樣，爲了筆者沒有看見。

明天劇運

只好一概不寫，因爲不徹底的介紹與批評，我認爲這確是無病呻吟。過去的劇運與現在的劇運，以上已經分別的寫過了，繼續要寫的是未來的劇運，也就是明天的劇運與準備劇運，據筆者所知道的，南京方面，計有「南京劇社」準備公演的有「北京人」與「茶花女」二劇，宣傳部中央宣傳團，準備公演的計有「守財奴」與「日出」二劇，「大學劇團」準備公演的計有「巴金的家，春，秋」三劇。

同辛共苦

本來「同甘共苦」是一個人常說的成語，這大概是因爲大家都在常說的

劇本創作與改編方面，準備動手的朋友很多，筆者的準備，計有預備提供給「中製影片公司」的電影劇本三種，現決先寫成舞臺劇本，公演後再動手改編，劇本名稱，一個是建設青年思想的「中華

兒女」，一個是反封建的革命歷史劇「蔡松坡」，一個是反英美資本主義暴露現實劇「沒落」，準備改編的劇本也有三個，計預備提供「大學劇團」的「家，春，秋」等。

「吃不飽也餓不死」，這是戲劇圈里大家常說的一句話，在以前大家的處境是如此，在今後更是這樣，想跳到戲劇圈里撈一手的人們，我勸你們還是另打主義吧，幹戲劇工作，是只有「甜」的精神，沒有「甘」的物質，如果你硬要溜了進來，那末你在不久的未來，一定也會照樣的再溜了出去，順便再說一句，今後的戲劇小圈如此，整個大東亞的共榮大圈也是一樣，請你們

就算結論

記得在不久以前，有一位愛好戲劇的青年同志，要筆者在的一本非常精美

的紀念冊上，寫幾句話，筆者當時就不加思索的隨筆寫了以下的幾行寫，現在再重抄一遍，算是這篇「新中國兩年來的戲劇運動」的結尾
人類的演進史是「你不進，則他進」，戲劇的演進史是「你不新，則他新」，不過你要注意，你得萬分的注意！「新」與「舊」的差別，是在「質」的不同，而不是在「量」的兩樣，否則，「新瓶裝舊酒，老調改新腔」，這種總是這一套的玩意兒，那簡直是他媽的笑話。

抒情漫畫小譚

王金鍊



看到人間

從前在學校的課堂上，我有一個頂不喜歡的先生，他教的日本的古典文學既艱深難懂，但他又老實不客氣，常常不肯給及格分數與我。於是上課時我就不知不覺，愛躲伏着聽他的講解，而一畫出來，竟像一隻布做的「襪底」。原因是他那前額像腳掌，兩頰像腳腰，下巴竟像一個圓圓的後踵，這樣不久，我的課本上便到處是「襪底」了。

偶然打開本子一看，自己已忍不住要「燃鬚微笑」而勉爲之加餐了——雖然還不會「吾鬚子」——心中想：「我幾時竟寫了這樣的傢伙呢！」

只若你富於性靈，巧於技巧，何處非抒情漫畫的對象？何時無抒情漫畫的對象？春草池塘，遠水蛙聲，不都可寫成極動情的抒情漫畫嗎？樹梢月冷，天上星稀，不都可寫成極淒涼的抒情漫畫嗎？作者一揮可就，閱者一覽即了，正如隨意小酌，不必多費排場。

托即興之筆，隨意揮毫，十九是感動人的，猶如陶子靜所說：「如山出雲，江河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決版向導之者也；故善爲者有所待，可致不可求，有了

靈感，才可以好好的抒寫。靈感容易消失，必須有類純熟的技巧，所以梅伯言要這樣說：「如雲物隨景寫，一俯仰之間而迥乎萬里之外；故善爲文者無失其機。抒情漫畫又何嘗不然？」



詩句似時，流入佳境。



年前周正

窮苦活膩的足趾。

縮縮的膝下，夾着一個口袋，這口袋，在過去的時代裡，曾為某個人咀嚼了其中精細的食糧，這口袋便被他們所得到，雖是受過恥辱的遺棄，但却成了他們生命之囊。

從不許從口袋裡遺失一粒米穀，小心翼翼地縫補被年代侵蝕的孔隙，對此生命之容器從來不會發下厭煩的口調。

雖是這樣的勤儉，他們所領得的口糧猶不足自家的餐食，然而政府統治的分配並不專負他們應得的數量呀！

(一)

杜二嫂費去兩個寒的早晨，站在米店門前，凍僵的足趾，在冬季無閉的奔波下，癱爛了凍瘡，踏在雪地上，彷彿扎了一根針。

兩個早晨，沒領到生命的口糧，她自信在她離開熟睡中的小桃，浸潤到刺骨的寒風中時，太陽還沒有吐出第一縷光，深藍的天空，依稀可窺出紫微星的身影，誰家的炊煙不會在這依舊香甜的夢中，沖出凝冰的煙囪。

然而，兩個很早的早晨，她僅佔有了一段長列的尾巴，米店的門前，彷彿永遠有輪夜保持着尊貴地盤的人在徘徊。

杜二嫂灰心了嗎？絕沒有！雖然焦急地恐怕反鎖在家中的小桃會醒來，弱小的心靈會恐懼而顫跳，或許爲了飢餓，從推開滾滾到透風的窗底，哭嗚了呼喊的喉嚨，但她心靈的痛苦，不會便使她灰心了生存唯一的要素呀！

每年，丈夫在四季裡轉換着職業；春天，泥濘的春天涉踏在解凍的水波中，修補爲雪水沖陷的馬路，夏天，燥熱的暴曬下，在江岸擺渡來往避暑的人群，秋天的開始，便被召集去邊疆的鑛場，或東部地帶的森林裡去採伐木柴，初雪中隨著飄流下的木筏歸來時，被風雪的侵刺會變更了原來的膚色。

是爲了誰而勞動的呢？修補成平坦的馬路僅使迅速的汽車，馳騁在上面可少受顛簸。酷熱的夏天，使船隻在水面上滑，手掌的肝脈越形加厚了。流汗從水底淘出的金粒，不久便掛到富人的身上，凜風裡砍倒的巨樹，築成華美的梁椽，或者供人燃燒來取暖，自己這些微亦不得享受，炊飯的木柴都是在沿路拾取些煤屑來代替的呀！

丈夫也是爲了生命之口糧而勞動，而且還顧慮着家的生存呢！

杜二嫂的手指又觸及袋裡的配給票，其中夾着換取生命之口糧的錢，這錢就是丈夫近來由遼遠的塞林裡寄來的。在寄錢的信中，給與杜二嫂無限地喜悅；丈夫在年前想回來渡次美滿的新年。

(二)

「你領米來了嗎？」房東黃太太從窗口望見杜二嫂肩荷了很沉重的米袋，於是想到自家的米缸所殘存的米已無幾了，但她從來沒一次利用配給票在凍寒的米店門前，等候配給的米糧。

「是啊！黃太太，三個早晨領了半袋米，腳背凍的流開黃水。」一面乳着哭得眼眶紅腫的小桃，

另隻手脫下鞋，揉搓癢癢的足趾。她本能的覺出一種不吉的象徵侵人她的心扉。

「我是來要房錢來啦！要沒有錢，先拿這些米也行。」果然，這殘忍地話鋒，像一根針刺入她的心深處，酸楚地推開小桃，小桃哭了。

「黃太太，在往常倒可以，也不是我憐惜三個早晨的時光，往常那怕買些霉腐的雜合面也能吃飽，這幾天小桃爸爸要回來呀！」

「他回來還不帶來些吃食過年，外站大米白麵隨便買！」

杜二嫂沈默了，顯然欠下三個月的房租，怎麼再和人家備強地固執？

東條首相(木刻)

王迎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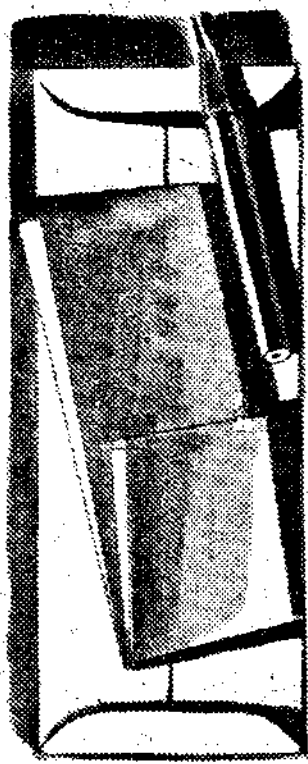
「給你多算錢，決不會讓你們吃虧，三角二領的給你算五角。」

「可是，黃太太，您得給我現錢，我去趟外站。」

杜二嫂在悲哀裡，突然被另種利慾地意識浸染，她幻象會帶回更好的吃食給丈夫渡這美滿的新年。

「好哇！那倒可以，上趟外站至少帶回兩袋三袋大米，去了票錢還能賺十元二十元，你多帶去呢？去時給我稍二十斤白麵作上供用的大饅頭。」

「明天二十九，後天三十，三十下晚小桃爸爸回來，三十早晨我去×河，晌午便能回來吧？」



秋夜小札 左 洛

××：

前天我在急雨中騎自行車去赴一個約會。淋了一個溼透。我在雨中疾馳着，左右前後全是額外的雨，路旁的高大建築物的輪廓也模糊了，往前面看，是一重一重的雨簾，地上都漫滿了雨水，突然間將世界縮小了，而雨水也澆去了我的憂悶。到了×家裏，他們見到我的樣子，都替我擔心，一疊疊地催促我快換衣服。××，我不是矯情，因為真的不冷。昨天下午，突然有一陣灰黃的隱隱迷漫了西北天空，不久，狂風就括了起來。夜晚，我自己關在一間小屋裏，那掃蕩着這個世界的積塵的狂風，那奏着力的破壞的曲調的狂風，與我彷彿隔了千重石門似的那麼遠，我仍聽得見樹和電桿的哀鳴，以及窗子的輕微的震響。呵！在廣闊無限的原野上，海洋裏，遇不到任何阻滯的狂風，該是怎樣的奔馳，帶走了一切飄浮的東西啊！

——暴風雨，暴風雨快要爆發了！

勇猛的海燕，在閃電中間，在怒吼的海上，得意洋洋地飛掠着，這勝利的預言者叫了：

——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吧！

我默誦着高爾基的「海燕」，我的思想也與海燕的強壯的羽翼一同飛馳了。我在那一團昏黃的燈光裏看見了閃電過去後的漆黑的原野上能燃燒着的火把。

而狂風終於虎々の隨夜一同撤退了，殘餘的寒冷使剛露面的太陽也將雙頰染上了嬌紅。陰霾消滅了，兩所蹂躪過的痕跡也消褪了，「咕！咕！咕！咕！」那一聲雄雞的長鳴，彷彿給世界帶來了新的希望，新的陽光。我吸取着新的空氣，吸取着新的陽光，那絢爛的陽光和清澄的天，使我不管牙齒的打戰和皮膚的起粟。歡迎啊，晨！你使這個世界變得清新，剛健。（不過只有樹葉顯得萎黃些了。）××，你天天看見的是更加絢爛的太

(四)

有錢的富人任可多花些錢買窮人領來的米糧，決不會排列在雪地上等候自己應得的，雖然華美的大衣不會受到峭風的吹擊，然而，那是一種無上的恥辱啊！

窮人呢！利慾的黨使已達到畸形的傾向了，甘願渺視了生命，崇高着利慾的追求。

(五)

早晨北去的列車又歸來了，仍舊狂喘地停在站臺的旁邊，吐出很多的旅客。

明天便是一個歡欣的日子，誰不回到親人的懷抱，團圓地刷去飄泊的風塵？

杜二嫂滲雜在這群喜氣勃々の群眾裡，她的心始終是緊縮，就憂地踏下列車的鐵階，她肩上的重荷幾乎使她支持不住。

順鐵道線吹來一陣尖風，她不得不埋下她的頭顱。

隱約耳膜中響動着小桃哭聲，她想到反鎖在家中的小桃從早晨到現在沒得到母親的乳汁了。

全身受到一陣刺激的痙攣，企圖加緊了脚步去安慰那委曲的弱小靈魂，然而胸！肩上的重擔却不諒解的使她脚步踉蹌。

迎面又捲起一陣尖峭的寒風，彷彿一叢針芒阻止了她的前進，暫時閉上眼睛，躲避銳利的侵刺。

忽然一隻莽大的手抓住她肩上的袋子，她立刻惶惶了，意識到一切都

完了。
「妳又私帶大米白麵，妳不知犯法嗎？」

她沒有回看，噙淚地向站臺下走，腦海中澎漲着因酷悲哀和絕望。

「回來！」終於被硬質的皮靴踢了一脚，肩上的布袋被掀落在站臺的邊緣上。

「誰讓妳搗賣米麵？違反運輸統治法，到那邊去跪着去！」

這殘酷的懲罰，跪在雪地上，會使全身受到徹骨的涼氣而麻木，但杜二嫂却服從了。

「先生，跪完了這東西還沒收嗎？」

「跪完了就給妳，因為妳好像是初次。」

杜二嫂的心頭輕鬆了些，雖然是絕大的恥辱，這恥辱却換得丈夫變美而滿意的年糧了。

(六)

「跪到多時是完了？」

杜二嫂自覺已跪了極長的時間了，這時間中，來往很多次的列車所吞吐的人群，在她身邊行過，她並沒覺到絲毫的羞怯。她的耳膜終久不停地響着着小桃的哭聲，她內心無限的焦急燒紅着她的眼白。

咽啞的哭喉誰會聽見呢？溼濕的襟襖誰會替換呢？尤以餓着的胃腹，正急切的需要母親的乳汁來浸潤呢！

「先生！我家還有等吃奶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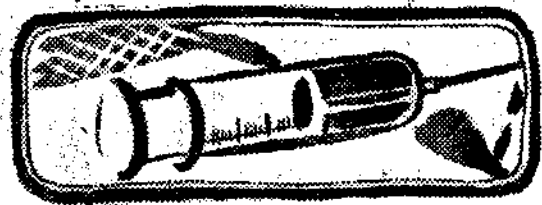
了。
不良的意念油生於她的心際，這是個絕妙的機會，趁空溜出去。

奮力站起來，膝部的骨節失去靈活的本能，但她毫無遺憾，慌促地俯身抓住布袋的口端。

何等的惶惶，其實她的力氣已不濟於事了，雖這樣，她亦不捨拋棄了那就着美麗地夢境的高貴米糧。於是更加足了全身的臂力。

終於奮力地抗到肩上，第一步便踏下站臺，肩上壓得她眼前跳動着火星，胸口一陣火熱的燥灼。第二步的舉足，膝部的骨節再難以支持重荷的果壓，噙然地倒在站臺下的鐵軌上，肩上的米袋軋到她的腦下，嘴角噴出燥灼的鮮血，溶化了血痕四周的寒雲。

列車又進站來了，載着大批喜氣勃勃的人群，因為明天便是一個歡欣的日子。



售血者但娣

陽，更加清澄的天吧，你的年青的身體也更發揮着暖熱的力吧。

我方才赴X的約回來，經過金鋼橋，又與南運河會了一面。在白天，那看來是多麼平凡的一條河流，多麼渺小！然而，X，你還記得嗎？在那晚却給我們留下了多麼深的印象！那也是一個初寒的日子，風使得我們的頭髮變成無賴，掠上去又飄下來，弄得我們都不耐煩了，那些縮頭縮腦的人們尤其使你不耐煩，我們仍穿着我們的藍大褂，而他們都圍着披罩上大衣了。我們在南運河岸上散步，金剛橋南的大胡同，行人車馬雜着，紅藍的霓虹管舞入天空，將漆黑的天空染上了一片淡紫的渾濁的色彩，商店的無綫電播音喇叭播送着的與其說是歌曲勿寧說是這個世紀的呻吟，與電車的鋼輪汽車的喇叭沖破了靜謐的空氣。但那些景象遠去看來，却好像是一些童話境界，夢景，是那樣的荒唐，脆弱。強烈的燈光映入河面，彷彿漆黑的天空裏翻過的閃電，烘烘得河流更加深而廣。我們聽不見河流的低語，只有怒濤的擊岸聲與狂暴的風聲一同送入我們的耳鼓。你記得嗎，X，當我們一塊兒聽見了一陣「咚！咚！咚！……」很有節奏的笨重的腳踏聲響到我們的耳邊時，你熱情的抓住我的手，眼睛發亮的說：

——X，你聽呀，多麼雄壯的音，樂力的表現呀！

我緊緊地握着你的手不說話，感動的體驗着這景象，笨重的腳踏到了我們眼前了，那是一隻龐大的船，兩舷上各有五個人，拿着篙，整齊的從船頭起，將篙插入河床，篙柄頭撐在肩胛上，推着篙，「咚！咚！」地向前進動。他們的步伐是堅定的，整一的。掌舵的在船尾，緊張而驚醒的在守望，左右着船的路綫。每一個人用力的推，他加於這船的力量是渺小的，幾個人的力量團結到一塊兒却變做了一股大力，推動着船前進了。他們的嘴吧緊閉着，「咚！咚！」的踏聲是他們唯一的呼喊；他們用強壯的身子肩負着各人的重担。你說：

——是他們的力量將歷史的輪子推動前進的。

是的，他們在用他們的力量推動歷史，但他們却不自覺，在沒有誰向他們提起。而現今，X，你又見過了，不，你正在參加着更雄壯的景象了吧？讓我這個在醜惡的夢裏掙扎着的人祝福你，祝福一切如你似的人。再談吧，願你沒有寒冷！

X（四一年一個寂寞的秋夜。）

槍後的書

黃軍

X：我回南京，本想沈下心多寫幾篇文章，或是多讀幾本書，偏偏都沒有作到，雖然還想寫作到。其實在這樣紛擾的世界裡，能使我悄悄的離開這個地方，還會悄悄的回到這個地方來，已經是很難多得的事，就不必說自己想作到點什麼，反沒有作到了。

在一九三九年，我的未婚夫死了。他死在美國的巴爾提摩爾城。

不，實際他沒有死，他是和一個美國的姑娘結了婚。我帶着傷痛從富拉爾基城來了，爲了辦理解除婚約的手續而到巴爾提摩爾城。

是多天的黃昏，我感到了旅人的無限的悲哀，於是我便唱着我自己的悲哀：

悲哀的黃昏
寂寞的黃昏
悲哀的旅人
寂寞的旅人
屋子裡——
沒有燃着的炭火
生命裡也沒有燃着的愛情

我望天涯
天涯盡處是流雲
悲哀的黃昏
寂寞的黃昏
悲哀的旅人
寂寞的旅人
我正唱出我的眼淚來。便有人在叩着我的門。

「Come in，」我說。
他進來了，一個穿着教堂的牧師禮服的老人進來了。
我想這一定是爲給我講說痛苦而來的。因此我意識到我的感覺寒顫，但是我竟若無其事的請他坐下了。

「親愛的孩子！我是奉上帝的命令而來的！」
我真怕他再說下去，於是我忙着說：

「我是快樂的！」
「是的！我知道你是快樂的，你還

這麼年青，你怎麼會懂得悲哀呢！孩子！我是爲了一個病患者而來的，爲着朱良而來的。他快死了，他是以前人生最大的不幸來接受他的末日的。他爲了不願向異國人吐

出他的秘密，他爲了要完成他最後的一篇作品，他便向我再三的要求一個記者（中國記者）。孩子！我足尋覓一星期多了。然而今天偶然在旅舍裡知道我所尋覓的畢竟尋覓着了。幫助不幸的人是妳的幸福！這光榮是妳的！」

我的欲念——幫助一個將死去的，不幸者的欲念，決非恐怖和羞恥所能阻止了的。於是我便很勇敢的答應了。

跟同老人坐着車子，離開巴爾提摩爾城。一個鐘頭後便到了一個山脚下，我們下了車子步進巴爾提摩爾谷底了。

在巴爾提摩爾谷底除了幾個捉山鳥的孩子以外，再找不到什麼人影來。我們踏着長年積埋的落葉，穿行在陰暗又潮濕的谷底的小徑裡。

不久我們便看到了一間小小的木板屋，孤立於谷底的斷丘上，房頂已經有些歪斜了，塗着的褪色的白粉，變成了難看的蒼灰。四圍的牆壁已坍塌。

「那便是朱良的家了。」老人說。我們邁進一扇俯矮的，破壞了的門楣。有些山谷裡的植物都凋落了。

很快地進了他那破破的屋子。在床上我看見朱良躺著，他的苦窄的臉有些蒼白。眉毛緊鎖着他的眼睛瞎了。他大概聽到了我們的足音，

他把他那蓬鬆了的頭昂起。

「牧師！是你嗎？」
老牧師便用了最溫柔最體貼的安慰安慰了他。並且告訴了我的來臨。

在朱良的臉止，就看出他的如同死亡的絕痛。
我們沒有需要一點一般的禮儀上的形式，或解釋。他便開始他的述說，我便開始我的記述了。

「在生命線上全是貧窮的，我和伊麗爾。那是一個嚴寒的冬天在巴爾提摩爾城，在約漢何甫斤輸血局的門前，站聚了一群尋找機會的售血人。我和伊麗爾便是那群沒落者失業業者沒有職業者和被生活所累的不幸群中的兩個青年。

伊麗爾穿得窮乏的，一雙倒運的蒼灰的顏色，她的單薄的袍子和破鞋，使她不能久站一定的地位，因此她不住的在我的面前走動。她的飢餓的眼睛在發閃，忽然她向我身旁的一位老夫夫說：

「老伯，你帶什麼吃的嗎？」
「沒有。」
「連一片麵包都沒有了嗎？」
「是的，什麼都沒有了。」
於是她不再出聲了。許久她又在自語：

「沒有比飢餓再使我空虛而不安的了，也沒有比找不到工作再使人憂鬱而難過的了。」

X X X
第二次是在一個春天，一個學期開始的時候，我再也不想不出方法償還我的學費了。因此我又跑到約漢何甫斤輸血局去。在輸血局的門前

「過別人寫文章和讀書，我是常常看到的，覺得和我從前新來到這個地方一樣，還是要怪自己沈不下心，漸漸把想要作到的事，給作出來。這個緣故，我也很明白。從我前次悄悄的離開這裡，已經知道多走一個地方，只會把我的心更顯得高一些，自然我這次悄悄的回到這個地方來，它也不會為眼前的一片舊景而沈下來的。」

因為這樣，就不能說和我所幹的營生無關了。回到這裡，仍然是每天看着一群人槍上肩，刀出鞘，還有時隨了他們，到地形極險峻的地方去摹擬作戰，便很容易使我想起另外的一些事來，像有一隻手捉着我的心，又向上懸了一些。於是覺得寫文章和讀書，成了最沒有能為的事，且在看過一場攻勢，或是聽過一陣殺聲之後，我像有什麼地方受了傷似的，再也沒有精神能把想作到的事，給作到。

算起來，我回到這裡又快將近半年了，像我在一個地方不慣留得太久的人，已經是覺得時間不短了。如果要回顧到在這其間我作了些什麼，實在不好說出口來，也不願說出口來。只覺得不像朋友們期望的那樣，更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樣。為了這點，我常常痛苦。或許以後我還要在這裡過下去，情形也不會改變，一切都像現在的樣子。我一想到這裡，就覺得這次回來有些不應該，還莫如在太行山下多流浪些日子，雖然在那裡也得不到什麼，能多見到一些動盪的事物，也還有一點意義。可是我終於悄悄的又回到這裡來，僅僅和這裡離開了半年。

這半年間，在我看來這裡並沒有什麼變化，彷彿我沒有離開這裡一樣。從前在這裡常寫點文章，或是讀點書的人們，大致還沒有什麼變動，雖然並不會作出什麼成績來，但還在作着慢牽牛似的姿態，倒也不錯。他們大概不像我喜歡到各處亂跑，遇到一個地方，就不肯隨便的離開，必得死耗一陣，這是我所不作的。我作不到，便也不肯勉強，只好由着自己的性子。就是現在，我寫不出文章，和讀不下書，也是在由着自己的性子，這是我從前在太行山下的情形一樣，絲毫沒有改，所差的是我又悄悄的離開了那裡，再順着原路回來罷了。

所幸的是，我還不算到那裡白跑了一趟，多少見到了一些和這裡不同的事物，雖然我只能把它們放在記憶裡帶了回來，相信此後再離開這裡，也不會把它們丟掉。我在那裡，本想闢空用文章把他們表現出來，給別人看，也教他們知道一點我在那裡的境遇。可是那裡的氣象，偏偏又讓我沈不下心，沒能作到。這點或是朋友們所不能了解的，會以為我已穿上二尺半，和佩上洋刀以後，便沒有從前窮困在北京的時候，對寫作那樣的衝動了。在我自己，却不指責朋友們這樣批判是怎樣的錯誤，以及是怎樣的荒謬，不貼實際。他們正如同我不了解這裡的一些人，為什麼都無精打采的還能寫點文章，或是讀點書一樣。大家似乎應該暫時把主觀的見解放開一點，就比較容易多了解一點，便會明白，我也不肯在大門燈還沒有燃起以前，嘆一口氣，反托手裡的小鐵箱給吹滅了。

已經有一群賣血人在那裡集聚了一團，在那一團人的中間我的眼睛悄悄地落到伊麗耐的身上。坐在她旁邊的老乞丐拍着她的肩大聲的苦笑起來：

「姑娘！講吧！喂！聽！聽！聽！聽！這年輕的姑娘會講出我們愛聽的話來，聽吧！那簡直是我們怕聽的字眼，但，我們爲了聽那些字眼而覺到安慰，正如我們等待輸我們的血一樣，獸一般的爲了生活，這輸血的機運，倒成了我們企望的幸運了，說吧！有什麼講的呢！」

「受苦的人們！受虐待的人們，被生活煩懣着的人們，被工作給累疲倦了的人們……」

「三十七號！」

她沒有說完輸血局便喊着她的番號了。她便消失在輸血局的門裡。

我和伊麗耐在輸血局已經遇到了許多次。但沒有機會使她注意我，也沒有心思去使她注意我，因此我們永久是陌生人。

一天我在輸血局的手術室中，看護婦從我的臂膀中抽出針頭來，便在我的臂膀上縛繃帶。都告了完結我的一切手術。於是我從凳子上試着站起來走出去。我的感覺有些麻木。我的頭昏迷了，漸次低垂下去，便倒在地板上了。

上帝就使我們這樣的認識了。就這樣我們很簡單的無條件的同住在这巴哈爾谷底的一間破房子裏。

伊麗耐自願的擔任了所有的女主婦的工作，我也擔任了所有的男家的工作了。那時我是在U大學研究史學。她是將從一個高中畢業找不到職業的孤兒。在形式上在實質上我們都沒有結婚。可是我們在一起已經住了三年。

然而天知道，天知道在伊麗耐的內心裡有什麼生長了。她的年青的濃重的熱情幾乎把她給燒毀了。然而她向我什麼也沒會談過。除了她給我一首詩外。一首「夢的沙漠」的詩外，什麼都沒有談過。

一天在晚上，在除夕的晚上，在燈光下伊麗耐替我縫着破被子，我坐在他的旁邊看着她的臉，她忽然的哭了。淚珠兒流落下來濡濕了我的被子。

許久，她向我說：「我在你的家裡是不是錯誤的呢？」

「爲什麼要那樣說呢？」

「那麼你爲什麼不和阿琪結婚呢？」

「賣春婦！來烤火吧！」一個男人說。

「鬼頭！你爲什麼要和賣春婦打招呼！」我說。

「賣春婦不是卑賤的！賣春婦是人生的苦難者。」

我聽見那女人氣憤的聲音了，但那聲音刺痛我的心，我知道那便是伊麗耐了。

遠處的街巷，響着夜風，遠處也有野犬在吠着。我走向伊麗耐，我喊着她的名字。她擡起頭來，然後低下頭去，她沈痛地哭泣在我的懷中。在最大的躊躇後，她終於跟我回到巴哈爾谷底了。

朱良深地喘了一口氣，他已喘了許多口氣。他的聲音是哭泣和驚傷。他又接着說下去：

「被人生問題所苦惱的伊麗耐終於病了。她病倒在床上。快一年了。那是秋天，巴哈爾谷底的密林裏，已經有黃葉飄落了，暗陰的谷底已經給黃葉遮埋。天空是非常淒涼的秋深顏色。」

「朱良你聽，外面落雨了嗎？」伊麗耐問。

「不是，那是風從林子中走過了。」

「芙蓉一定給風吹凋落了！」

許久她又說：

「我死了就把我葬在這谷裡吧！」

「不要說那些吧！我給你念一首詩好嗎，一首希臘的詩！」

「你不要講詩吧，詩是幻想的奴隸。」

「你不是說過嗎，——朱良用你的靈魂寫詩吧，那是靈魂的響聲，那是靈魂的芬芳！」

要了解我，朋友們一定會關心我是怎樣的爲這點事情痛苦着，並不會輕便的脫開一步。不要以爲我沒有作到什麼，便也不想求到什麼。在我眼前，至少還有一支小蠟燭的光，它給我照了不少的路徑，也給我照了不少的事物。可惜我眼前的路它是照不斷的，我身邊的事物它是照不盡的，我再向遠望，只有痛苦，只有躊躇，才覺得憑着一支小蠟燭的光，是不夠用的了。這種感覺，往往使我茫然的發呆半晌，最能激醒我的，除了緊急集合的號音，便是廣場上震耳的發聲了。

近些日子，我在痛苦中又感到非常孤獨，如在白日，很喜歡到什麼地方去遊玩，可是時常還不等吸了一支香煙，就又起身再走到別的地方去，誰也攔不住我。有時又不喜歡到外面去，却喜歡留在軍械所裡，看着一排一排的步槍，和把鋒芒藏在庫裡的刺刀，覺得比看着一架千書高興，一直到連進一隊人，像飯館子裡的伙計從蒸籠裡向外取熱饅頭似的，把軍械所裡的步槍給拿光了，我才想起又該到廣場上去看步兵制式教練了。

日落以後，我喜歡到教室去講講話，自然我所講的，都是我在白日所感到的，在一群正受着軍事教育的青年們聽來，本該引不起興趣來的，可是相反，他們却像在廣場上教練的時候一樣認真，都用眼睛爭取着從我嘴裡進出的每一句話，有時我不覺得會講到關於文學的一方面去，遇有難解的句子，我便給他們寫在黑板上，意思是教他們聽之後，再看一遍，這樣他們更認真起來，都從書桌裡取出筆記本，把我寫出的記下來，還翻弄着筆等請再記，可是我忽然不高興再講下去了，便轉身就走，我方才講話的興致，大概像寫在黑板上的字跡一樣的是被他們給擦掉了，雖然他們從筆記本上，也看不出這不是我作到的事。

我想作的，當然還是我剛回到這裡的時候一樣，沈下心多寫幾篇文章，或是多讀幾本書，每天我總想寫能作到一點，自己才會覺得舒心的。一直把白日混過去，還不能把一頁原稿紙寫滿，寫不幾句，就得把筆放下，吸一吸煙，很不容易造出下面的句子。讀書也是這樣，往往讀不到兩頁，爲了自已終於動筆痛苦起來，不肯再接着讀下去，只好把它放在一邊，坐着發呆。這半年間，我所寫出的幾篇文章，和所讀的幾本書，却都是在吹過燈以後，自己偷懶的又把燈開亮，把燈泡繫在椅背上，再用制服把它包嚴，只是少粘一個扣紐，放出一縷光來照在床上，別的地方還可以漆黑，是我藉着這一縷微光寫點文章，或是讀點書，不過能寫出來能讀下去的時候很少，時常反在一種極力振作的狀態中人睡了，不然就是忙一個整夜，或者就是想一個整夜，直到響過起床號聲，鬧鐘我的懷裏還沒放。

寫到這裡，我不禁又在責備自己，許多日子，延到今天晚上才寫出這點東西，真不好意思拿出手來。正在努力的朋友們，如果已經燃起大明燈，自然不肯對照我手裡的這支小蠟燭了。我在暗中，沒忘記。——你的朋友寫在南京。

「還是不要講詩吧！給我講一個天國裡的故事吧。我死了就再也聽不到那故事了。」

「錯了，妳把人生的真意義弄錯了。」
「人生——人生是淚的種子，是苦痛，災難，權慾，錯誤。人誕生了，戀愛，貪欲，泥醉，忿怒，詐欺……完了便死了。」

「那麼你甘心作一個回想的悲觀者嗎？」

「是的，我快從自然的人生觀走到超自然的人生觀裡去了！」

她說完，便閉上了眼睛，秋天的太陽照在她的背上，秋天是靜寂的，鳥的歌聲也是靜寂的，伊麗耐在靜寂中睡了。

× × ×

她的病沈重了，她便意識到她的死。她躺在床上想了一些事：

「喂！良，你爲什麼不結婚呀？」

「不要講結婚吧，——喂！在西洋史上你會看出西洋的文明是沒有停止的，妳聽那努力，那慾求是無止靜止的，結果那努力便遮掩了全世界。」

「不見得，不能全體那樣說吧！」

「爲什麼呢？」

「譬如黑暗時代的藝術吧，不是停止過嗎，造形藝術吧，不是已經停止了嗎？」

「那麼你從石器時代到……」

「我難過，別多和我講歷史的問題吧。」她說完便又閉上了眼睛。

× × ×

我賣掉了我所有的衣服和我的書，替她請個醫生，然而醫生說她的病，是精神上的，精神上的憂鬱。

因此便請來了熟識的一位老牧師。

一天我從學校回來，我聽到她的歌聲了。待我走進屋子的時候，我看見她倚着窗子替我縫一件破制服了。臉是快活的，她興奮地說：

「人生是在追求着真價值，一個人應當堅強地活下去！」

「是的！妳快活了嗎？伊麗耐！」

「快活了，妳瞧！我那憂鬱作什麼呀？人非堅強地活下去不可。一個人人孤獨的誕生了，終於還是孤獨的死去，無論怎樣痛苦是沒有關係的，爲自己而活爲不幸者而活呵，名譽精進……這是生的目標了。」

嗎？」
「爲什麼聽牧師給我講呢？我喜歡的是老牧師的善良的，倒不是他的言語。他永遠不會說服我的。你瞧這是比上帝還帶着光明而來的這報告我，也啓示了我，怎樣去活，怎樣去爲許多不幸者去活！」醫好了她的病的不是牧師而是一本書了。

× × ×

陳公博氏(木刻)

王迎曉作



Mr. Chen Kung-po
1942 Y.H. Wang

寄幽冥 寒 抄

一年了，我流了不少眼淚，……
早晚的風已陣陣透著輕軟，為紀念你栽下的盆裏的桃花已吐蕊了。素文：我嘗讀古人句：「流淚眼不見流淚眼，斷腸人偏遇斷腸事」。便由不得淚淚愾愾，黯然銷魂。如今，古人紙上的痛語絕句竟臨給我親身嚐受，我心實苦楚難訴萬一。果然傾我熱淚哀哀為聲悼念，得能追回昔日青春時候的歡情，我必再效古人芒山斷頸故事，致我深痛。

你離我整一年了，亦是我在以淚洗面的歲月裏又度過了三百多個日子。在此漫長的歲月中間，我又料顛顛脚步走盡了一段人生的辛酸路。

昨天，濛濛小雨裏我又獨踽踽跑去你的墓地，滿懷歡躍之心想著對你傾訴我怎樣為你把我的生活磨待；當我痛苦的時候，想起你生前叮嚀過我的言語，便趕忙整出一副笑臉凝望著你的遺影默禱請你原諒；有時為姊妹們的歡笑惹我愉快了時，想起你已離絕人間一切歡樂，黃土一坯，又不禁悽然自責痛引咎獨自享樂之太不應該。但，當我癡心高興的踏上公墓石塔時，埋你的那坑黃土依然清晰地入我眼簾，素文：相隔這麼遠長的日子了。何以你還不會想起餘生在人世上那個徬徨，孤零，……的心呢？

要問吹來的風，懷冷地刺我胸懷，我忽想偕風同去飄蕩，或可覺得你魂縈之所，但，鵬淚去看你的墓誌，「亡女子×素文之墓」，你不是清清楚楚的冥眠此地嗎？我怔忡的低念著：「此地怪清冷的，還是隨我回去吧，素文……」然而，神情一動，眼前迷濛立刻幻散。頭頂的枯枝林沙々作響，驚起的一群晚鴉噪嘩地飛過墳頭去了，墓群間依然死般的靜，我亦仍孑然一身。

歸途中，我自慰的想：「你魂一定有知，故作嚇我之象，使我不敢前來傷心。」素文，當時我雖這麼想過，而且也深信必是一個事實，可是，我怎能忍心讓你獨自個兒孑身荒涼之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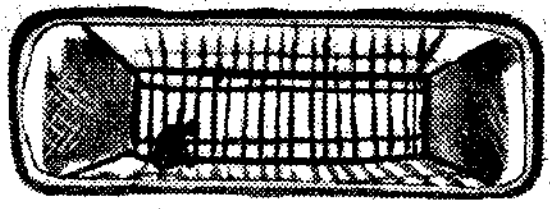
三月二十五日，我永遠忘不掉當我疑疑你的死訊時的那份情景。那天我正倦極無聊意欲臥床假寐片刻；但，驟然心頭一動，立刻恍如失掉魂魄樣的起坐難安，當時，我忽然害怕的想：別是要出甚麼事吧？不過，斯時可怕的想念不過是為我自己之環境的擔憂，那時雖然你已病了不少日子，然而我從不曾從你的病象裡生過什麼可怕的念頭。因為我在你的身上早已取得一種固執的信念，我以為世上假如有所謂的不幸，也絕不該輪給你去遭受。世上有你有你方使我認識了世界，認識了自己，我的生命遇到你方延續得很有意思，有這一點，固執變成愚癡的成見，使我當時才不敢担心中你的病。但，也就口說之對你誠篤，當懷懼真的撒在我的身上，我從你四

便走出去了。我守著寒冷在寫一篇畢業的論文。忽然我的心很難過，而且不安起來我想她又去作賣春婦嗎？我發怒而且我想在當地回來的時候，我便會把她從巴哈爾谷逐出去。我的思想混亂了。心劇烈的跳動著，再也忍耐不住我的惡魔般的兇想和憤怒了。我奔出去。在谷口的路上忽然我見阿凱。
「你看見伊麗耐了嗎？」
「阿媽說她到輸血局去了」

輸血局的門前有一些人在那裡紛々地議論著什麼。我彷彿預感到我的慘憺的不幸終於來了。我的臉在驚恐中蒼白，待我找到她，她已經死去三個鐘頭了。
我悲痛的領出了她最後的售血費，背著她的死體回到了我的谷底。我什麼都完了，絕望，多少迷離的長夜，在哭泣中度過。於是我的眼睛便瞎了。

我在一邊為他連記一邊我聽著他的聲音有些震動顫慄。我拾起頭來，我看見他蒼瘦的頰上已有淚水在流著，他的頸項在軟綿々地垂懸。
「我的夢完結了，如同那到處飄落的黃葉。」
他隨著他戰慄的聲音昏倒在他的床上。

次日我再去看他，老牧師還在他的亡靈前念著聖經。是的，他的夢完結了，如同那到處飄落的黃葉。
一九四二·二·一 奈良



仇 殺 王 王

田地前面的碾場上，在那裡小心地看守着了。
這一天是中秋。人們等著晚來的特別明亮的月，而在白天，人們看到的也是特別強烈的太陽。陽光灑在人的身上，像會使皮膚焦灰。鄉下人都和暖得懶々地躲在自己的屋子裡打中覺了。在原野裡，飽莖的穀子乾燥得作著畢刺的聲音，秋天的小蟲擊在樹根子裡唧唧地嘆息。

丁家俊是一個歡喜吃一點酒的中年人，三十四歲了，他沒有別的嗜好，除了在辛苦的工作以後嚼幾兩白乾。於是，嘴裡嚼著他自己編造的山歌，眼淚險險地到處去撞一會，回到他的篷帳裡，赤裸著上身，睡得像一塊石頭。
今天，這純樸的村人，也感受到一點季節的歡欣吧，在家裡同他的哥哥喝了更多的白乾；出來，含糊地唱著山歌，他眼々地到處撞撞了更多的角落；最後，覺得頭有一點暈，身體有一點不支了，就回到碾場上，鑽進了他的篷帳。起初，他在狂笑，在罵人，在唱他的不知什麼時候新編的山歌：
男人碰到了女人，
開心得像一條狗，
女人碰到了男人，
狗一樣的開心！
狗男女！
你們偷々摸々，
總逃不出老子的眼睛！
笑著，罵著，唱著，漸漸地疲憊了，他靜了下去；接著是鼾聲從篷帳裡傳出來，響得像一頭水牛在河裡喘氣，他又睡得像一塊石頭

秋，天氣一直是晴朗的。天好像很樂觀：半片陰雲也沒有，也好久不掉落一滴淚水了；一直微笑着和暖的風，把陽光灑遍在曬曬的原野上，曬得已經熟透了的稻穗子在陽光裡跟微風搖曳著，閃爍著像一柄柄綴滿了黃金的珠粒的刷帚。多優惠的天氣，多豐稔的收穫，種田人都高興的有一點癡々了。
但是，綴滿了黃金的珠粒的刷帚，在這米糧貴得嚇人的年頭，是容易引起一些沒有田可耕的人們的覬覦的，偷割稻穗子是時常被發現的事情。所以，在成熟了的稻還沒被割下來儲藏到穀倉裡去的時候，每年，種田人必須在田野裡，在自己所有的田的旁邊，搭起一個聲聲的篷帳來，睡在裡面，看守著他們的心血的結晶。
寶江鄉傅井地方的丁家俊，就像往年一樣，搭起一個篷帳在他家的

姨手裏接過你給我的遺言時，我才一觸幾絕，悲長繞滿了生命。

素文：三月春光正濃，院外孩童皆作紙鳶之戲了。然而，我却宛如置身嚴冬，全身無一處不劇烈的顫抖，四週景物無一處不帶着刺心的鋒芒。許久，我仍癡立窗前不發一言，你四妹早哭着回去了。

你四妹來時方不過午前十時許，直到晚飯時節，我仍癡坐支離不知何從，身邊盡是空虛，悲哀，與徬徨，心胸彷彿被一團黑霧塞滿，變使我的呼吸窒息。

二十六日，春光正濃透了，杜鵑泣血的清明節日了，父親購些紙箔叫我替他祖塋掃墓。素文，愛人新塋，淒涼遍地可拾，我還有什麼心腸去應節順俗呢？我什麼也沒說匆匆去你的家門。

陰雲密遮天空，清明多是紛々雨天，你家門上掛着的白幡在悽慘氛圍裡隨風微々飄動，我的零亂的心更零碎地飄散起來了。片々的落下沈入胸底，又反觸到眼角，於是，我方得為你落下第一滴痛淚。

素文，當你生前我們時常談起：「紀念死者並不是一點眼淚」，每談及此，我便故作悲狀的和你說：「假如我們之中有一個死去，活着的是否還應當哈哈呢？」你也裝作生氣的樣子堵着我的嘴：「不要你這麼說，我們誰也不會死去。」見你這麼害怕於死，於是，每談及此我便不再說下去了。可是，有一次，我竟忘情的說：「生生死死皆是定數，不然，古人爲什麼不會再生今世呢？既然不能逃避病老生死，便保不定我們今日握手談歡，明天却要生別或死離了。」我說這話，雖然態度相當鄭重，但眉宇之間却不免顯現着戲言，可是，你却神情悲極，臉色慘慘地握緊我的手黯然說：「果然你離先我而去，我或者我有明天之劫，我問你，我當如何！你又當如何？」我不禁慷慨動容而言：「海枯石爛想是爲我們說下的了！」於是，你又轉悲爲喜的說：「好了……够了……」

素文，果然熱烈的蜜語，鐵般的誓言可以爲愛情作禁錮，那麼，擾攘人寰是否還該再障我的脚步？假如現在我尚有求於人，素文，容我剖心一言：望天成全我們當年的約言吧！

從你住屋回家，家裏正來了幾個任繁聚在桌上喫飯，歡笑之聲，溢於戶外。當我茫然的一腳踏進屋門，一個侄女兒笑着跑過來伸着小胳膊攬我抱她，「叔々，抱々玲子……」

小孩子的天真，把我的心攪得苦樂皆非，我苦笑着牽過她的小手哄她說：「好好地吃吧！我再抱你到街上看大汽車。」這時正在桌上喫粥的梅姊笑着說：「小玲，別和他鬧，小心他要打你。」一面又朝我諷笑：「我猜又是文不理你了，瞧那份樣兒，丟……」

我感覺眼前一黑，身子不由軟灘下去，但我立刻勉強鎮靜下來低聲說：「姊々，怕我不會再有人不理我了。」話未說完，眼淚忽然如雨湧出，掙開小玲的手急急跑回我的屋裏。

這時候，一個赤膊的年輕的漢子，手裡拿着一大把乾草，探着頭向四處張望，慢々地走到這碾場上，慢々地走近了丁家俊的駝駝傳出來的蓬帳。他立定了，又向四處張望了一下，於是，很快地把他身子鑽了進去。他把手裡的那一大把乾草抖落了。在乾草的裡面，隱藏着的是一柄月亮的刃上有刺的茅刀。這人握着這把刀的手在乾草被酒脫以後劇烈地發抖，他吃力地舉起來，閉上了眼睛，不是看準了丁家俊的頭，是對準了丁家俊的駝駝，他把他的刀砍了下去。

熱的血濺起來，灑在那個人的緊閉着的眼皮上，他睜開眼來，看見這一刀砍在了家俊的嘴，把他的嘴兩邊攔大了。丁家俊跳了起來，想喊，喊不出，立即又被那個人一拳擊倒了。他又吃了一刀，那一刀砍在他的鼻梁間，因爲砍的人用力猛，幾乎削去了丁家俊的左半個頭顱。

兇手丟下刀，鑽出了蓬帳，快步逃走了。丁家俊死了過去。一塊雲遮住了太陽，正落在那個蓬帳的上面，使蓬帳和它的四周黑了一黑。當那塊雲移開的時候，丁家俊用他的雙手緊緊地捧住了他的被砍成三段的頭，從裡面滾了出來；像一個血球，他向他的家滾去。

從碾場到他的家，只隔兩畝地，但是，在一個臨死的被殺害者是一段艱難的路程。他苦々地掙扎着。不用他的脚，也不用他的手，是他的背脊和胸膛，使他一步一步地滾近了他的家。

有幾個孩子看見他了，嚇得裂開了嘴大聲地哭，一句話也說不出，木立着拔不起他們的腿來。

當他的哥哥丁家吉走出來的時候，丁家俊的雙手已經快要捧不住他的被砍成三段的頭了，他用最後的力掙扎着，用一隻手壓住了他的上半個頭，用另一隻手，他在泥地上用紅色的手指寫出了三個字：「賈長和」。寫完了「和」字的最後一劃，他的手一齊垂下了，上下兩個半井的頭顱也垂下了，血不斷地流着，他在血泊裡死去了。

一殺死了家俊的兇手是賈長和，從前家裡的長工賈長和，丁家吉立刻明白了。看着兄弟的慘劇，看着泥地上的三個字，丁家吉的眼睛裡沒有淚，睜得大大地，乾燥得要冒出血來。他拿了一把刀，一根繩子，立刻同他的兄弟丁家餘奔到賈長和的家裡去。

賈長和仍是赤着膊，手上和臉上的血跡也不會洗去，雙手捧著頭，直着眼睛，呆々地坐在板床上。看見了丁家吉兄弟，他一點不抵抗地讓他們用繩子把他捆了起來，把他捆到碾場上去。

碾井地方上所有的人出來了，圍在碾場上，听了家吉立在一塊打穀的石板上大聲地說：

「賈長和用刀殺死我的兄弟丁家俊，現在，兇手已經捉到了，在我的兄弟報仇以前，我們要問賈長和，同丁家俊有什麼大仇恨，要殺死他，要下這樣的毒手！」

賈長和一句話不說，直着眼睛看四圍圍的人，直着眼睛看着天，天上一塊烏雲正落在他的身上。

男人們檢大的泥塊和石子打在賈長和的身上，要他說出殺人的原因來：

——你說，你強盜，你狗蛋的！
丁家吉的兩隻眼睛釘在賈長和的臉上，像要把他吃下去，手裡拿着把剛才賈長和行兇的刀，說：
——你說出來，叫你死得爽快點，不說，叫你一刀一刀零碎死！
賈長和的眼睛，鼻頭，和嘴唇已經被亂石塊打得浮腫了，血在流出來，他喘々地說：
——我同丁家俊沒有仇恨，我也不知道爲什麼要殺他，不過這幾天，不論我醒着，不論在睡夢裡，我的耳朵旁邊，總是有人對我不斷說：殺死了家俊，殺死了家俊。
——見你的鬼，狗蛋的，殺了人還編出鬼話來！
丁家吉向大家：
——殺人不要抵命？
——要抵命，當然要抵命！怨々相報，沒有錯的！
——我們不要送官？
——對的，多嘴嘛。
——我們要自己來辦？
——好，自己辦，千刀萬剮！
丁家吉把手裡的那柄染滿了血的刀在夕陽裡亮了一亮：
——我替兄弟報仇，不想把兇手千刀萬剮！
——那末，活埋，給他死一個整的吧，便宜這狗子！
——也不要活埋。
——你說怎樣辦就怎樣辦好了。

從此我開始度着一串淚水穿成的日子，白天躲在校院僻處偷飲泣，晚間，便蒙在被裏恣情慟哭，每夕子夜難眠。唉！寫到這裡，憶及當時之情最難盡述。如在目前，所謂人生至極之苦，當屬斯時之我了吧！

你愛桃花，甚於一切所愛，猶記一個桃花滿枝頭的春天，我攜了像機伴你跑去旭山林裏尋訪桃花樹。其實，桃花開時節，公園園院便有許多，我當時說：「不必枉費腳力吧！待我問隣園王家討些給你。」你說：「其實桃花本無可愛處，也不是逐性桃花惹我喜愛，祇因為淡紅蕊中那點桃花香是叫人心怡的，是不？」我却頗不為然的說：「是因爲拿桃花比女人的故事太多，你愛桃花，我不驚奇，難你願上那架桃花紅。你似乎覺出我這話裏的鋒芒，趕忙解釋說：「桃花太俗，固不值偏愛，可是，深林樹裡發見一株紅桃花，新奇的事蹟却是够人喜愛的。」

見你這等委婉解釋，深恐你又惹動愁腸，所以，那天我們果然跑遍了旭山。春天的旭山，林木尤其茂盛，深濃的密林的情象有些使我害怕。但，你說：「有你在身邊，什麼也不足以擾我心。」素文，你該記得當時我是如何感動地握着你的手說：「月下誓盟，藉以此話而用了！」你紅着臉笑了，又低聲說：「誓盟或有散時，還仗你我心，我再問你：你心在這時如何？我心又是如何？」我說：「你々我々，終是一我，我心你心已溶何如？」於是，你又略々笑了一陣，我也乘興給你拍了一張照片。那張照片至今仍懸我室中，像片上的你是淺笑着倚在一株桃花樹上……

於是，我的案頭便長日放着一株盆栽。意在念你，但，却常因念你亟切而流淚終日。唉，友人常常慰我：「苦雨冷風之夕，雖易念起故人，可是，如果念着死者爲你而難安心，還是多笑一會吧！」朋友的信上這麼寫着，也有親來語我寬懷的。素文：友情的撫慰，有時固能灼熱我心，然而，每讀到這類句子我便不由記起你臨危之頃所遺我之語：「春，如果你能明白你還爲一個死者關心，則我身雖灰燼，精神却猶伴你永存。假如我倘有求於愛我的你，也祇望你常常想着要爲我而珍重你自己，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不願這麼說……」

素文：果然幽冥暗域尚容你迴顧人間，自然我第一個先讓你失望，我第一個使你在幽冥中尚不得安心超脫呵！

猶記二十九年那個新年的前兩天，你拿着一束盆栽的桃花枝來我家找我姊姊。那天，我們家裏每個人都快樂地在忙新年的裝飾，大姊上月歸寧因爲交通不便亦正未去，三個小孩子見你來了一齊振臂歡呼，姊姊挽你進來，你便笑着說：「你們這兒真熱鬧啊！」姊姊輕々打你一下笑說：「你要來這兒熱鬧不也很容易嗎？」雙關的笑語羞紅了你的臉，但，我看得出你那時的心裏真是高興極了。你雖觀規的不進我的屋子，可是你的眼角無時不在偷看裏面而顯出笑意。你和梅還有大姊都在笑嬉嬉的做起聽停々，我則跪在你們中間開看。

你正把個蘋果插得歪歪了，我趕忙忙々地替你扶正起來，不想姊姊眼快

丁家吉又把那柄刀亮了一亮：「我要在兇手的頭上砍兩刀，像兇手殺死我的兄弟，一式一樣！」

好，頭上砍兩刀，一式一樣，好極了！

賈長和的眼光落在了丁家吉手裡的那柄刀上，他打了一個寒慄，恐懼和懊悔爬上了他的浮腫的臉孔。

那裏去？

方山窪子！

好，方山窪子，去呀，大家都去呀！

丁家餘攔了賈長和，走在前面，丁家吉提着刀緊跟着，後面是男人和女人和孩子。有些女人和孩子慢々地落在後面了，她們想看，但是她們感到怕；她們想不看，又不捨得，她們還是散漫地跟隨在大衆的後面。

太陽向後山躲了進去，鴉雀無聲。在方山窪子，在方山窪子的深谷裡，接連傳出兩聲慘呼來，丁家俊的血仇就在這兩聲慘呼裡報復了。這時候沒有男人的叫罵聲，女人們都屏住了氣，孩子也把臉孔藏在母親的衣襟裡不敢哭出聲來。

大眾很快地從方山窪子回來了，把賈長和的屍體丟在那裏，他們說：

讓野狗去嚼他的良心！讓烏鴉啄他的眼珠子！

但是，當大眾離開方山窪子時候，誰也沒有留意，有一個女人在那裡留下來了。

屍體的旁邊。她端詳着他的可怕的頭部，她不覺得可怕；她用雙手把它捧住，她哭着，眼淚落在死去的血肉上。

這是賈長和的情婦，丁家俊的過世的堂兄丁家祥的妻子丁朱氏。這寡婦結識了賈長和，在她和他幽會的時候却常常被喝醉了酒東關西撞的丁家俊發見。今天他們又被他撞見了，是她，在賈長和耳邊一再地說：

——這傢伙討厭死了，遲早要破壞我們的，有膽量你就殺死他！

她想不到賈長和真的慘酷地殺死了丁家俊，又讓丁家吉慘酷地照樣殺死了他自己。殺死了家俊的原因，沒有一個人知道，只有她，賈長和的被殺死，沒有人同情，沒有人悲痛，也只有她，丁家俊是由她被殺死的，賈長和也是由她被殺死的。她的淚哭乾了，但是她的哭聲更響了起來，悲痛壓緊了她的心，不可追的懊悔壓緊了她的心。

中秋的月在別的地方看到人們的狂歡，在這荒山的深谷裡看到一個女人的絕世的懺悔和悲痛，月亮躲進了雲裏，使方山窪子變得更加陰暗了。

丁朱氏擡起頭來，在一棵落盡了葉片的枯樹的杈杈上看見了那柄丁家吉挂上去的刀，是那柄賈長和殺死了家俊的刀，也是那柄丁家吉殺死賈長和的刀。她慢々地立起身，慢々地走向那棵枯樹的下面去。

（按：這是一個把最近實在的事情根據新聞寫成報告文學的嘗試。）



放舒 運命的色灰

黃昏裡。在寂寞的西窗下，宗元抱起他那五歲無媽的孤兒，他那飢渴而失望的眼睛，不辨動的打量着這孩子的面頰，他那蒼白的嘴唇，顫抖着悲酸的眼淚落了，一種難以名狀的滋味繫上心頭。

「小藍！你認識爸不？」

天色漸暗下來，西天燃燒着的霞霞消失了。

當他二十四歲那年夏季，他底妻死去了，現在想起來，已整整三年了。在這樣悠長的日子裡，宗元他開始過着異鄉中流浪的生活。對於人生感到了無邊的痛苦。使他堅忍向上奮鬥的心，不由得顛傷下來。因此他常々氣憤，對於自己的命運感到不滿；小時候就死去了慈愛的母親，好容易在千辛萬苦之中，掙

早把這事看在我眼裏，停了一會兒，她故意把個醉醺醺的擲了兩個畫兒，揚聲和我說：「老三你誰這個。」

「倒不錯，一對兒。我爽快地答。」

「自然是一對畫兒！」

「一對你笑我笑，我笑你笑的……」梅姊更笑得前仰後合。

大姊也會意地笑了，怕你受窘，我立刻溜了出去。

以後，你便語我：「二姊可親，她最知我們，大姊有點道學氣，可是正好是我們的法院，我接口說：「你更可愛，最知我心。」於是，我們都爽心地笑了。

美文，三十一年除夕，大姊十一月便已歸去，梅姊雖仍時常來家，可是，昨年喪夫生活自然委曲，回想前塵舊夢，不禁慨然。

幻想畢竟難行，現實步步逼人，三十二度除夕已餘半疊日誌，人生何短，又何遲緩。我欲遙念痛致衷腸，深怕驚起舊痕難能自持，祇得暫然自傷，忍淚含聲，自欺自慰了。

唉！誰知道這段血淚文字會不給我遺棄傷情呢？或者我還不少紀念你的機會。

一九四二，五，於青島

一封回信

痕

在你寄來的「駱駝吟」裡，看到了有我打算說而始終沒有說出來的話，你猜這樣的話是哪一段？

「詩人是藝術裡面的最純的藝術家，詩人應有最最美最說最動人的感情和感覺……因此詩人應不斷地鍛鍊他的感情的敏銳性和顫動性。」你說這話，我並不否認，也許詩人是藝術裡面的最純的藝術家，但是到底藝術家又是甚麼東西呢？藝術家是否所謂「有一個強烈的放肆的目的」呢？真的藝術家是否所謂「在一切人類的爭鬪之中，爭鬪得最殘忍悲痛的嗎？」（蕭伯納）真的藝術家根本就不「美」的東西，甚，你別再恭維藝術家了，我討厭再談藝術，你忘了那句話，「真的藝術家是除了他的藝術外，一切都不管的人。」我們的社會上，不需要藝術家，我們需要作「將我們自己實實在在描寫出來」的工作的人。但你不要稱作這種工作的人為藝術家，那只是作那種工作的人罷了！並且，你所說的敏銳性和顫動性，你以為那是詩人不斷地鍛鍊而能成的嗎？

扎着長大，娶了妻，生了孩子，孩子將兩歲，妻又不聲不響的離去，使他痛苦，哀傷，失望，層層的悲哀，在他的周圍。緊了。他是由遠迢迢的地方歸來；然而現在却這樣不堪，他也顧不得他那剛強的言語了，可是在寂寞裡他又感到過分的慚愧。

他握緊了孩子的小手，往自己臉上一貼的當兒，他底嘴唇顫抖得更厲害了，他很想放聲大哭，但又怕傳進屋去，被孩子的姨娘，姥娘，姥爺聽去笑話。

他細細的望着孩子，覺得岳母的心田還不壞，能盡心看護這死去無媽的孤兒，在他枯焦的心上，又湧現出偉大愛之源泉了，但想岳父不言語的面龐，又給他一種寂寞的難堪，他的心又灰冷了。

「這是夢嗎？」
他蒼涼的自語着，蒼涼的語音被晚風拖開去，但他不知道這是夢的開始，抑或是夢的終結。

一件一件的往事，在他心間一件一件的展開來，又一件一件的消失去；他想起妻死的原因，由蒼白的消瘦，而轉入急性肺炎，醫生的話，又在他耳中響了。

「她總是暗火長火，有什麼傷心也不肯對別人說。」
「這是我害了她呀！」

他這樣承認自己的罪過，的確是自己害死了她，年青的少女，終朝吃不上，穿不着，跟着他過着窮苦的日子，受着罪。

最後，他又想起他父親娶的這房妻，太毒狠，沒有人類的同性和良心；不然，他絕不能流落到這步田

地，而妻也不能死，因他父親現在過着紳士的日子，還有很多的錢。大地已深染夜色了，鄰近的燈火在開始閃爍了。

他又重新打量着這孩子，雖然在這黃昏不明確的氣層裡，一種溫暖的血流從孩子的手尖一直流到他心之深處，他緊了孩子的手，去摸孩子的耳朵，柔順的頭髮。末後伸過頭去，在孩子的笑窩處親親的吻了一下，那孩子微微的笑了。

「我是你爸爸呀！孩子！」
這孩子輕輕的搖一搖頭，在他小小的心靈上，未曾閃過這樣的面龐，雖然有時一個年近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常這樣告訴他，「你爸爸說不定走上那裡去了！」聽到這話後，他小的臉上浮着無限的驚喜和

希望，但他並不懂「爸爸」是作什麼的，爸爸對他有什麼關係，可是他並不感到生疏和討厭，也沒這離開就去的心理，反而覺得這孩子對自己是這樣親熱，和他親近了。

「你姥娘待你好不！」宗元問着。這孩子祇點點頭，微笑浮上了美麗的嘴唇。

街上飄過來播音機的歌聲，非常響亮。

停一忽兒，他抱起孩子，離開了窗下，跨出了窗門，這孤苦無依的父子，向夜街走去了

一一

王揖唐氏(木刻)

王迎曉作



你所謂「希望產生於絕望的斷崖」，這在我看也許未必，不過「新生產生於悲鳴的回聲裡」，我却同感。

「這想過去的人，只有痛苦和後悔，去渴望未來吧，未來是黃金時代。」
「你，你有勇氣說未來是黃金時代嗎？我們該怎樣地擲起手來，建設，創造，來實現我們理想的未來啊，不然，也許我們的黃金時代永遠在未來，永遠在渴望中了。」

說了半天，我會看到的那裡有我打算說而沒有說出來的話是什麼呢？
「凡給我們生命傷痛的人，我們永遠不會忘掉我們從他手中接受過來的恥辱。忘掉恥辱的人是豬。」

「忘掉」也許是祖上給我們傳下來的一件寶貝，但是，在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忍心地拋棄了它，忘掉恥辱的人是豬，我又有一段故事告訴你，初中時，一位級任說過：「我們過的完全是豬的生活。」這話我不會忘，又如誰說過：「假如我們不能不死，讓我們不要死得像一群豬。」這話我也不會忘。有一次，給一個故里的朋友寫信，無意中無條件的把豬當作了代表的靈物，她回信說：「你別大輕視了豬的存在，豬也有他的生之價值，現在拿這裡來說，豬肉一斤要二元錢以上，還買不着，而我們呢，我們空有50多斤的體重，我們的生之價值呢？……」這固然因為是她在感情激動下，忿忿寫出的，看來簡直是一個笑話，無論如何，我們多少能測知地也許從那兒接受了恥辱，痛切地感到了自我的輕卑，才說出了那樣憤恨自己的話。

「……生的目的，不在幻想的天宮，而在荆棘的地上……」
「荔，贊同你，我們不能在夢裏活着，我們該睜大了眼，在不平的大地上，尋找着，尋找着我們生之目的。」

最後談到作家，你說：「作家應該有史學的學識，哲學的學識，持有人生的深刻的認識力和理解力，用真理的客觀的思想去表現，去啓示人類的行動。」的確，作家的肚子裏感到空虛的話，他的作品，大概也不會有表現啓示人類活動的力量。

話說得太多了，以上是讀過了你的「駱駝吟」後，感到的一點，承你令我寫一寫我底意見，我也不客氣地從命了。其餘還有你所說的「世界上有多少女人是肉塊……」……沒有比沒有工作再憂鬱而難過的了，「有超越學識的人，是最孤獨的……」等等，都是我們日常切感的。

荔，我們也該伸伸頭頸了，也該活動活動手足的血脈了，你說我們該像一個男子漢地挺起胸邁着步子嗎？男子漢也有把胸向前曲了下去的，我們也不必像誰了，只是大膽地邁步走上去吧。

瑛·一九四二·四·二二。

燈火的火燄向夜空燃燒着，彷彿上古時荒天下的塔着噴放了一樣，火花外圍繞着一層流動着的氣層，這氣層迷亂了小店員們每隻眼睛，那火花正在燒着他們的血及他們的心。

這露天市場，在他流浪三年的時光裡，的確隨着時代發展了各方面。

現在建築了很多的小巷，小巷裡活動的，用白粉掩飾着年齡蒼老的娼婦，每夜便總有不同的喧嚷，淫蕩的笑和語聲傳出來。戀住了流浪漢，嗚呼鬼，及受一天勞苦的工人們，這裡似乎不懂什麼叫經濟恐慌，雖然從小巷走出來的人們也有感到失意與無味，然而錢却總是流着，動着。

宗元駭過一輛汽車，接着這市場的喧嚷便真切的傳進了他的耳鼓。呼客與送客的聲音，喊謝小櫃聲音，嘩嘩，寶瓜及冰菓等的聲音，混成一個有力的激流，灌滿了宗元的腦海。

「烟捲……」
「二毛七，……」
一群孩子，在丈來寬的市場出入口的道上擠滿了。每個人手裡都拿了七八盒不同名稱及色系的烟捲在喊着主顧。宗元往裡走的時候，一個八九歲的孩子，高高舉起烟捲來，不住的在他面前搖擺着。

「先生：烟捲，二毛七呀！」
小孩子帶着希望的表情，在望着他在喊着，然而他却不吸烟，他以為青年人吸烟是一種罪惡，以不理的眼光答覆了孩子走過了！然而他的心却想，「這孩子正在讀書的年紀

呵！他回頭相望的時候，身前的攤來賣烟的孩子了。
宗元祇是憐惜的心情，然而又在裡走去了，他身上的孩子用種非常喜悅的目光望着兩傍的人群，及小飯館等，那門口正冒着大氣，向夜空昇騰着，玻璃窗戶裡，掛着堆着他會未吃過看過的香東西，還有鮮貨床子，滿一堆着蘋果及洋梨，都帶有一種誘惑人的力量，在燈光下擺着。鞋舖，襪床子，及鐘表病院等，這孩子，在他父親的肩頭上高興的笑了。



作非常孫 (刻木) 隨煤檢

那些中間和角落，香瓜，冰菓，烟捲聲四起，沖進每個人的耳膜。每個疲倦了的人們，有的爲着不可言說的苦痛，在憂鬱裡昏睡了，有的在與高彩烈的聽着那電影院的播香機的聲浪。
宗元長長的嘆口氣，在一個賣瓜的傍邊站下來，將孩子放在地上。
「先生吃瓜嗎？」
一個貧血的臉上，浮上一層微笑，這樣向他問着。他拿着三十七八歲的經驗，以為傍人在自己的瓜傍蹲下來，一定要吃瓜的，好掙個一分二分的，何況他又抱個孩子

宗元祇是憐惜的心情，然而又在裡走去了，他身上的孩子用種非常喜悅的目光望着兩傍的人群，及小飯館等，那門口正冒着大氣，向夜空昇騰着，玻璃窗戶裡，掛着堆着他會未吃過看過的香東西，還有鮮貨床子，滿一堆着蘋果及洋梨，都帶有一種誘惑人的力量，在燈光下擺着。鞋舖，襪床子，及鐘表病院等，這孩子，在他父親的肩頭上高興的笑了。
夜色下的遊人，不斷的，而又急劇的擁擠的運行着，那人頭像死湖的水，突然遇上了暴風，掀起來層層的波浪，向前滾着壓着。
宗元他也在這波浪裡向前滾着，忽然面前閃出一塊很大的空場，場的右邊，聳高的建設起一座龐宏的電影院，這使宗元很驚奇，幾年的流浪，家鄉真的發展了。

窮？然而宗元，他本無心吃瓜，他自己知道，腰內祇有兩圓五毛錢，這兩圓五毛錢，是怎樣費着心血積下來的啊！花錢就像摘心一樣，可是他並不是金錢崇拜者，他是認識了金錢的魔力的，「金錢能支配一切」，然而他還不忍以失望答覆這賣瓜的主人，他覺得對於窮人，以冷言惡語或是不理，是無上的責難，因為他還有良心，還有同情，這就是他流浪的時光裡的遭遇，教訓了他。使他了解了窮苦的人們，所以一切的酷寒冷雪，還沒有凍傷他人類所具有的本性。

「多錢一個啊！」他和善的問着。
 「先生：這瓜非常甜，三毛錢一個！」

他的兩圓五全部的財產破開了，僅餘的錢他小心又收起來，揀個白瓜與孩子同吃了。

忽然一種打罵的聲音，從小館門前傳過來，於是看熱鬧的人，便蜂擁的擠過去。

宗元也抱起孩子，走近了幾步，聽了聽，還是店主與買主打起來了，因為算錯了兩角錢的賬。

他又退轉了回來，望了望，無心的走出市場了。在市場門上，他看見兩傍娼婦在向行人打着招呼，扯着拉着。他忽然發覺這裡太淫蕩，太罪惡，太……

憂傷，煩惱，憤恨，綜錯着的情緒，擊上他的心頭。

街角處，歌聲又敲進他的內心。

宗元空着肚皮，餓到第二天早晨。

他是怎樣的希望着吃一碗家鄉飯啊！溫暖而香甜，當大家在舉起飯碗來的時候，他的岳母帶一種溫和而感傷的口吻這樣說：

「姑爺！三年多虧吃我們飯了！」
 「唉！整整三年了！」

他感傷的答着，一面却用眼角擦一擦岳父，那滿臉皺紋的老人，依稀是三年前沈沈的面孔，上面沒有一點表情，默々中給人一種冷酷的難堪。

「嘿！不學正道！有幾個好的！」
 話分明是對他說說的，說他不該流浪，該守本分的活下去，他明白這話內的意義，可是他口中的飯便失去溫香了，岳母知道他心裡難過，於是安慰他說：

「這回你還想走嗎？找個事情作也比在外面強吧！」

宗元本不想下去了，然而岳母在望着，等待他的回答，於是他黯然的說：

「這回不走了，外邊的日子真是苦的！」

這樣沈痛的說着，感傷浸在語音裡，說完又低下頭去嚼着飯。

這時小藍與岳母親孫女打起來了，因爭吃一個土豆，他吃了虧，這不知世故的孩子，便委屈的哭

着。

這不平的哭聲，却討厭了那正生氣的老人，他看見宗元流浪後落魄的歸來，於自己的生活又添了無形的累贅，於是他便趁這個機會，爆發了。

「難種！再哭給我滾！」
 這種粗暴叱責的聲音，使宗元無力再拿起飯碗了，他內心的淚，一

點々掉到心坎上，跌得粉碎。

但是岳母看見宗元異常的難過，哀情流露在臉上，也氣憤了，他質難年老的丈夫說：

「看你，小孩子懂得什麼！這還值得你生氣！」
 一時誰也沒有出聲，老太太給小藍擦着眼淚。

「姐夫吃飽啦？」
 老太太的二女兒問着宗元，他淡々的答着，「吃飽了，吃飽了！」

在這情形之下，他不得不離桌子，默々想往外走去。

「爸……」
 他的孩子在叫他了，他心上立刻閃一道光，但馬上又消失了，他看見孩子可憐的臉，心在裂了。

「你跟姥々吧！我上街有點事情！」
 他雖是這樣說着，而心裡却懷着另一種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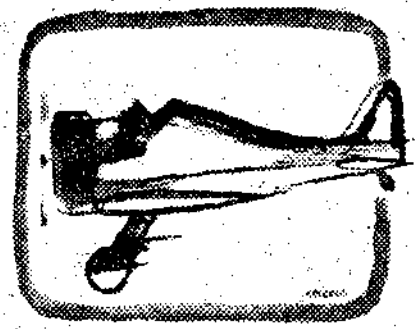
可是那孩子，仍張着兩手。宗元一轉身便向外走了，跨出了門檻，腳用力踏地，在心裡這樣叫着：

「宗元哪！你算完了！」
 院心，滿滿着清長的靜寂，他向空望一眼，天也是靜寂的，明明得無一點浮雲。

他吸了幾口清氣，默々的邁出了院心。

誰知道他往裡去呢？在街上的步子放遲了，他用冷々的眼光望着身邊的行人，似乎人人都有種喜悅，那喜悅正向他逼來！他說：

「我的仇敵！人類！」
 忽然他想起市外寒河的一個公園，三年來沒有見面的，他便運行着疲倦的步子，他決意在那裡消磨



神女
柳黛

又不是什麼清吟小班，難道還要裝腔作勢，真等着他們「顧者上鈎」？

「你是才打（註）那兒來呀？」
 過去一把揪住袖子，
 拿捏着喉門，
 竭力模仿着內行——王家的大姐
 「怪冷的天，快上家坐會兒去
 吧！」
 緊靠肩膀，
 不熱假充熱。

臉上擦着雪白的鴨蛋粉，
 頭上抹着黑亮的桂花油，
 臨出門，還又對着鏡子，
 拿出胭脂餅，將嘴唇塗了一塗，
 站呀！站呀！
 倚着電線桿子，
 站在了黑黝黝的街口。

頂着大風——
 眼睛留神的睇過過往行人，
 看誰像是自己的主顧，
 （已經三天了，今天不能空過）
 「瞧，那邊來了一個，
 許是喝醉了吧？
 走道顯着那恍惚々々々？
 管他呢？先拉過來再說，

像拖死屍一樣，
 好容易連拉帶扯，
 將他拖到了門口，
 拍了拍門環子，
 「二呀！開門來！」
 叫着那個八歲的丫頭。

將他推扶在炕（註）沿上，
 捻亮了半明不滅的煤油燈，
 「媽！這是誰呀？」
 還穿黑大棉襖的？」
 「道……這是你三表舅。」
 臉，不自主的紅了一紅。

「吧！吧！劍刀的開門進來
 不問清紅白，
 先打了一個嘴巴，



禁 (刻木) 作芳青王

這一天的光陰。
太陽漸漸高起來，將它的熱，盡力的射在地上，都市又開始罪惡的喧鬧了。

十點鐘的時候，他到了公園，有幾個日本婦人，帶着孩子在草上遊戲，他內心又感到一陣劇烈的痛楚，三年前的影子又浮現在他的眼前，然而，而今是不堪回憶了。
他穿過了幾行楊樹，一座天然的荷池展在目前，水面滿浮動荷葉，荷花正作嬌笑迎人，一種清香鑽入他的鼻孔，然而他已無心領略這

遊人漸多了，但這更增了他的苦痛，他看着近傍舉着輕鬆的步調的一對一對幸福的男女，樹下的倩影，而那遠處搖船的聲與歌聲又響了起來。
他憤怒的火焰，彷彿從眼睛裡再

出來許多火花，他離開這裡走向別處去了，這裡對於痛苦沒有一點安慰！

汽笛鳴過十二點了，他在火熾般的馬路上走着，彷彿是一個長途的旅人，跋涉於荒的沙漠中，喉部覺得渴了，肚腸又作它本能的呼叫起來。

走到河畔，過了橋，一心想到公衆義地去，他想他該向死妻作一次訪問。

山坡上，埋着無數的丘陵，但舉目一看，新添的墳墓太多了，認不出那個是他死妻的墳墓所在，同時一種令人嘔吐的氣味，使他要離開這裡！

「鳳珍！三年了」，他站在山坡上，哀婉淒涼的自語着，「過去的生活折磨我好苦啊！我今天特意來看你，你如果有靈的話，請保佑

你的孩子，健康的長起來吧！」
他的兩眼濕潤的，淚流下了，他的頭髮蓬鬆了，山頂上又吹來了一陣黑風。

四

他核計怎樣能挨到夜裡，的確他感到生的無聊，一切的希望在他心間都死淨了。

午後五點鐘的時候，他的肚子又餓得難受了，他立刻就想到岳母那裡去，但忽然一張沈沈的臉，又浮在他的目前，自己又變了方向，打消了念頭，但是人不吃飯，好似電動機一樣，突然缺了電源，就失去活動的本能了，然而他生之慾念，還是很強烈，他還想活下去。

「到爸爸那裡去吧！雖然有後媽，和另一個弟弟，吃几頓飯，也不至於趕我出去吧！」

這樣想着；脚步便換了方向，路上他想着古人的名言，「人窮志短」。

走到父親門前，他几乎不敢進去，因為這門口，在他走後，又特別的修飾了一番，他立了一忽兒，有「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誦經聲傳出來，他熟悉這是父親的聲音，躊躇了一會，終於邁進去了。

「宗元來啦！」

他沒有走進父親的禪堂，却走進他繼母的房裡去了，他繼母正在理着一件衣服，這樣淡的向他問了一聲。

「啊！媽在作什麼？」

他罵着吃飯，不得不滿面含笑的和繼母說話，憂鬱的心坎上，又突然的發出來一點希望，他催促的

走吧！省得我們費事。」

「頭天開張，老爺！可憐可憐我們娘兒倆。」

「扯妳媽的蛋，不要臉的東西，拿這個遮掩？走！少跟我廢話。」

怪冷的天，我先交差事要緊，妳呀！有能耐罵裡說話。」

× × ×

白欄拴上階梯，

孩子繫在炕角兒上喊媽，

低下脖子，就着袖口擦了擦眼淚，

回過頭，對着看熱鬧的鄰居說：

「多照顧點吧！可憐……可憐我那八歲的丫……」

……

（註）打——北京土語「從」之意。

炕——讀「抗」北方通用的磚床。

我的供狀

陸拾

我不像詩人，也不是書生；

土俗的圓臉盤上，生置着

五件平凡的器官，沒有那

半截長的頭髮，或是一對

碧綠的眼睛。又沒有肥碩

的耳，便的大肚；一點也不

不留商人的氣份——我恨

商人的拜金。每想揮起腳膀——

我的腿兒，把他們踢，踢到

垃圾桶旁，讓清道夫挑往鄉村田間去，看！看他們的「都市性」向光性還在那里？……

可我一隻病疲的海馬，提不起衰弱的手足，任意揮揚，但不像那們溫柔的老羊，始終不敢聲張，這是我

的吼！輕微的呻吟——誠然比不上他們那麼響亮；

是呵！我沒有吮過一杓葷料一服補劑；我生在這無邊無際的大深海里，茫茫地毫無頭緒。我又不能「烏賊」般的，傾吐黑液，在我丹心碧血的肉體中，絕對沒有一滴墨汁——一個黑的細胞

夾雜；你不必不信，請你把文光，置在我胸膛的前面。

瞧！我是個工人呵！分明是受了傷的工人呵——氣管上已經害着「加答耳」了。可恨我這病弱的工人，提不起

一把錐子，拾不起一支針，祇握着「一幹兒」漂泊流浪；到處成了我的家鄉，到處是我的工廠，並沒有怎麼複雜的機械，我是連學校裡的儀器，也未嘗看見過

一面，憑着丹赤的血心，鑄，鑄成我的「結晶」，仗依着了一對拙笨的眼睛，和二片失聰地的耳朵；所聞所見

作成了製鑄的原料，我是彎曲了腰，伏爬着胸，工作我的工程，一個小小兒的

「老藤」，結在我右手手指的上面，得了；就算一點成績。



保衛東亞聯合會 (木刻) 徐振之作

在椅子上坐下來，望着那四十多歲的胖婦人，在等着他的回答。

沒有第二句言語，祇輕微的哼唧了一聲，接着這胖婦人便扔開了衣服，一蹶不回的走了。把宗元棄在屋裡。

什麼是「同情的愛」，「人類的愛」，寂寞的室內，他感到空虛，失望，渺茫，冷峻的人情，把他心內的希望却變成了火，快要爆發了，快要毀滅了目前的一切，也將毀滅了自己。

他看不清楚室內一件一件的陳設，他想要哭一場。

講室靜靜的仍然傳過來，他想信佛的人，都該慈善，積德，不然為何寫着「慈航普渡」呢？然而他的父親却特殊了，對於親生的兒子，不聞不問，好似「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了。

不止，他知道那胖婦人去喊爸爸了。哼哈的吐了兩口痰，一顆光亮亮的腦袋，便在宗元的眼睛裡出現了，手內的「念珠」，「嘩嘩」的搓着響，臉色非常嚴肅的跨進門來；宗元站起來了。

「你又來作什麼？」短促而大聲的問着。
「我：我來看爸爸！」宗元偏促的說。
「你來看什麼，我這裡沒有你看的東西。」

他沒有回答，心裡不知有什麼味道，他避開了父親的那幅面孔，望着窗外，窗外那後日葵花上正舞動着兩隻小蝴蝶，然而他却没有看見，在他眼前充滿着一片渺茫的虛無。
「嘩嘩！」他父親手內的念珠又在響了。
「他媽的！上別處去，我這裡不留。」

你！
念珠又搓得格外山響，似乎利用它幫助這語言的力量。

「爸爸！」突然宗元轉過來，向着他父親哀懇着，「你可憐我吧！我現在無家可歸了，難道你不想去媽的恩情嗎？」

「你給我滾！我過好日子，你別來攪我！」
「爸爸！用可憐的心情，救救我吧！我祇求在這裡吃几頓飯，過些日子，我找着事情就好了。」

「我這裡沒有給你吃的飯！」
「我一天沒有吃什麼了，肚子餓得太難受了！」
「誰不叫你吃啦！」
「嘩嘩」，仍在搓弄着念珠，走了幾步，便又「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念起來了。
宗元他早也不敢說什麼了，他記憶裡想起那厲害的手掌和無情劈柴棒子的滋味！「誰不叫你吃啦！」
似一條劇烈的鞭猛力的打他身上，他自問着自己，自己也不出來，他想他自己沒有一點罪過，沒有害過人，更沒有搶過偷過，而今自己連一碗飯都吃不上，找事情也沒有！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在那兒呢？
數不清的問號在心間塞擠滿了。

但他曾几次的想轉身撲過去，想和他父親作一次格鬥，同時高聲喊着：「我們的家業該平分，決不可讓給弟弟獨受。」想了想了，但話却祇藏在肚里說給自己聽了。
「縱然餓死也不應該找這樣的侮辱呵！爲甚麼要作這種可恥的行爲呢？」
「好！」最後的激昂的沒有顧慮的邁開大步走了，再沒說一句話。

詩三首

虞克忠

生之末日

深沈夜，
有人敲門，
急促而嚴厲。
我戰慄了，
「許是黑衣之神吧？」
伸手一探把火柴，
却燃不起無油的燈。

外邊的人高聲喊：
「來吧，孩子，
光明已遺棄了你！」

今日之歌

我們且唱一支「今日之歌」
因爲明天還沒有來；
昨天已經過去了。
「今日之歌」是活潑的調子；
愉快而輕鬆。
是青色的；
——是有希望的。

假使，你若煩憂，
感到世界的空虛；冷漠，
那就請你跟我唱起
這支青色的「今日之歌」。

鄉思

更林，
擊碎荒唐夢。
遊子的心，
陰鬱了！
幾時想過

——荒蕪了的家園？
媽媽依了柴扉，
悵悵地，送走愛子；
弟之爬上土丘，
搖揮着小手……

「烏鴉倦了
尙知歸還！」
默誦起家書：
淚溢出了。

誰說你無有絲毫過錯
你已然作了時間的俘虜
空度二十餘載的歲月
爲何不唱出你自己的歌
你應當從夢中醒轉
忘却你睡時的辛酸
和夢中的鮮艷

何必屹立在冷風裡
偷彈你不值一文的淚水
讓你知道的手臂
抹上一層淚水

你哭泣着走過多少日子
悲愁的記憶能否消蝕
你甘願無聲的埋葬嗎
如飲鴆酒的苦汁
悄々地立起你的墓石
待黃昏壓上你的白髮
驚破你夢中的胡沙
重打起瘡疤的口哨
那已經遲了

無題

何行

日本美術介紹

金工。 馮貫一

凡將各種金屬應以技巧者，總稱之為金工。其間又因加工方法之不同，而有鑄物，打物，彫物，飾，減金等等之區別。

將金屬溶解，注入既設之型內，謂之鑄物。此種技法在日本各種金工中發達最早，作品則有佛像，人物像，銅劍，銅鐮，銅鐮，銅鏡，銅，尊，盤等。

打物係將金屬鍛展延而製成之一種物品。作品以佛像，銅鏡，花瓶，香爐，鉢，人物動物等之擺設品，刀劍，甲冑等武器為多。

彫物係將金屬用鑿錐以彫鑿之謂。其作品以刀劍裝飾用之鐮，鏃，頭，小柄等為主，近世亦有製作花瓶，香爐，烟盒等之打物上彫鑿文樣者。因技法上之差異更有毛彫，獸彫，透彫，薄肉彫，高肉彫，肉合彫，片切彫，魚子，象嵌等等之細別，至其含意將隨其發生時代陸續標明。

飾亦有將金或細金細工者，係將金屬展成線狀，編成鎖鍊，以應組合之一種技術。作品則以鎖，鈕釦，戒指，簪等為最多。箱飾及殿堂等亦有用作裝飾者。減金亦稱鑲金，係以水銀溶解於

金或銀中而溶於他種金屬之上作為裝飾之一種技法。裝飾具，裝身具，馬具，以及飛鳥，白鳳時代之佛像，佛具等即多為鋼上鍍金之所謂金鋼者，可見此種技法自古便已甚為發達。

日本金工的最初出現，係在石器時代的末期。當時中國大陸的金屬文化傳入日本，在日本乃入於所謂金石併用時代。此時代以銅劍，銅鐮，銅鐮等金屬器具鑄造為最多，而於此等遺品中最富有工藝美術價值者則首推銅鐮。其形與鐮相似，為扁圓筒形，大者高五尺，小者才數寸，以一尺四五寸至三尺左右者為最普通。其表面多鑿有雲文，流水文，雲雲文。有時亦以蟲鳥獸或人物家屋等之當時生活環境為題材，而鑿出原始的稚拙繪畫者。就現存之銅鐮遺品觀之，其形式初多為小而厚者，後乃漸次變為大而薄之形狀。鑄造技法亦與此相伴而漸有進步。據考古學者的意見，以為此種銅鐮與中國周秦

時代之銅鐮相似，但其形又較銅鐮為大，且又不作樂器之用，學者之間意見亦頗紛歧。此種銅鐮初時或亦為樂器，殆後乃成爲一種有宗教意味的寶器則頗為近理。與此有同一之傾向者則為銅鐮與銅劍之類，此種銅鐮，銅劍亦並非作為一種利器使用，而為帶有宗教意味的寶物。要之，銅鐮，銅鐮，銅劍之類大都係由中國之銅器模倣而生，不過因用途相異的結果，形狀改變，或流於形式，遂與本來之用途完全離異，成爲日本的一種特殊物品而變化發展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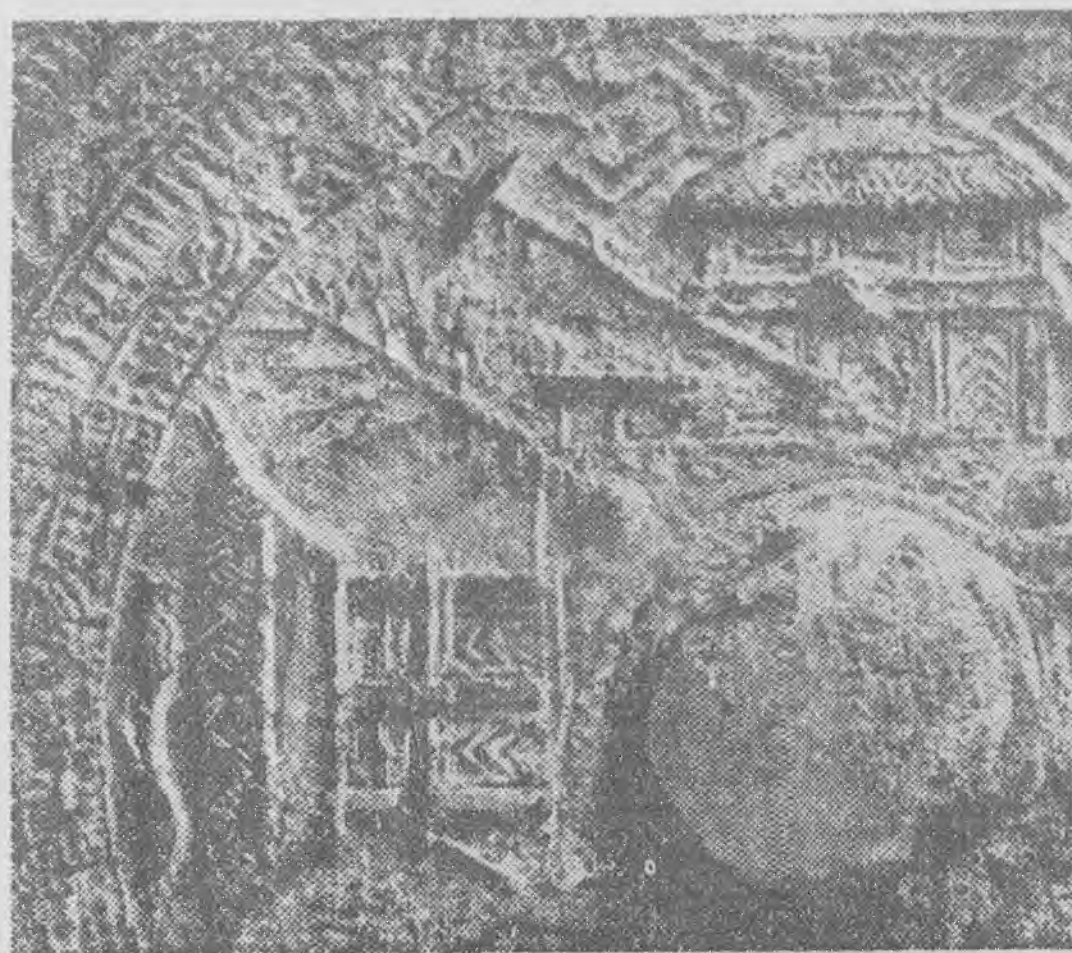
除上述之銅鐮，銅劍，銅鐮外，銅鏡亦於各地多有發現。如大和國南葛城郡，長門國豐浦郡，河內國中河內郡俱曾有多鈕細文鏡出土。此種多鈕細文鏡有橋狀鈕二，後為蒲針形，裏面之裝飾文樣為以細線構成之鋸齒文，組帶文等之幾何學文樣。除鈕與鏡外，全體多為平面，初稱細線鋸齒文鏡，後以鏡鈕多為二個乃至三個，文樣亦並不祇鋸齒，故改稱多鈕細文鏡。此鏡之出土多與銅鐮銅劍相伴，學者於此頗感甚大之興味。

金石併用時代之後則為古墳時代。所謂古墳時代者係以應神，仁德兩天皇所築造之高天原陵為中心的一種時代，由此等古墳中發掘出多數服飾品，襦袢，武器，馬具

等之優秀作品，於原始時代金工之研究上頗佔重要之地位。在古墳發掘品中為數最多者則首推鏡。此種鏡在內地古墳所發掘者多為倭國中國銅鏡而鑄造者，其在朝鮮等地所發現者則多為中國古鏡，蓋朝鮮於漢魏之際為中國勢

「使鏡作部遠祖天糠戶者造鏡」及「以鏡作遠祖天拔戶兒石凝戶邊所作八咫鏡中懸」等記事便可明知。同書更有石凝姥為冶工，採天香山之金以作日矛之記事，後世遂以石凝姥為鏡神而加以祀祭。在古墳出土之銅鏡中除倭國中國

家屋文鏡部分



力所支配，文物自易流傳。日本古時亦視鏡及玉器為一種貴重物品，且為神幣不可缺少之物，故自古便有鏡作部之設，如「日本書紀」之

者外，以家屋文鏡，直弧文鏡，狩獵文鏡等最富於日本民族獨特之意匠。直弧文係直線與弧線組合而成之一種幾何學文樣，為日本上古時

代所常見，幾背文頗富簡素變快之美，由是處更分出八等分之放射狀文樣，不但圖案巧妙，其解說之線與精巧之鑄法，亦為日本上古時代之一種工藝傑作。家屋文鏡中央有一素羅紐，四圍有四乳，以方格圍之，外部有四棟家屋，為中國古鏡所無。尚有於家屋之上鑄有鳥形，疑前自樹木，及屋側置有梯子者，頗能表現上古之風物，圖樣甚為有趣。家屋文之外方，向樣之處有半圓方格帶，其外有鑄出文帶，再次則有飛鳥走獸帶之類，最末之鏡面文，波狀文則係仿照中國樣式。狩獵文鏡，有小形之素羅紐，以二重圈分內外區。內區由四小乳又分為四區，頗有幾分受中國銅鏡之影響。乳之下方有鹿，在四乳之間現有如一群獵人逐鹿之狀。外區有圓頭狀之幕巾，配以放射狀之直線十條，分成十區，每區之中有一右手執盾，左手執大刀之人物，在內外區人物之間，以細線作雲烟狀之地文，與漢鏡交樣迥不相同。鏡面，在日本內地亦頗有發現。鏡之數目由每鏡四個至十個，就中以五鏡，六鏡者為最普通。大抵鏡之直徑愈大者其所附之鏡亦愈多。至其鏡背文，因形較小，故多用頗為簡素之雲手狀，巴狀，渦狀，變形獸文，珠文，櫛齒文等漢式文為主體。此種鏡之鑄成，頗需要相當之技巧，日本於此早期便能有如是之法，金工進步程度，可想而知。人物畫像鏡，為自後漢所發端，至六朝初期乃漸稀少。和歌山縣陽田八幡神社所藏之人物畫家鏡，傳即為古墳出土物。其中央紐的周圍配

以九人物，內中一人乘馬，其外方有半圓方格帶，鑄出文帶，再次則為銘帶，銘文並非純粹漢文，而係日本之所謂史文體，其所載之義當因人而異，大意謂於癸未年八月，大君之弟主在寬沙宮時，命國中

古墳時代所用之武器多用鐵製，最多者則為刀劍之類。此等刀劍在前代多為鑄造，入古墳時代則以鍛造者為最普通，故可知當代鍛冶技已有相當之進步。關於上代鍛冶，自古便傳有倭鍛部，然由朝鮮

製而施以直弧文者，殆後乃多用金鋼製造，樣式則以頭椎，圭頭，圓頭，方頭，環頭等為最常見。椎頭式柄頭為拳狀，係日本固有之樣式，其鐵製者多施以銀象嵌，頗為美觀。環頭式柄頭為環狀，環內常



法隆寺夢野本尊木造觀世音及其寶冠

費直與今州利二人用白銅作此鏡。為日本上古時代鑄鏡之事見於銘文的唯一資料。圖上所表之景，雖難以推定，恐亦為表現史實之物，頗為寶貴。

輸入進步之鍛冶技術之尊銀部後，更顯有長足之進展，因之上代刀劍之鍛造遂以此為契機而甚顯發達。在此等刀劍上最富有工藝價值者則為其柄頭。此種柄頭初時有用鹿角

有龍鳳等之裝飾，或為自中國六朝時代之龍雀大環刀所模倣而來亦未可知。此外於刀劍裝具中尚有鐔，亦頗值注意。刀劍之鐔，在日本上代頗為發達，有用金鋼者，亦有以

鐵製成者，形狀多為圓形，即所謂珠寶鐔是。為減輕其沈厚之味，普通多施以佛形透孔，或為六孔或八孔不定。其鑄製之鐔有時施以拙稚之銀象嵌，文樣亦極簡古可喜。在古墳時代之後期，馬具亦甚發達，鞍之前輪與後輪多為金鋼所製，上有螺龍文之透彫，亦有施魚鱗文，花形，及獸手文者。他若鎧，馬鐙，馬鈴，杏葉（為垂懸馬之面鑿，胸鑿，尻鑿之物）等，亦莫不有可值注意之金工，供吾人參考。甲冑及兜在上古時代亦相當發達，甲冑多為鐵製，兜則以金鋼為多，常施毛彫文樣。至其帶金之上，又常有奇異之鷹獸鱗魚文之獸彫。所謂毛彫者即係以鑿刻有細線文樣，中國周代以前之銅器便已多見此種彫琢技法。獸彫技法與毛彫相似，唯所用之鑿不同，獸彫所用之鑿為三角形之小段，以之連續作線條文樣。至於有人主張在奈良朝末期方有此種技法出現者，當係對此古墳時代之遺品未詳加考察之故。

古墳時代服飾器之金工品則有冠，為，耳飾，帶，劍等。材料則以金鋼，金，銀為最多，技工亦頗細巧，此種細金細工之技法，係由中國大陸經朝鮮而傳入者，自古墳時代之後，便已不甚流行，直至江戶時代方略見起色。

飛鳥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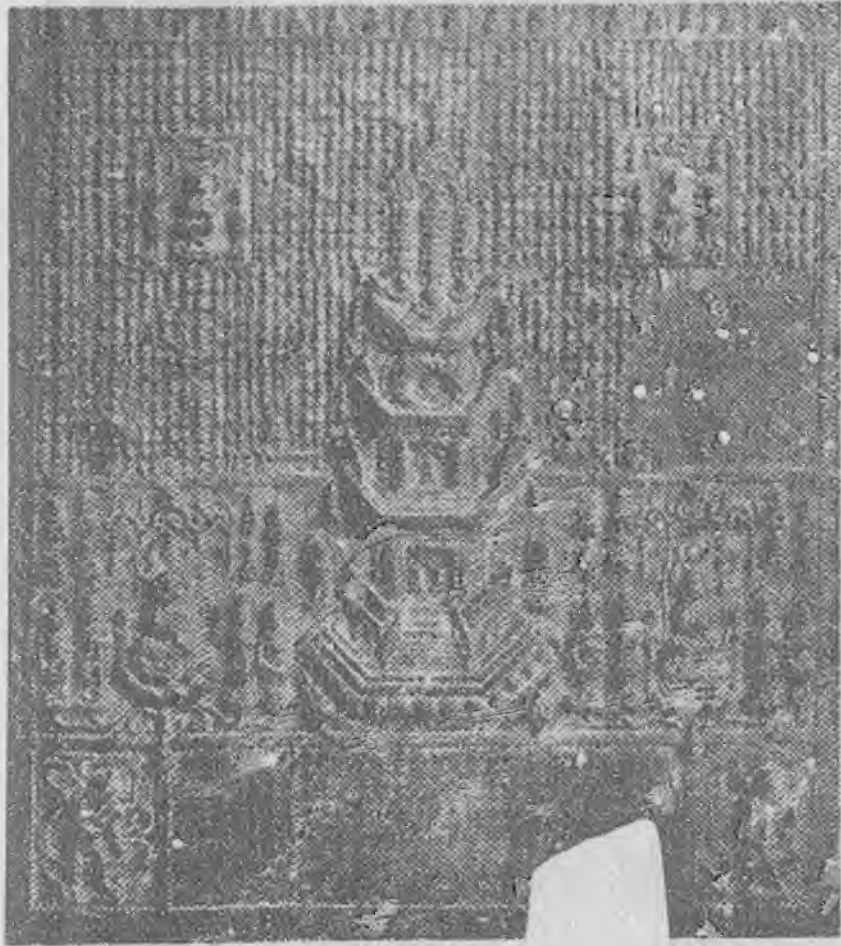
飛鳥時代因佛教文化之傳入，且不斷有工人渡來歸化，故工藝上顯有甚大之進步，其作品亦足可稱之為美術工藝而無愧。在金工方面，因

佛教之渡來，故佛像佛具之製作甚盛，鑄造技術亦甚顯發達。崇峻天皇元年曾由百濟獻來鑄鐵博士將德白味淳，所謂鑄鐵博士者實即鑄造佛塔最上層鑄鐵之工人，後世之寶珠、水烟、九輪、受蓮花、伏盤、露盤等塔上之置物，似皆可稱爲鑄鐵。推古天皇十三年四月，詔使鞍作止利造丈六銅像諸像各一軀，是爲日本造銅佛之始。現安居院所安置之九尺一寸銅佛，傳亦爲推古十四年鞍部止利所作，唯後世修補甚多，創立當時之樣子已難考知。法隆寺金堂東之間有金銅佛像一軀，爲推古天皇十五年所造，光背長二尺六寸五分，寬二尺二寸五分，鑄師像高二尺五寸許，爲日本現存最古最完美之銅佛像。同天皇三十一年又造鑄鐵三尊，現猶存於法隆寺金堂。

至於裝飾金物則亦以法隆寺所存者爲最多而優秀。玉蟲厨子除宮殿之屋頂及壁面以外，其構架之外圍及木口皆覆以鍍金之唐草透金物。宮殿內，扉之裏面全爲規則正整之壓出銅版小佛，層層相疊，密無間斷，此即所謂金泥押出千佛像者是。其透影之唐草文樣亦頗富於變化之巧。同金堂內之四天王像，其寶冠、胸飾、腕輪、劍等均係用切透之薄銅板而覆以鍍金之物，爲寺內古木彫中用裝飾金物最多者。銅光之鑄亦用透金物，後才之鑄(垂飾)所用金物亦均頗值注意。法隆寺百濟觀音之冠的正面有化佛，左右有自耳垂垂至胸際之金物，爲布帛、紐等之形狀而加以裝飾化之透金物垂飾。木像之胸飾，腕飾亦用鍍金

之透金物。此等金物雖文樣之性質與樣式各不相同，然通體却有統一之感，確爲名作。同寺夢殿本尊之寶冠亦極爲玲瓏，有徑二三分之小鈴二十餘，綴著於唐草文樣上，更有多數細片下飄。左右有羽翼狀之物張出。由冠至胸有垂下飾，亦頗精細。

長谷寺法華說相圖銅鑄(即千佛多寶塔銅版)



餘，尚有一金銅大幡，全部之長幾達十七尺，爲切透銅板所製，花文由兩面可見，施鍍金。共分六節，中有勾具與上身之方形天蓋相稱。前後尚有細長之三條垂飾垂至大幡之第二節處，在此垂飾之末端有徑八分之大鈴鑿著。天蓋向四方垂流，分內外區，內區有奏樂之天女

法隆寺金堂內中央之釋迦像，東之藥師像，西之阿彌像，各有天蓋。此等天蓋間大抵皆配有玲瓏剔透之金物。他若法隆寺獻納御物中之金銅小幡，亦爲當代金工之重要遺品。其一爲四周圍以忍冬草，中央有佛菩薩，香塵飛天獅子等，構圖頗爲巧妙。前述之小幡長僅一尺

四體，外區有透影之獻香獻花天女四體。四面端端各有八枚透影之舌狀垂飾。與此垂飾相連繫者尚有結紐狀之透金物環瑤七枚，互相連綴，極顯玲瓏。其中中央垂下由六枚而成之金銅大幡，最上部之第一節上方爲如來三尊像，中，下爲屋上有鸞尾之伽藍，兩旁各有天女一

對。第二節上有似香爐之物，在中央舍利塔之兩側，配以二侍者及雲中飛舞之天女等。第三節有二天女持壺與香爐，另有口銜笛，與飛舞之天女各一。第四節與第二節同。第五節與第三節同，第六節又與第四節同。在天女之間全有橫線，線上加山形用以表示雲層，對此細長之幡狀物而言爲最適宜之意匠。通觀此金銅大幡，無論其技法及意匠俱露絕妙境地，爲日本或東亞唯一之金工瑰寶。

白鳳時代

飛鳥時代之鑄金技術雖已相當發達，不過在細部之表現上尚須用鑿彫刻，以補鑄工之不足，然入本代之後，細部即不用鑿，亦可巧妙鑄出，鑄工之進步由是可見。天武天皇朱鳥元年爲祈天皇病癒，乃鑄造千佛多寶塔銅版，後因被火災，右下方部分缺損，現陳列於奈良博物館。銅版縱三尺，橫二尺六寸，厚一寸，下方有二十七行之陰刻銘文。本像用魚子技法顯出，銘文之下與其左右二王外側之緣，則爲毛彫之歌舞菩薩。所謂魚子者，係彫金之一種技法，彫出粟狀之緊密小粒，有如魚子，故名。此千佛多寶塔銅版爲魚子技法最初的應用，故彌爲可貴。

有典鑄司。設正一人，佑一人，大令史一人，小令史一人，雜工部十人，使部十人，直丁一人，及雜工戶等。所掌職務爲造鑄金銀銅鐵，塗飭，瑠璃，玉作及工戶口名籍事。其宮內省被管之下亦有鍛冶司。設正一人，佑一人，大令史一人，小令史一人，鍛部二十人，使部十六人，直丁一人，及鍛戶等。所掌職務則爲造作銅鐵雜器之屬，及鍛戶口名籍事。持統天皇八年三月，及文武天皇三年十二月，皆有置鑄錢司之記載，鑄金技術之進步亦可概見。

本代鑄鑄之鑄造亦甚發達，扶桑略記有「文武天皇二年六月，起塔大官大寺，度五百人，懸鏡度佛，設大供養」之記事。同天皇慶雲元年十一月又曾遣從五位上忌部宿禰子首以鳳凰鏡及窠子錦作爲幣帛而供於伊勢大神宮。又因當代與中國交往甚盛，由遣唐使而傳來之銅鏡亦甚多，鏡背文樣自不免受唐鏡之影響。最流行之樣式爲葡萄唐草文，層岳海鏡文，盤龍文，花枝雙鳥文，瑞花瑞雲，鳳鸞文，十二支圖，瑞應圖文等。其遺品在正院倉中所存甚多，唯當時率做唐鏡之樣式，而又由唐多所傳入，故其究爲唐物或日本所製頗難推斷。

天平時代

金工入天平時代後，因鑄鑄的鑄有發現，及佛教之隆盛，故益顯進步。元明天皇和銅元年置鑄錢司，以銀及銅鑄錢，同時民間私鑄之風亦甚盛。聖武天皇天平十七年八月齋手鑄東大寺毘盧舍那佛，至孝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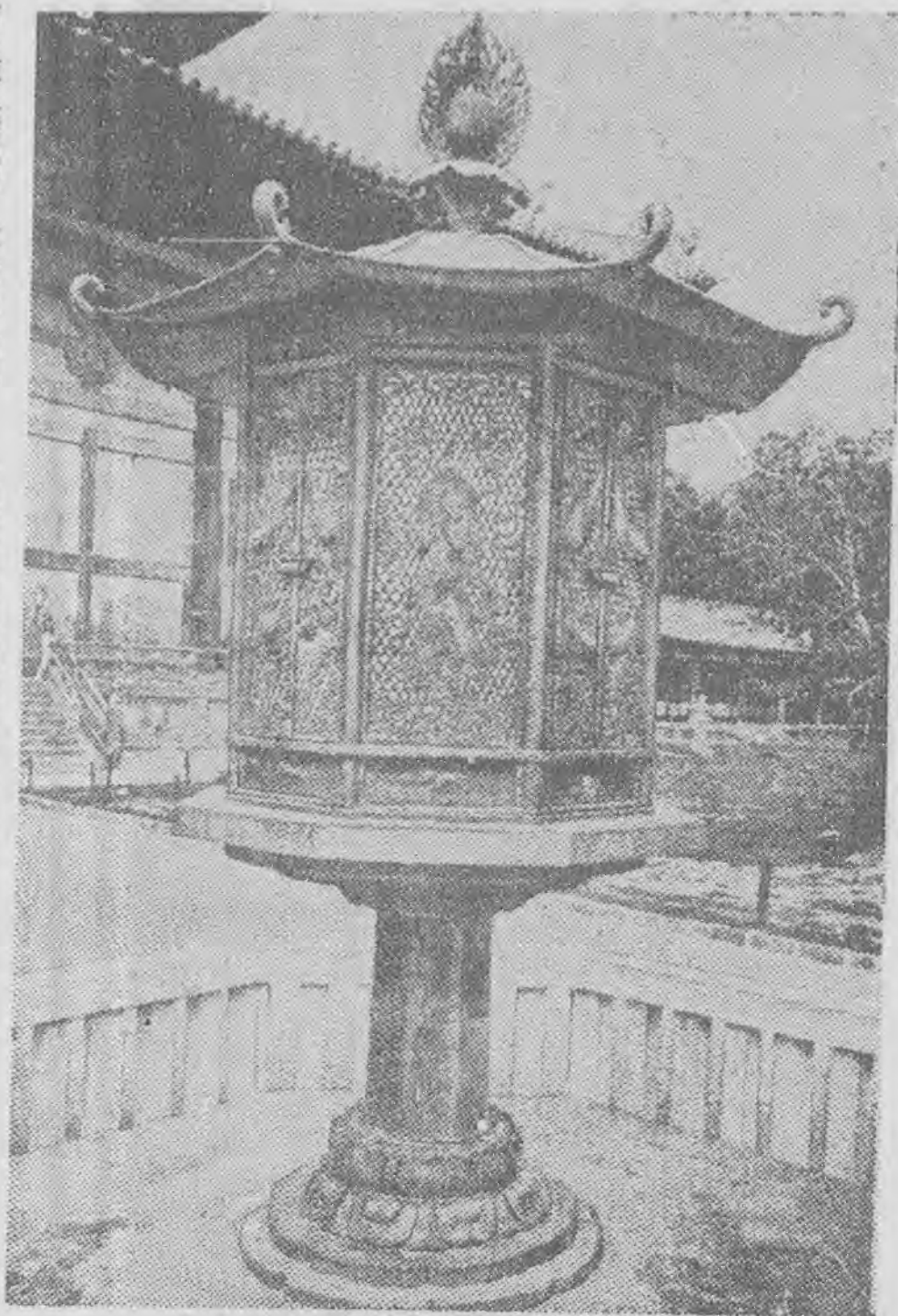
天皇天平勝覽四年三月全工始畢（詳前卷形制篇），此巨大佛像全高為七丈一尺五寸，主要鑄工為大佛師國中公麻呂。法隆寺金堂之橋夫人厨子亦為當代金工重要遺品。厨子為光明皇后之母橋太夫人所造，在有波文之鑄銅板上，生出蓮花三朵，蓮座上有佛像三尊，其後方為印度式之鑄銅屏障，上有優美之薄肉彫，由水中生蓮花五朵，上有天人五體，作遊戲之狀，天衣與荷葉交錯飛揚，意匠極為拔卓。東大寺大佛殿前有八角大燈籠，其八面之扉上有鑄透之菩薩獅子。地盤連座上建有八角立竿，八面上刻有約一萬八千二百餘字。頂上寶珠有銘云：「康和三年歲次辛巳十一月二日已未別當權律師永觀修造畢。此後八十年至治承四年因平重衡之亂撤兵火，而大佛殿之二三扉皆後世所補鑄。燈全高三十三尺，為日本第一之巨大金銅燈籠。」

鑄工穴右小廣，鑄工錦部足神，鑄工野家草人，山下黑麻呂，三宅庭萬呂，日佐首智久萬呂，朝妻望萬呂，鑄工秦船人，秦常大吉，秦物集廣立，石村宿奈萬呂，鑄工守小莖，鑄工額田廣海，日置足梓，鑄工紀伯萬呂，鑄工秦大

東大寺大佛殿前八角大燈籠

為百濟人，其祖父名德率國骨富，因本國衰亂，乃於天智天皇二年歸化。聖武天皇造大佛時，當時鑄工無敢參手者，唯公麻呂富於巧思，大佛遂得鑄成。因功叙從四位下，官造大寺次官兼但馬員外介，寶龜五年十月卒。秦常大吉與秦物集廣

遺依甚頻繁，故一切文物仍多模倣唐風，惟鑄像之鑄造不如前代之盛。醍醐天皇於弘仁十一年會鑄金銅四天王像於常住院，文德天皇亦曾於延曆寺四王院鑄高六尺五寸之金銅四天王像，此外別無記載，蓋前代鑄造佛像所用之銅為數極鉅，



吉，梳人深萬呂，鑄作阿古萬呂，大綱真萬呂。奈良大佛之鑄師，除國中公麻呂外，尚有高市連真國，柿本小玉，高市連真麻呂等三人。天平寶字六年有鑄作秦仲國，山代野守，秦乙萬呂，辛人三田次，狛身名萬呂等。大佛師國中公麻呂原

立俱為山背國葛野郡人，為應神，仁德天皇御宇時應通王率秦遣民百二十七縣歸化者之後裔，後居於太秦，以巧於技藝著稱。

弘仁時代

弘仁時代適值中唐，遣唐使之派

入本代後遂有銅荒之現象。平城天皇大同年間始有銅山發見，同時岩代，陸前，陸奥等東北奧地亦續有銅出產，情勢始見好轉。最澄，空海等入唐學問僧歸朝後，興隆密教，由唐携歸之修法具甚多，在日本乃被盛行做造。其主要道具計有

五銖金剛杵一口，五銖金剛鈴一口，三銖金剛杵一口，金剛輪二口，羯磨金剛二口，五寶五銖金剛杵一口，五寶五銖鈴一口，五寶三昧耶杵一口，五寶獨結金剛一口，五寶金剛槌四口，金剛鉢子一口，五寶輪一口，金剛鉢子一口，及金花銀關伽藍四口，以上諸物至今尚有遺存者，文樣彫刻之精妙，鮮與倫比。

自天平時代起，鑄錢之事便已數見不鮮。和銅開寶為元明天皇和銅元年所鑄，倣唐高祖之開元通寶，傳後並曾由唐招聘工人，專鑄新和銅之銅錢。淳仁天皇天平寶字四年三月又造萬年通寶及金銀錢。稱德天皇天平神護九年鑄神功開寶。在和銅錢中有開基勝寶，太平元寶，萬年通寶等三種。其神功開寶與萬年通寶之錢文俱傳為吉備真之筆。隆平永寶鑄於桓武天皇延曆十五年，錢文傳為桓武天皇良筆，亦有謂出自空海之手者。富壽神寶為醍醐天皇弘仁九年所始鑄，錢文亦傳為空海所書。承和昌寶為仁明天皇承和二年所鑄，錢文傳為原清公之筆。長年大寶亦為仁明天皇時所鑄，鑄工甚劣，錢文不清。饒益大寶為清和天皇貞觀元年所鑄，貞觀永寶則為十二年所鑄，與後之寬平大寶，延喜通寶，乾元大寶等共十二種，為日本古代最主要之通貨。惟當時鑄造技術究竟幼稚，故雖同一之錢貨，而大小輕重不一者甚多。鑄錢方面則仍未脫唐風，鏡背文亦多為唐式之瑞花雙鳳文等，形式方面則多為菱花鏡或葵花鏡，無甚可值特記之事。

中華語文講座

白廷賞

電話 23

函約。呼。談(手紙で面會を約す)

主。我。去。的。信。您。收。到。了。
嗎？(私が出した手紙は、貴方は受けと
れましたか？)

客。已。然。接。到。了。我。本。打
算。昨。天。晚。上。來。因。爲。有。兩
位。朋。友。來。我。來。開。談。說。着。
說。着。發。起。牢。騷。來。了。開。的。
我。深。不。是。淺。不。是。還。得。好
首。相。勸。數。衍。了。半。天。好。容
易。等。這。一。位。走。了。我。一。看
時。間。不。早。了。我。知。道。您。向
來。安。歇。早。所。以。我。沒。敢。打
攪。您。來。(已に取りました。私は初
めは昨晚来るつもりでしたが、二人の友人
が、私を訪ねて世間話にやつて来て、丁度
話して居る中に、議論をやり始め争ふので
私は始末に困り、又巧みなためなければな
らない様な事で、暫く雙方をなだめて、や
つと二人が歸つてから、私は時間を見ると
遅いし、私は貴方はこれまで早く御休みに
なるのを知つて居たので、それで私は貴方
に御邪魔にどうしても参りませんでした。)

主。我。是。因。爲。近。來。沒。見
您。給。您。打。了。兩。回。電。話。都
沒。打。通。所。以。我。給。您。發。了。
一。封。信。(私はこの頃一向貴方に御目
にかからないので、貴方に二度電話をかけ
ましたが、皆不通でした。それで貴方に手
紙を差し上げました。)

客。我。們。那。個。電。話。這。幾
天。也。不。識。怎麼。了。不。是。串
電。就。是。聽。不。見。昨。天。才
修。好。(私共の電話は、この五六日
如何した事か判りませんが、混線したり、
聽えなかつたりして、昨日やつと修理が出
來ました。)

主。敝。總。署。派。我。到。山。西
太。原。和。河。南。開。封。觀。察。教
育。去。的。很。急。後。天。就。得
起。身。(私の本署では、私を山西省の太
原、及び河南省の開封へ、教育視察に派遣
される事になりました。出發が大變急で、
明後日出發せねばなりません。)

文法篇(五二) 洪子博

日本語文講座

各論 副詞篇(8)

常用日文副詞一覽(庚)

不習地、都、悉皆、延び〜(と)自然地、自由地、延運、のろ〜(と)癡癡、慢々、應、のそ〜(と)一歩一歩地脚、後程(容後)、自から(目々然々地自然無意之中)、自ら(同上)、大方(大概、一般)、大いに(大、很)凡そ(凡、大概)、多かれ少かれ、(不)管多少總、多〜(と)至多、頂多、概ね、恐らくは(恐怕)、恐れ多くも(恐懼之至)、遅かれ早かれ(早晚)、遅〜(と)至遲、殿、殿に(凛然)、思ふに(回想起來)、思ふ存分に(儘量)、思ひがけなく(不料)、思ひも寄らず(同上)、思はず(不料、無形中、不覺地)思はず識らず(不知不覺地)、思ひ〜(各做各的)、おひそれと(一下子就)、おひ〜(と)逐漸、慢々、追々(同上)、そろり〜(と)同上、そく〜(と)陸續地、不絕地、そは〜(と)心猿意馬、神魂不定、そよ〜(習々地、颯々地、風聲)、遂に(遂、終、竟)、終に(終於)、つい(不料、無形中、剛)、つい〜(不知不覺地)、ついでに(順便)、次いで(其次、繼之、接着)、續いて(同上)、次ぎに(其次)、次ぎ〜(と)逐次、一個一個、夙に(早已、業已)、詰る所(要而言之)、つまり(究竟、畢竟、總是、要之、就是)、都度(每逢、之時)、都合(總共、一共)、都合で(因爲、關係)都合により(同上)都合次第で(隨其情形如何、隨其方便如何)。

編輯室

▲在大東亞戰爭演進中，日本後防的情況究竟怎樣呢？這當是全世界一般人所矚目的，但大和民族的特有的沈澁，堅忍的素質，是足以能够應付大時代輪轉的震動的，由於素民生活的安定，無論是誰也不能不為日本的魄力而吃驚吧！

▲北太平洋風雲緊急，日軍實力已到達阿留西安群島，一向以地大物博，一向以殖民地遍全球，一向以世界富翁自誇的英美民族，絕不會料到日軍的戰鬥力，竟能有如此成績吧！她們財政上的弱點究竟在那裡呢？請臨本期高木壽一氏的「英美的財政與戰爭能力」。

▲多少個聖人先哲的成功，都是由於母教的育成，中世紀的中國婦女，確曾產生多少有卓識的女性，是歐風美雨的東漸，才演變成如今不良的模樣，試觀今日為大東亞爭取解放而戰的日軍英勇的武士群，我們能不歸功於為世界所公認的有着令譽的日本之母性麼？

▲山川風土的培植，養成東方民族的崇高的道義精神與文化，儒家的學說，一直到幾千年後還有着他存在的不可朽的價值，吳家烈氏所撰「儒家的學說與中國文化」頗值一讀。

▲投稿極為踴躍，這是令我們引為欣慰的，但有的讀者似乎過於喜歡開玩笑了，將書裡售賣的流行小說整本的抄來，以求隨俾而刊登，值此稿紙昂貴，郵送力節約的時候，我們除感到對這一部分中國青年的期待痛心之外，更能有什麼評判呢？

▲本刊四週年創刊在即，舉行紀念大徵文，我們雖不敢說在這將及四年中，對大陸文化

有着什麼超越的貢獻，但至少我們是盡了我們所能盡的綿力，「最高貴的成功建設在真實上」謹望於東亞共榮圈內的作家群，能够理解我們的意思而惠賜從心底出發的大作，我們在熱烈的期待中。

「戰時國際法」為篇幅所限，再停一期，希鑒諒。

七月四日(翳翠)

紀梅先生：請示最近通信處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		每冊定價日本金十錢郵費一錢	
大阪市北區堂島上二丁目三六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發行所 滙兌掛號大阪四五〇		東京市麹町區有樂町一丁目一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滙兌掛號東京二八〇〇	
約售所 中日滿各地販賣店		本刊價目(日本金，郵費在內)	
每月	日本，中 國，滿洲	二十二錢	
每月	外 國	三十六錢	
三個月	日本，中 國，滿洲	六十錢	
三個月	外 國	一圓	
半年	日本，中 國，滿洲	一圓十五錢	
半年	外 國	一圓九十五錢	
全年	日本，中 國，滿洲	二圓三十錢	
全年	外 國	三圓九十錢	

◎年周十國建洲滿祝慶◎

◎善親華滿日◎

◎營業種目◎
綿糸布、絹、人絹糸布
毛糸、毛織物、雜貨

本店京都
支店及出張所
東京、瀋陽、京城、臺北、大連
哈爾濱、奉天、天津、青島
上海、漢口、廣東、南京、濟南

株式會社 市田商店大阪支店
輸出部

大阪市東區南本町三丁目

◎善親華滿日◎

洋紙元賣 板紙元賣
和紙代行 輸出代行

株式會社 萩原商店
支店及出張所 福岡、神戶、奈良、和歌山、廣島

株式會社 萩原和紙店
萩原共立紙業株式會社
大阪市東區南本町二丁目二

奉天市琴平町七番地
支店 大連、新京
出張所 鞍山、錦州、天津、北京、青島、上海

株式會社 滿洲萩原商店

大阪市東區南久寶寺町二丁目五八

資本金壹千五百萬圓
諸積立金壹千八百五拾余萬圓



神戸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

本店 神戸市神戸區明石町十九番地

新京支店 新京特別市老松町八番地ノ二
天津支店 天津佛租界中街四十三號
上海支店 上海黃浦灘路二二號滙豐銀行樓上

火災保險 運送保險 自動車保險
海上保險 傷害保險 航空保險
信用保險

共同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

本店 大阪市北區梅田新道
新京支店 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
(ニツケビル)
出張所 天津、上海

此際為謀早日確立東洋和平需要中日兩國國民提携
應愈緊密之時謹推獎多年致力於中日之間通商會予
中日國民之相互親善之上有幾多貢獻之日貿易關係
業界之中重鎮以為義深長之記錄

◎善親華滿日◎

各種合成香料及フルーツ果實精
厚生省衛生無害官封付食料色素

三榮株式會社

社長 清水源吉
大阪府鹽能郡庄内町牛立

醫化學工業用藥品並
農藥飲食料用原料 (其他)

會名 清水源商店

大阪市東區平野町一丁目
支店及出張所東京・奉天其他

高級特許實務算盤
特許萬古算盤發賣元
各種算盤銀貨榫製造販賣



東洋算盤株式會社

大阪市東區南久寶寺町四丁目(心齋橋筋西)
元會名會社 和田算盤店
電話 船場 (83) 三〇八〇一
振替 大阪 一五三一番
第一工場 大阪市東區深江東四丁目
第二工場 播磨國加東郡小野町垂井

化膿

淋毒性疾患



慢性淋疾	婦女淋疾	中耳炎	肺風	喉核炎	一切化膿症	敗血症	丹毒	惡性感胃
------	------	-----	----	-----	-------	-----	----	------

最高限度的 殺菌治癒力

據多數專門醫家發表——就是雙基化學療法劑——阿爾巴基爾，對於上開諸症，發揮根源的偉大作用，能收最完璧的治癒效果。

阿爾巴基爾，內服後經腸壁神速吸收於血液——體液，循環全身微細組織直接衝滅淋菌——化膿菌，但對於健全器官毫無何等作用，因之能以內服一法，施得最完璧的根源療法，更無任何肉體及血液上之異變發生。

內服後僅經十數時間，既現偉大效果，如淋菌性疾患，不問其慢性急性急速消滅局部之炎症——痛、痒，其他不爽感，及膿尿血尿，更經數日後則定可消失尿中之膿球、淋絲等，如此之後，須臾得到斷除患根之効。

阿爾巴基爾，且對化膿性各症、肺炎、感冒等症，能見一層速効，是自不待言。

包裝：二片、一〇片
各地大藥房均有出售

標準的雙基化學療法劑

阿爾巴基爾

總製造廠

天津市和平區北平道三號
上海文匯路三三號
廣東省廣州市中環路一七一號

上海內製藥株式會社



牙科博士 推選靈品

雙美人牙粉

蟲牙因何長生？即為口中所積留之遺殘食物能發生微菌及酸酵素之作用乃變成一種乳酸及各種質便能侵犯牙齒使牙齒受莫大之損傷。欲防此患可用消毒殺菌兼能清口利齒之雙美人牙粉及牙膏。因此牙科博士莫不推選也



洋貨店
均有出售

能保護毛孔

雙美人髮膏

此美髮膏能使頭髮生光起亮、於衛生上最有發育之力調髮時甚便

總發行所 大阪 中山路 陽堂 分行 天津 漢口 上海 青島 濟南 南京 漢口